

當  
壚  
豔  
采

夏冰著

田 琴  
I 246.4 当  
又 丑

九〇十巨虎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记

I 246.4  
XB

# 小序

夫人情詭譎。女子在社會謀生活。尤為苦境。而

黠者獨能於岷險之中。水悍且深抑又何也。

蓋所恃者色。所挾者媚。用能駕衆生而涉波濤。

設若所恃非色。所挾非媚。兢兢乎惟貞潔之自守

。吾知其無生路矣。是篇之作。所以慨夫世風浮

薄。自甘醢醢。乃萬流之所歸。應作如是觀云爾

。戊寅穹冬。夏冰自序於七十二沽之冰天樓。



◀ 請 閱 者 注 意 ▶

還珠新著邊塞英雄譜現已出版

蜀山劍俠傳第十九集現已出版

青城十九俠第八集不日出版

蠻荒俠隱第四集繼續出版

當鑪艷乘目錄

第一回

露水軒柳沁芳出世  
倦遊歸黃其唐賴嬌

第二回

美女冠軍金光銀氣  
詞客傷逝綠暗紅稀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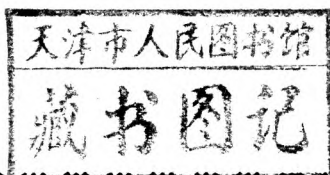
茶客揮金公主潑醋  
票友搭桌皇后嗜酸

第四回

中煤毒佳人遭暗算  
戲三味倩女再離魂

第五回

開球房巧人遭橫禍  
張艷幟改行結全書



272035



長篇  
小說

當鑪艷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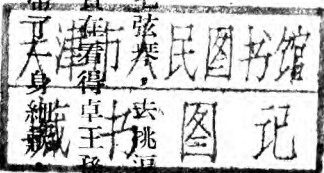
夏冰作

楔子

拆白老祖司馬相如先生，用中國的落伍樂器七弦琴，去挑逗卓文君，他的本

意，原不是爲卓文君生得標緻，想弔他的膀子，實在看不得卓王孫錢多，想在卓文君身上撈他一票，沒想到卓文君弄是弄來了，只帶了一身纖纖連頭上的金釵，

和腰間的玉佩，全身上下佩的些漢玉古董，一共算起來，合不到幾萬五銖錢，這一下可把個錦繡才子司馬相如急瘋了，要是換了那些上海式的拆白黨，他就老實將這些細軟騙到手中，走他娘，一而將卓文君變賣，送到窰子裏，落他一筆身價，這宗辦法，只能救一時之窮，不能圖長久之富，所以拆白老祖，終不愧老祖之號，他的辦法畢竟要高一着，居然被他想出妙法，發明這幾千年以來人人愛的玩意，就用這幾樣東西變錢做本錢，找一個相當地點，開一個酒館，自己充當老板，卓文君充當女子招待，那卓家本是首富之家，加之卓文君私奔，早就鬧動了一



世，那一個不想看看這位私奔小姐，只要花幾個錢去吃酒，就可以賞鑑這位大名鼎鼎的美人，於是這個也去，那個也來，上座之盛況，竟是空前未有，那時小子在一百世以前，恰巧生在四川，小子因為打定主意，不喝孟婆子的茶水，所以至今還記得那時的情形小子生性就狠好色，尤其愛新鮮玩意，那時可沒有報紙廣告，替他宣傳，難得司馬相如想得巧，他酒舖裏雇好傭保二人，一個人拿一面酒旗，上面寫着司馬相如賣酒卓文君當鑪兩行漢隸，在前面迎着，一個人，手中捧着司馬相如引誘人的那一張琴，在後面跟着，是這樣招搖過市，足足的在城裏遊行了幾天，那宣傳的力量果然很大，弄得無人不知，都想去，看他這一對桃色夫妻，在下也動了這個好奇念頭，頭一天開張，在下怕人多不敢去，第二天恰巧天下雨，又懶得去，好容易第三第四兩天挨過去，天才放晴，到了第五天，在下才去成，那一條胡同，彷彿是廟會一般，東西口都擁擠不通，沿路有無數的小販，趕着擺攤子，做投機的買賣，又有些閒人，站在路傍直着脖子看人，狠不容易擠到他的酒館，豈知聞名不如見面，三間破落門面，司馬相如拿一把大芭蕉扇站在

門首，面目到狠清秀，只是穿的衣服透着特別，一條裤子，穿在裏衣上面，袴腰正中打兩個小窟籠，一根絲帶穿在窟籠裏面，打一個圓扣，彷彿是牛鼻子老道頭上的玩意一樣，這就教作犢鼻袴，神態極爲謙和，一見人進門，連忙點頭彷彿山東館的掌櫃一樣，打着響道，您來了，請裏邊坐，似這樣川流不息的招呼着客人，可憐那三間房，那裏容得下這些高賢，黑壓壓的，坐着的不算，站着的擠得水洩不通，這個說你看見卓文君嗎，那個說，老遠坐在爐子傍邊的，不是個美人胎子嗎，可惜只看見背面，那正面不知如何好看呢，大家聽見這樣說，都站起腳伸着頭直往裏張望，在下也夾在人羣中探頭探腦，老也看不清楚，好容易吃酒的一班一班的散了，天已到傍晚光景，在下才挨着一個坐位，奇巧離卓文君不遠，在下搭訕着想同卓文君說句話，不免踱了過去，喝，真不錯，一個臉蛋有紅似白，兩道眉毛細彎彎的，眼睛一包水，鼻梁狠正，口也狠小，可喜一嘴牙齒，又白又勻，一笑臉上兩個酒窩，小子眼都看直了，不覺問道，今天您這買賣真忙，賣了多少酒呀，卓文君狠大方，自然的笑道，您多照應，賣了幾十罇酒，我說您一天

到晚，站在爐子旁邊，不覺熱嗎，卓文君道，沒說的，只有怨命，在下那時涎着臉，說您一天下來也太累了，不如同我坐坐，您也喝一杯罷，卓文君把眼一斜，低頭又是一笑，低聲說道，行嗎，我不去，怪不好意思的，看官看到這裏，必定同聲罵道，這小子一味胡吹，他記得一百世以前的事，那也罷了，還這樣汗鱗美人，格外說得邪行，卓文君的聲口，同天津衛差不多了，人家是才子佳人，受千古人的恭維，你偏敢這樣唐突他們，那罪過也就大了，在下祇好辯幾句道，做那行就得像那行，假如卓文君生在現在，在一家酒館當女招待，他不是這樣聲口嗎，這敘事到其間，無可奈何，譬如做小說的人，並不是天生一付貧嘴，假如是不貧嘴，正正經經的，說些中庸大學代聖賢立言的文字，不要說准要挨罵，這像個小說麼，所以笨到無可再笨，像在下這類的人，要想吃口小說飯，也祇好學着說些貧話，博閱者諸君一笑，且說天津地方，向來繁盛，繁盛的需要，必定有幾樣買賣，跟着發達，這飯館一行，也是需要之一，所以天津一年較一年發達，飯館也就越來越多，多的結果，彼此就要競爭，各圖營業上的發達，第一個方法，是

用地名來號召，於是山東山西廣東四川河南江蘇，法國俄國英國德國，都成了飯店的代表名辭，這個方法，久而久之，還是失效，第二個方法，是用場面來號召，場面闊綽，陳設考究，也就能吸收顧客，不過這祇是吸收大有錢的闊人，次一等的人，愈是場面大，愈不敢走進，即如在下而論，一輩子也不敢踏進大飯店的門，就是個絕好比例了，所以這第二個方法，不能普遍，還是失敗，這第三個方法，就是講究小吃，局面是不大，佈置也還精緻，再有幾樣很拿手可吃的菜，價目格外便宜，這種地方，無論你上中下三種階級的人，都可以吸收，總算是最合宜的方法了，兀奈市面不景氣，從前幾百塊錢，不在意的人，現在幾毛錢也要算算，從前都是大爺，現在都是精而且刻，從前嘴饞的人，現在都不敢嘴饞，從前愛應酬的人，現在厲行新生活，謝絕應酬，做買賣的關門，夥計遣散，錢莊歇業，銀行倒閉，各機關裁人減薪，弄得小吃的人，也一天少一天，飯館預備了些鮮菜，總無人來吃，臭的臭了，壞的壞了，到了這個飯館危險時期，自然要想法子掙扎圖存，其中有個聰明人，想到孟子上有一句話，食色性也，先是小吃，還

旧参

I 246·4

X 2 S(2)-2

神怪武俠小說

# 紅燈照



不足以羈縻人，必定要輔之以色，假如吃飯的時候，有一個異性來調劑調劑，也不用多花錢，這頓飯，必定吃得舒服，所以就用起女子招待來，可憐這些飯館老板，挖盡心肝，才想出這種新鮮玩意，不知道這種玩意，在幾千年以前，早就被司馬相如想着了，他還大大的敲了他老岳一筆錢，畢竟名士的懷抱，才子的心胸，與衆不同，連弄錢都比別人會弄些，等到錢也有了，官也大了，那個還敢說司馬相如不對，等到他檄蜀中父老，正顏厲色，教訓老鄉親一頓，那個還敢道個不字，說起來，他騙娶卓文君，開酒館，拿卓文君裝幌子，總不能算狠體面的事了，但是一個人只要得了法，無論如何糟糕，都不要緊，自然有許多拍馬屁的人替他粉飾，反說他風流瀟灑，軼蕩不羈，一類極受聽的話，要是嚴格下一句論斷，以色列人，跟開窰子差不多，這是用中國舊禮法來論斷，如果用新洗禮來說，這不過是一種營業方法，用不着大驚小怪的，天津這地方，向來是富有守舊性，這雇用女子招待的辦法，並不是一班山西飯館的始創，是發端於一個狠聰明的女子，這個女子，名字叫作徐秋明，年輕的時候，上過學堂，受過教育，狠有些新知

識，只是遇人不淑，淪落在天津，沒有辦法，虧他能掙扎，先在市場，開了一家小小女子商店，聘了幾個女子店員，出售些女工作品，那時原是圖女子職業的發展，所以生意做得極其規矩，一色愛國布衣，一律不施脂粉，穿着得，非常樸素，如有人去買東西，他們都是規規矩矩的相待，實行那艷如桃李冷於冰霜的態度，決不肯同你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恐怕墮落他們女子的人格，高尚是極其高尚的了，誰知道晚近的人物，喜歡的風流調調，看見他們這樣做法，不知不覺的就不去買東西了，他們開辦了一年半載，弄得賠累不堪，虧這位聰明女老板，急忙看風使舵，換個新方，召集幾位女店員，說明自己的主意，要從此改弦易轍，另想辦法，必定要大家通力合作，將從前對待人的冷靜態度，一律收拾起來，從新塗脂抹粉，爭奇鬥妍，以發揮女子的本能為宗旨，務必要使男性顛倒，拜倒於石榴裙下，千萬別存着自輕自賤的心，要知道我們是愚弄男子，戲侮男子，不獨教他們把昧心錢都拿出來供獻與我們，並且可以教他們屈服於我們勢力之下，教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才算我們的手段，為幾千年的女界吐一口氣，列位要



是認我爲同志，就從此通力合作，要是不以我的話爲然，那今天就算散夥的日期，各行其志，這一席話說了之後，就有兩個宗旨不同的女店員，情願另行謀生，辭職而去，剩下的兩三個人，自然是志同道合，策謀改進，於是他們就成了天津女子招待的發起人，從新組織一家飯館，另招生力軍，補充實力，以備與這萬惡社會宣戰，下面就是本書正文。

第一回 露水軒柳沁芳出世 倦遊歸黃其唐賴婚

那時正是初秋天氣，金風送爽，炎威斂迹，天津衛的人，受了一個夏天的暑熱，此時都想出來散散胸襟，天津又沒有山水園林，奇景勝地，惟一的消遣法，只不過在這繁華市場，找些娛樂，原有的妓院戲園，茶樓酒館，雖然是人羣消遣的地方，不過這些地方，總不過是些陳套，不算新鮮玩意，忽然在這時候，就有個女子經營的酒館出現，上自老板，下至跑堂，都是些妖妖嬈嬈的女子，對待賓客，不即不離，都在有情無情之間，這種地方，兼有妓院與酒館之長，既享游讌之樂，又獲薺澤之福，一時游閒公子，瀟灑名流，以及政界退閑的寓公，席封履

厚的闊少，無不趨之若鶩，更兼那色間的餓鬼，花中的浪蝶，平素無事，尙且鑽頭覓縫，到處惹事，何況有這樣的新鮮地方出現，自然是各顯手段，賣弄神通，其中的妙事，層出不窮，一個吃飯的小館子，竟成了風流淵藪，中國人的性情，善於摹仿，此行彼效，連那山西飯館，向來以守舊著名，都不服氣的仿效起來，這家也是女招待，那家也是女招待，天津市上，竟是如火如荼，成了女招待的勢力範圍，創造這種局面的，當然就是徐秋明女老板了，他開了一家新式飯館，叫作露水軒，可以小吃，可以大宴，中西都有，也可以品茗，可以飲冰，他的部下人材，也有新收，也有舊蓄，於是編爲一號二號以至五六號，最出色的就數五號，名字本叫柳沁芳，叫來叫去，竟叫成了柳迎春，其次就算二號，叫花如蘭，三號是他妹妹，叫招弟，這三個色藝，都有可觀，其餘就是些湊數的人物了，單說這個五號柳沁芳，本是南方人，因爲家道淪落，流寓在天津，年紀只有十六歲，皮膚生得很白，眉眼都很秀麗，身材雖不算婀娜，却也楚楚有致，態度十分柔和，待人接物，很是和霽可親，最動人的，就是他有一種閨閣氣，不露一點浮薄輕

挑之習，因此仰慕他的人，就譽之爲天上安琪兒，以爲他是出塵不染的人物，其實他的內容，竟是個反比例，天生尤物，總有一種籠罩人的手段罷了，二號花如蘭他是個南花北植，體態極爲輕盈，不過嫌骨頭輕些，面貌雖不算十分美麗，却有一雙迷人的眼睛，最大的毛病，就是教人一看，就覺得可以隨便，因爲他是生成一副水性楊花的樣子，三號招弟，年歲雖小，倒是俏麗，眸子烏黑，睫毛很長，雙眉彎彎入畫，身雖不胖，臉却圓圓的，一笑兩個酒窩，很是討人歡喜，他店中有這三個台柱，那號召能力，自然是極大了，初開張的幾天，熙熙攘攘，無事可記，到了一個星期，他們三位的名氣，漸漸得揚開了，却驚動一個人，這個人姓黃名其唐，中州人氏，本是閥閱世家，因爲他老頭子宦囊充裕，到害得他識字無幾，一生下地，就是公子哥兒，讀書無非捧着玩，塾師口中常吟一句第一聰明是令郎，到了學校中去念書，全是人情考進去的，再用人情來升班，再用人情來畢業，人情的能力是通天了，兀奈害了自己，一句書也沒有讀進去，好在大小爺祇要有錢有汽車，自然男同學都來捧卵子，女同學都來講戀愛，他未出學校門，已

是無形中成立了幾個小公館，鬧出無窮的風流花案，因為不涉本書範圍，祇好從略，他是風月場中人物，自然是始而玩女學生，繼而嫖姑娘，漸漸的捧女優，走私門，甚而至於與人家的姬妾幽會，一切的一切，他全玩膩了，現在聽說有這樣一家風流飯館，焉有不來一試之理，他的幫閒清客，有一位叫作程鵬運的，首先得到消息，露水軒有三個人物，到還不錯，開張的頭幾天，他先一個人來看看，第一先混熟些，將來好充字號，便中接洽一切，說不得許有利益在內，第二看看人物如何，免得保舉不當，第三看看地方如何，是否適合於闊大爺的身份，有這三種原因，他就一個人先踱了來，一進門坐都上滿了，女招待如穿花蝴蝶相似，一個個臉打得雪白，嘴唇點得極紅，穿一身白色紅鑲的女制服，來來往往，手裏捧着茶殺茶點，到各坐招待上菜沏茶，一時到也看不出誰好看誰不好看，程鵬運只得等待出一個坐位，再細細考察，一眼看見一個女招待，走路姿態頗有些故意賣弄風騷，身材很是苗條，說話總帶着笑聲，漸漸走到自己身傍，號牌上寫個二號，看來很是光彩，他豈肯錯過，自然是叫了一聲，這個二號朝他一望，說道您

要甚麼，他說我想吃點東西，兩人就此接談起來，那時人極多，不能說甚麼話，他存心想混熟，又想問個底細，第二天又獨自一個擺來了，却故意錯過普通吃飯時間，以便人客稍少，擇個小雅座，好說話，一進門，二號就看見他了，彷彿知道他心事似的，連忙將一個小雅座門帘打起，請他進去，他自然款擺進去，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二號滿臉堆着笑，朝他大獻殷勤，他有意無意的，連捧帶探，把這一家露水軒的內容探得明明白白，如同戰地偵探，探得敵人內容一般，心下十分得意，奏着凱歌，就一口氣跑到黃其唐家中，黃家門禁雖嚴，但他是常來的，一直溜到黃其唐的小書房，黃其唐雖不喜歡念書，但書房的名義依然存在，實在就是他同狐羣狗黨聚會之處，有些不能公開的談話，或者邪說詭辭，都是在這書房之中暢說無忌，佈置却還精雅，圖書滿架，琳瑯四壁，祇是屋子裏的主人，一身臭銅，毫無雅骨，辜負了這個所在，在一個大理石的榻上，陳設了很精緻的鴉片烟具全份，燈檯籤斗，都是某處某處的特產上品，黃其唐正在榻上呼呼過癮，他的戀人冰冰女士，在他對面靠着，目不轉睛的與他對火，四面尙且坐了幾個

不三不四的幫閒人物，筆者在這時候，將這屋中幾個人約略介紹介紹，黃其唐是膏梁子弟，上文早已表過，臉上狠白，不過透着青光，擦了些雪花膏，也還顯得漂亮。眉眼狠清秀，兩耳可惜太張，兩鼻孔可惜太露，口中本是狠好的牙齒，吃烟吃得烏黑，穿一身大綢西洋睡衣，西服綢袴，絲襪沒穿鞋子，腳蹠在臥榻的欄杆之上，似乎不這樣不過癮似的，冰冰女士是他在學校中結識的女同學，本是摩登人物，却染有中國不良嗜好，也喜歡吃兩口烟，名叫冰冰，性情却不冰冰，在學校之中，始而校花，繼而皇后，一步一步的升騰，就成了闊大爺的目標，千方百計，把他弄回家來，也不算大，也不算小，也是文明自由結婚，一切禮儀都不能錯，祇是家中還有一個大老婆，彼此分庭抗禮，好在摩登人物，祇要錢到手，出門有汽車坐，名義上倒不在乎，論像貌真不錯，不過稍為參雜一點人工美，五官端正，眼神很足，因為愛吸烟的原故，略為瘦些，曲線美不能比在學校的時候了，總算美中不足，幫閒的大爺，最紅的就數程鵬運，因為他常常能夠先意承志，猜着黃其唐的心事，其次就算祁大爺，名姓叫卜白石，他並沒有別的能耐，就

是會挨罵，逢着黃其唐酒足飯飽的時候，心裏悶得難受，就拿他來譏笑罵一陣，開開脾胃，有時不高興的時候，拿他罵罵，也就高了興了，再者逢着黃其唐發脾氣的時候，家人小子，都不敢近前，那時就公推卜白石做個挨罵代表，上前抵擋一陣，漸漸罵得黃其唐破罵爲笑，一天的雲霧也就消散了，假如黃其唐遇極不順心的事，連罵人都不願意罵了，他必定想盡方法，讓黃其唐來罵他，彷彿他一挨罵之後，渾身骨節都要鬆快，不罵不過癮似的，實則他那一點孝心，並不如此，因爲要使黃其唐沒有一刻不快活，免得他憋着悶氣，得了肝氣病，所以黃其唐也少他不得，算個第二紅人，第三第四，一個叫包偉，一個叫巴傑，這兩個人只會恭維，最是下品，有時恭維不得體，吃黃其唐罵上幾句，但是黃其唐的脾氣，有點像項羽，脾氣雖然大，面皮却軟，有些婦人之仁，他雖然看不起這兩個人，從不忍揮他們出門，總是敬陪末座，今天這個屋裏，他們都到齊了，只爲黃其唐正在呼烟，他們却不敢大聲說話，程鵬運一進門的時候，包偉將眼睛一擠，把程鵬運拉到一個房角裏，低聲說道，老程，您幫我一個忙，我這兩天實在淡出水來了

，方才想同他借幾塊錢，沒開口就碰回來了，總要求你老設個法，程鵬運順手取一枝香煙，一邊吸着，低聲道，待會再說，包偉涎着笑臉走開了，跟着黃其唐的癡已過完，迷着一雙眼睛躺着，於是他們的談鋒漸漸開始，冰冰女士的好處，就是滿不在乎，隨便如何不入耳的言論，祇管在他面前發表，他決不挑剔，只要黃其唐前脚出了門，他後脚也出了門，出門之後，用電話問問已否回來，假如黃其唐深夜不歸，他也流連忘返，只要經濟上不短他的接濟，他決不吃那宗無味的醋，所以一般清客，都十分的愛戴，這都是黃府上的特殊情形，今天他們開始談話，首由卜白石插科，打着不知何方的土白說道，這年頭是個復古的年頭，前二年都是提倡天足，現在竟是提倡小脚，聽說福國大飯店三層樓來了個李小脚，喝，真小，一般大人先生，都要去賞鑑賞鑑這個古跡，聽說五塊大洋看一次，少了不給看，想不到這年頭小脚也值錢了，黃其唐聽到這裏，把迷眼一睜道，卜爺的太太脚小不小，卜白石連忙恭恭敬敬的站起來道，小到小，可惜放了，弄得大不大，小不小，成了個改組派了，居然黃其唐有了笑容，說你後悔不後悔，卜白石道



、咱們中國現在有這一派，那有甚麼辦法呢，可是到了晚上，還能對付，黃其唐道，不要臉的東西，你居然在這賣起你太太的腳來了，於是闐堂大笑一陣，程鵬運道，現在窰子裏有兩雙半小腳，花如雲算一雙，巧寶算半雙，巧玲算半雙，玉雲卿算半雙，實在他們的腳都差不多，不過花如雲來得伶俐波俏，走路風擺柳，又快又苗條，那三個小是小，各有笨巧之不同，再加以修飾上，沒有花如雲來得合格，花如雲得到戲台上唱花旦的竅妙，從不穿旗袍，只是短裝長袴，飄條汗巾，格外有他一種風致，這些就差事了，還是趨逐時尚，穿旗袍，文明鞋，在裹脚布上面，硬跟他來上一雙絲襪，現出畸形來，鞋樣那裏有花如雲的好看，花如雲是梅花宮底，綉着各種靈活花樣，一出來就像戲台上的白金蓮一樣，你說怎麼不考第一呢，包偉道，天津形容小腳的歌詞，那些文質彬彬的我就懂，我直喜幾句俚詞，下小雨不把泥沾，只許看，不許攢，你看說得多可愛呢，冰冰女士道，罷了罷了，虧你們這些臭男人，專門研究女人的腳，也可恨那些舊式女子，摧殘自己身體，供你們玩弄，你們這班愛小腳的人，我到有個辦法，明天逛小腳的

樣子，做幾頂帽子給各位戴戴，將來出版一種記載小脚的書，叫作小腳集，凡購書一本，附贈小腳式新帽一頂，以資提倡，以後你們老爺們想捏女子的小腳，只用手摸摸自己的帽子，也就過了癮了，奚落這樣一大頓，自己用高跟鞋連蹬幾蹬，笑得前仰後合，大家那裏敢駁他，還是黃其唐說道，你們愛穿高跟鞋，不是一個樣的意思嗎，冰冰女士把嘴一厥，裝作怒容道，不許你說我，黃其唐嘻嘻笑道，你也有時候要穿着鞋子才有勁，要是赤着腳，就索然寡味了，冰冰女士愈加憤怒，走過來只在黃其唐大腿一擰，黃其唐怪叫起來，冰冰道，你還敢說不敢說，黃其唐連聲不敢，冰冰這才笑了，程鵬運插嘴道，咱別談這些了，我告訴您一件希奇的事，天津忽然有一家女飯館了，黃其唐道，露水軒嗎，我聽見說，還不是在市場那個女子商店改的，那些人物我都領教過了，罷罷，程鵬運道，現在大不相同了，有幾個新來的貨色，長得真不耐，應酬功夫，還是一等，黃其唐道，你的話也不過是過甚其辭，再說你那一對眼睛，母猪你還說他俊呢，程鵬運道，好好，您說我眼力不高，那就請您的法眼去鑑賞一下，黃其唐道，那也只好憑我

的高興再說，卜白石道，大爺，您何妨今天就高興一次，也連帶我吃一嘴，巴傑這才開口說，你只知道有吃就得，你要知道那種糟糕地方，豈是大爺去的所在，卜白石平日挨黃其唐的罵是挨慣了，要是別人沾他一點半點，他登時就要臉紅脖子粗，那火燄就會高起來，不覺氣忿忿地說道，我叫卜白石，自然是要吃白食，那本是名副其實的事，但是我吃的是黃大爺，也不吃你，憑白要你着急，最好是咱們都去，你小子可不許跟着，省得辱沒了你，巴傑吃他一頓搶白，只涎着臉笑，程鵬運出來解圍，說你二人都免開尊口，這兩天露水軒生意很忙，大爺去了，也沒了清潔地方，待我去調查調查，那個地方甚麼時候人少，叫他們幾個上等人材，專伺候大爺樂一陣子，讓我做個小東，各位都奉約，以定我的眼光何如，黃其唐道，這種地方，未嘗不可去，咱們也是考察社會風俗，將來我要是有了封疆之分，這改良風俗，正是我的責任，巴傑這時認爲巴結的機會到了，忙道，王鐵嘴的命理是極靈的，將來大爺有了封疆之分，那中國必強，自然是意中之事，但是不知道大爺派我甚麼差使，也讓我發個小財，包偉道，派你黑松林的把總，你趕

快接印罷，巴傑也不理他，繼續說道，我只愛貨色查考局，我常從俄國大橋經過，看見許多的棉花，堆成一個一個小山，我想這裏邊必有好處，我祇想我們大爺派我那件差使，黃其唐道，傻小子好大的志氣，祇想這點小事，哈哈，這一笑不要緊，把方才吸的烟都笑完，於是又從新睡下去吃烟，這次吃烟，却跟上次不同，上次偏重過癮方面，這次偏重藝術方面，講究抽得乾淨俐落，自燒自吃，兀自興會無窮，程鵬運會趕機會，曉得這是可以替包偉說話的時候，連忙湊到場前，坐半個屁股，微笑說道，有句話同大爺說，您可得賞我個面子，黃其唐也微笑答道，說就說罷，別饒彎子，程鵬運道，包兄這兩天實在乾得可怕，我聽說包嫂子還打着單袴子呢，前天聽說要做衣服，兩口子鬧了一天，只求您吩咐一句，黃其唐道，借幾個錢小事，可恨他就是沒有完，程鵬運道，本來他家太寒了，您答應替他找個事，假如他娶是有了職業，還這樣沾染大爺，連我也不答應他了，黃其唐道，我又不做官，怎樣跟他找事，程鵬運道，您在公司裏說一句，或在銀號裏掛他一個名，一個月混二三十塊，就行了，黃其唐歎口氣道，瞧着辦罷，今天

叫帳房撥三十塊錢給他，隨即叫了一聲聽差，到帳房拿錢交給包偉，包偉脅肩諂笑的收了，黃其唐今天有他的應酬，應酬完了還要到小公館去鬼混，這一幫人也就各散，程鵬運拉着包偉說，你該先謝謝我，不然下次就不靈，包偉道，這是當然，由您吩咐，我無不照辦，程鵬運道，你先拿十塊錢再說，我決不要你的錢，我不過替你支配，包你花得又舒服又漂亮，包偉心裏雖然嫌多，口裏不敢說，祇好謹遵台命，拿了出來，程鵬運就同他到了露水軒，那時上坐還不盛，擇了一個雅座，二號笑盈盈拿着手巾把子進來，程鵬運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彷彿老沒見似的，包偉本來好色，只是沒有錢玩，看着程鵬運大得其樂，兩眼發直，幸虧二號懷着慈航普渡的心，一邊雖然跟程鵬運上勁，一邊還偶爾飄包偉一眼兩眼，說了一陣子，才撒開手走了，接着五號柳沁芳從門前走過，風頭很是不凡，程鵬運那肯錯過，連聲叫人，五號一回頭，他連忙望着笑道，請進來說句話罷，五號只好走了進來，程鵬運故意慢騰騰的點菜，希望同他混熟，兀奈他只仰着頭，似理不理，彷彿在看牆上掛的水彩畫，但身上薰得奇香撲鼻，搖人心旌，這兩個人都

看呆了，二號又翩然蒞臨，五號才脫身走了出去，兩個人的靈魂從新歸到竅裏，程鵬運道，如何，這樣人物難道不能打動他嗎，包偉道，實在不錯，居然有這樣天仙似的人物，二號笑道，你們那樣恭維他，就教他來罷，程鵬運趁勢把二號一摟，說道，還是你好，我是不放你走的，他這個人物是不算壞，我想介紹給我一個有錢的朋友，包他將來有無窮的好處，你叫他別冷落咱們，我還有話教導他呢，二號道，是嗎，等回頭座少了的時候，我們再同他說罷，此時露水軒漸漸的人來多了，外面叫二號，叫得一片子響，二號說，我得去看看，你們想幾樣吃的罷，程鵬運這才同包偉兩個吃起來，足足膩到人散，二號領着五號進來，此時不同以前那樣大架子了，祇抿着嘴笑，那樣子格外甜蜜可愛，程鵬運低聲道，我有個朋友，是黃大總管的孫子，不獨名氣大錢多，并且像貌也是一等，假如你要巴結上了，不愁你不大紅特紅，這件事全要我來撮合，你得處處受我的調度，聽我的話，也不要太下身份，也不可太拿架子，總要不即不離的，保全你那閨閣態度，我那朋友有個皮氣，越是容易，他越瞧不起你，不過太不給點好處，他也不來，

所以這籠絡之術，總要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你懂我的話嗎，五號低着頭，祇是笑，二號替他答道，知道知道，程鵬運拉着二號的手，低聲同他咬耳朵，問道，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不回去，二號說，我媽那邊要先說好的，程鵬運道，你今天回去說說，明天我來找你，說着撈出錢來，除了例賞之外，另又在二號手內塞了五塊錢，好在都是包偉的錢，用得并不痛心，二號微笑中的收了，雖沒有道謝，却狠狠的遞了一個眼風，那眼風神秘得狠，彷彿一萬個瓦特的電氣，往程鵬運身上直壓過來，比抽白面還要輸服三分，程鵬運以爲是勝利了，這才拉着包偉走了出來，計算他的錢，還是二元有零，程鵬運就同包偉到他的熟識妓女班子裏，去抽大烟作耍，一直膩到十二點鐘，才分手而別，可憐包偉花了十塊錢，一點好處沒撈着，他家住又在又僻又遠，身上帶着二十塊錢，實在担心受怕，恐怕別人要搶他，幸喜平安走到家中，他住的是個雜院，黑沉沉的，人家都睡了，打門打了半天，他的老婆吳氏，披着一件衣裳來開門，一抽門扃，看他進來，急忙自行回去，讓他自己關門，等他摸到房中，吳氏早就到在炕上睡了，裝睡着了不理他，他

也並不點燈，只挨着吳氏睡下來，用手去扳吳氏，吳氏罵道，酒氣薰得人難受，不知道弄了幾個不要臉的錢，跑去充大爺，死愛喝酒，喝醉了回來發酒瘋，偏要死到這個時候才回來，一院子全都睡了，要你死命的打門，成天裝着說，你們怎麼樣的吃大爺，我也沒有看見你吃出金子銀子來，算是你巴結上了，只要你有吃有喝，別管別人，連香烟都沒有一根抽的，包偉滋着牙直樂，說道，我那天不是把黃大爺的好香烟偷了些來把你嗎，他老婆先不答話，祇用手在他大腿狠狠的一擰，才說道，那種不要臉的事，以後請你少做，那種烟你們說好，我吃得不是味兒，萬一叫他的下人看見，說你幾句，你又要直着脖子挨罵，何苦來，包偉道，你開口不要臉，閉口不要臉，你只知道吃現成飯，不知別人的苦處，我要是要臉的話，你們早就下死了，吳氏氣得身子往裏一翻，說罷罷，沒來由二三更天，灌足了酒來搗亂，誰再說話，誰不是人養的，包偉道，你這就是坑人，明知道我愛說話，我告訴你能，今天你要同我說話，準有好處，吳氏總算機靈的，忽然同他好起來，一手摟着他的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亂摸，無意之中，摸到他的口袋，



覺得有三四張好東西，觸到手上，膩軟舒適，憑他多年的經驗，不必點燈細看，就知道這是鈔票，不覺一手攬了過來，笑得格格格的，從新翻了過去不理他，包偉那裏肯饒他，向來包偉這人，有個怪皮氣，他只要在外面，看見美色，回來必是要同他老婆胡纏，他這次雖是同他老婆睡覺，心裏默想着女招待，以爲溫香入抱，都是絕色女子，決不是他所有的黃面婆，加以酒氣薰天，也就不知所以然就睡着了，不提包偉獨自做他的好夢，且說中國的弱女子，除了社會之花不算，其餘都各有各的隱痛，尤其是女子招待一門，別看她們嘻嘻哈哈，有說有笑，其實都是人世最可憐的女子，一副酸辛淚，暗在偷彈，那時女子招待還未發達，只有露水軒一家，應募而來的，未必出於本心，有的爲窮所迫，有的爲家庭環境所迫，有的簡直身非己有，成了人家肉的代價，那像貌生得好的，還容易得着安慰，過那稍爲優適一點的生活，若是像貌長得並不算好，而佔有權的一方面，慾望非常重大，一方面又難得有圓滿的結果，雙方畸形之下，就要演出許多痛史來，露水軒共有六位女招待，按他的組織，一號威權最大，有總率指揮之權，自然要有個

相當的人選，至於二號至五六號，地位均等，無所軒輊，前面約略介紹一下，這一號女招待，是經理徐秋明的膩友，名字叫蔡藤霜，他的歷史，均從他口中敘述，是否屬實，無從證明，因為他沒有眷屬，單身一人，但他的口才極好，像貌也還過得去，只是年事稍長，風情未衰，應酬功夫，竟是一等一的角色。堪膺一號之任，據他說，他是人家一個棄婦，江西人，家世極為高貴，他本居於少奶奶的地位，因為男人不爭氣，抽上鴉片煙，他一怒就離開家庭，在一個小學校裏，充當教習，孽緣就由此而生，那小學校本是附屬在一個中學校的，中學部有一個體育教員，名字叫作蔡祿名，生得體格魁梧，各種運動，都是一等，每次學校開運動會，小學部例應參觀，奇巧這邊是蔡藤霜率領，那邊是蔡祿名率領，彼此在公務下就認識了，蔡祿名領着一班健童，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充滿了愛國精神，十分令人忻羨，蔡藤霜領了一班活潑潑地的小國民，充滿着天真爛漫，加以他的美秀風姿，實在令人生愛，男女間有說不出的秘密，記者是老而且儻了，形容不出來，青年人必能體會而得，當他們見面之後，進一步結為朋友，他的神聖女貞

，竟因愛的關係，而致犧牲，久而久之，形跡上不免流露，他家裏是個篤守舊禮法的，焉能受得了這個風聲，於是進行離婚手續，他想一個人得了自由，那名節觀念，自然不在心上，不料他倆同居之後，這位蔡祿名竟是別有所歡，不獨在愛情上不能專一，並且還要動用他力爭所得的有限養贍費，他處此環境之下，勢必不能忍受，要想與他訴訟，又怕受社會的唾棄，徒得羞汗之名，想來想去，只有隻身出走，因為缺乏問世經驗，在江輪之上，擇了一個面貌狠誠實的中年人，探問上海的一切一切，因此頗知上海社會的險惡情形，這位誠實人告訴他，上海是不能輕易託足的，女子謀生之途，却是不少，祇是陷阱太多，稍加失察，就有被人坑害的危險，他在必不獲已的情況之下，終於到了上海，但是處處都先有戒心，謹慎提防，幸喜未上大當，只是有一次他投考電影演員，險些進了圈套，那家電影公司地點在閘北，報上宣傳得很好聽，資本如何雄厚，設備如何闊綽，究其實際，僅僅只有三樓三底房子一所，門前標塊木牌，本公司正在海邊建築拍影場，暫定一方里，內有真山真水，各種佈置，務求精美，基本演員共收千人，現暫

收五百人，定於某月某日招考，不分性別，中學畢業，品格端方，皆可應考，投考費五元，四寸半身照片一張，不合退還，一經考試合格，即將先行教授騎馬游泳跳舞溜冰自開汽車表演電影各種技術，悉由本公司聘請專門技師教授，不取分文，並可担保將來每人薪金，可由五十元起碼，至五百元止，悉按成績考核而定，……他窮途無路，自然存個嘗試之心，到了考試那天，他起了個大早，自携筆墨，到那個電影公司，應考的人却有百十來位，各色人等均有，也有老先生小孩子，學生式的人最多，女性僅僅五六個人，最老的不過三十光景，小的也有十幾歲的，公司裏職員，也有五六個，穿着西裝，忙出忙進，將這一大班雜牌人類，招待在幾個房裏坐地，每房容留四五十人，一排一排的桌椅，陳舊不堪，並且不大整齊，彷彿是租來的樣子，大家也不嫌骯髒，就各按號數坐了下來，從八點鐘等起，一直等到十點鐘，題目還未見發下，有那性子急的人，急得亂叫亂喊，有說肚子餓的，有說要方便的，大有頑童鬧學之勢，公司裏的人，一面賠小心，一面張羅題目，好容易發了出來，他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的，無非幾句關於電影的

話，甚麼我們如何才能打動觀衆的心弦，表演愛情，應否犧牲肉體，對於電影之觀念等等，稀鬆平常，隨便就答了，過了十二點鐘，就算考試完畢，公司裏人宣佈明日觀榜，於日像潮水似的湧了出來，第二天去看榜，竟取了個一榜進士及第，全都合格，上寫第一名至第二十名，下星期一來本公司考驗體格，他的名字，巍然居於第三位，虛榮心人人都是有的，他心中很透著歡喜，雖然是知道有幾成靠不住，但又想到國家既然許他們這樣彰明較著的辦公司，總應當有一番調查，不至於就讓他大批的騙人，必定是註了冊立了案的，人民是受着國家保護的，何至於這些人都來上當，所以到了星期一，自然大着胆子去，他們先把男女性別分開，各招待在一個屋子裏頭，一個一個的請到樓上考驗體格，一間小房，祇有一個桌子，一個椅上，一位穿西服的少年，雖然有些油頭滑腦，但是新人物不能用舊眼光來看他，叫他在房中站穩了，先用一個軟布尺，在他身上橫量直量，彷彿要同他做一件西裝似的，量完了以後，用手指在他乳房上按兩下，又教他把脚尖墊起來，手臂抬起來，做許多的姿態，一個不留心，忽然從腰下伸進一隻手來

，把他一摸，底下抽出一隻手來，把他一兜，輕輕的就把他不抱起來，他急得直叫喚，那個人道，不要緊的，我們量量你的體重，隨即放他下來，說道，檢驗體格完畢，下星期一再來，還有心理測驗，他到了第二個星期一，重又到那公司，果然有三兩個女子在那裏，聽候測驗，公司裏走出三四位男人，西裝穿得格外考究，頭髮梳得極光，臉上似乎擦了粉似的，向他們說道，今天這個心理測驗，就是看看各位是否有藝術天才，今天我們作為交朋友，出去玩玩，一切開銷都由公司担任，密絲蔡同密絲特劉做一對，你們權做一天朋友，做電影就是要有犧牲的精神，千萬別存着畏避的心，那成功就很快，不愁你不享大名，成為一顆很晶亮的明星了，他祇好同這位陌生男子一同走了出來，這密絲特劉到是透着溫存，先請他在一家飯館吃飯，談得十分融洽，他一個失戀女子，到此得了不少安慰，吃罷之後，約他去看愛情電影，說可以領略表演的方法，於是高高興興的走進了電影園，黑暗之中，密絲特劉將手中的可可糖遞與他吃，無意之中，在他手心裏掐了一下，這一下竟是神祕得很，不覺心旌搖動起來，口中雖然談着研究表演的話

頭，其實片子上的動作，竟是一點也未領會，連那片子上的情節，都未加以注意，祇是二人行了個長時間的握手禮，那密絲特劉極爲頑皮，手上極不老實，不獨是握手而已，進一步亂探起來，幸喜他們坐在極後，無人注意，他只覺心房卜卜跳動，春意撩人，漸漸有些支持不住，那密絲特劉狡獪極了，知到火候已到，於是要求他倆去開房間，他迷迷糊糊的答應了，不知不覺同走到一個很華麗的旅館，一進門就上電梯，茶房都非常懂竅，連問都不問，就引到一間房裏，不大不小，十分精緻，密絲特劉撈出五塊錢一張票，交給茶房，茶房只送進一壺茶，就伴長而去，再也不來，密絲特劉蠱惑的法子真多，他如墮五里霧中，不該第二次失節，由人擺弄了一天，回家以後，心中透着後悔，這莫非又是坑陷人的事罷，本想從此罷手，不料公司裏成天派姓劉的前來糾纏，先是談愛情，到後來就想以他爲餌，做那些極不堪的事，他漸漸的覺悟了，除了後悔哭泣之外，只有謝絕不去之一法，那知事實愈演愈奇，恐怖劇發生，要把他掠賣到極遠的地方，他查看情形，知道不對，這才跑到天津來，投奔徐秋明，徐秋明是他的舊同學，也是天涯

淪落女子，二人自是情投意合，本想洗淨鉛粉，樸七素素的，幹那女子高尚營業，先辦合組商店，看看虧累不堪，後來才商量開這家露水軒，以爲撈回血本之地，所以他擔任一號，指揮一切，他年齡雖然大一點，却有一種少婦風韻，頗解風情，手段也不弱，也足能號召一大班人，二號三號，是花如蘭姊妹，本是姑蘇人，北平生長，見了南邊人，說吳儂軟語，見了北邊人，操流利京白，可是家極貧窮，有一個過繼的哥哥，是個唱文明戲的，抽上白面，自顧自都顧不過來，父母全都在堂，可惜都愛抽煙，白飯忙不出來，還要忙黑飯，逼得無可奈何，就叫女兒做那勾當，明是女招待，暗地就是私娼，可是招弟歲數還小，不能隨便接客，花如蘭就太可憐了，幾乎常常接客，程鵬運吃飯的第二天，兩人就成其好事，本想敲他點小竹槓，竟被哄騙過去，只圖將來在黃其唐身上弄幾個錢，約定了些招待黃其唐之法，四號是個本地人，名叫張翠環，到也認得幾個字，像貌也還可以濫竽充數，家裏做小買賣，他自己找一份職業，五號就是柳沁芳，生長在北平首善之區，自然見多識廣，心機靈敏，雖然幹這一行，外面却是端着，一般登徒子



，愈是同他肉麻，他愈是做出身份來，如同玫瑰有刺一樣，他家只有一個娘，一切主權都屬於他，實在家裏本是勉強好過的，因為他過於嬌慣的原故，手頭上供應不過來，藉他這一份顏色，不愁弄不出錢來，下班子做暗娼，他都覺得太賤了，恰巧這家露水軒，想弄一個台柱，他同蔡藤霜住在近鄰，蔡藤霜早就留意到他身上，用話一慫恿，他也就答應了，借此可以結識幾個有錢的人，或者可以弄幾個錢來揮霍，不知道的人，還說他端莊淑靜，存三分敬意，但是程鵬運眼睛看人最透，以為這個人如果是規矩的，決不來做女招待，所以想用他來哄黃其唐，當時商定辦法，他自然是首肯，一拍就合，至於六號，像貌既是粗俗，行止亦無庸細述，程鵬運請客在露水軒開張的第八天，那時黃其唐心中，已經是有個柳沁芳了，程鵬運同包偉簡直捧柳沁芳捧到天上，說他一顰一笑不可多得，又說他身世如何可憐，本是千金小姐，流為賤役，如何高貴，如何奧妙，弄得黃其唐非一看不可，及催問程鵬運幾時請客，程鵬運拿腔做勢的才定了，這一天，二三號及五號，都大加搗赤，裝扮得格外動人，到了下午吃飯時間，一輛鶴色汽車，黃其唐

帶着一班幫閒大爺們到了，大家簇擁着黃其唐坐定，二號同五號端着茶，拿着手巾把子進來。二號是忍不住笑的，偷偷看了一看黃其唐，就是一笑，黃其唐是風月叢中老手，看見並不覺得甚麼，到是五號一臉的慚勁。一進一出似乎沒有把大爺放在心上，黃其唐反而眼風順著他走，一直送他出去，程鵬運看在眼裏，知道這件事已經有了幾層，不覺暗暗歡喜，惟有祁白石又開了話箱，說道，喝，真俊，這年頭，都虧人想，小程的鑽勁，我真佩服，一口氣說了些不貫串的話，吃那黃其唐罵道，老實些吧，別在這現眼，巴傑也接着奚落道，他只有白吃可吃，那話就跟着多了，但是回頭菜上來的時候，你看他還說話不說話，那時祇用兩個眼睛釘着菜，包他連屁也不放一個了，黃其唐道，他不放屁更好，省得噴點味之素在菜裏，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罵的女招待都跟着笑，黃其唐大為得意。要想五號和二號都陪着他們坐坐，有錢的結果，是沒有辦不到的，不過五號還是裝着身份，十分忸怩，有時逗急了，才低着頭微微的一笑，二號却不同，酒量甚宏，同大家乾杯換盞，爭多論少，十分熱鬧，程鵬運還保舉一號，老將風流，特請他來喝

兩杯，他一進門普遍都飛一個眼，看見黃其唐果然華貴不凡，不敢怠慢，說我來敬黃大爺一杯罷，連忙親自斟上兩杯，一杯送到黃其唐面前，一杯自己先乾了，冲着黃其唐一照，又嫣然一笑，黃其唐覺得果然這女子招待特別有風味，也就拿起杯來喝了，程鵬運說，你來每人敬一杯，好不好，一號纔眉頭，向黃其唐耳東邊，噤咕了兩句，黃其唐忙道，他正忙着呢，讓他去罷，一號得着這一句話風，自然翩然而去，不過走的時候，還用手在黃其唐身上拍拍，表示安慰的意味，程鵬運道，一號真行，話不在多，不曉得兩句甚麼話，就把黃大爺運動好了，正說着話，三號如同小鳥一樣，送菜進來，程鵬運招他過來，順手一拉，竟摟在懷裏，說你也喝一杯罷，三號一面掙扎，一面叫阿姊，透着求救的意思，二號連忙將程鵬運手拉開，露着微嘆道，你不許欺負他，程鵬運是與二號發生過關係的，但凡男子祇要與陰性交接過一次，就如同戰敗的國家一樣，永遠受制，不得反抗，程鵬運當然不能逃過這個先例，這次吃飯，二號同別人都極其客氣，惟有待他却嚴厲非常，黃其唐心中明白，說好小程，你到先得着甜頭了，你們二人不許隱瞞

，照直說，有關係沒有，程鵬運嘻嘻的笑，不敢否認，二號却是矢口不陳，黃其唐道，不用刑訊，是不肯招的，我今天同你開房間，硬割程二爺的靴腰子，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利害，二號也不肯示弱，開房間怕甚麼，今天桌上的人都去，我們大家鬥一夜口，黃其唐道，誰同你鬥口，包偉道，同你鬥一樣好東西，二號望着包偉呸一口道，你少說話，我們再喝一杯，包偉本是酒鬼，答道，要喝就是三大碗，二號故意爲難道，你喝三大碗，我陪你三小杯，包偉做着鬼臉，你算機靈，兩人越爭越有味，黃其唐有些嫌膩了，五號道，二號別說費話了，你還有許多事呢，外面果然傳二號，二號起身走了，五號說道，黃大爺，少陪您，我也還有小事，您多包涵，一邊說着，一邊款款的站起來，低着頭睨了黃其唐一眼，這才出去，黃其唐也覺有倦意，打了一個哈欠，說我們正式吃飯罷，一頓飯吃完，黃其唐要急於過癮，加賞了十元小賬，給二號五號二人，就先坐汽車走了，走的時候，把程鵬運拉在傍邊，同他耳語道，回頭我聽信，程鵬運連忙點頭答應，這一句話，是黃其唐說慣了的，因爲黃其唐有個怪脾氣，他看見女人，除非看不可中便罷

，假如看中了意，登時就想達到目的，無論花多少錢都不在乎，程鵬運替他辦這些騷事，不知辦了多少次，所以聽見這句話早就明白，雖然是答應他，心中却在盤算，如何才能大大的敲他一筆錢，當下開完茶飯錢，就同二號附耳說道，回頭有要事同你談談，我在某處等你，最好你同五號說好，回頭也許找他，於是候衆人散了後，單獨跑到黃其唐的小公館，黃其唐的小公館，是時常結合，時常解散，富有流通性的，所以有時候很多，有時候很少，現在只有這一處，甫經結合未久，他去時很勤，清客們能夠隨便去的，只有程鵬運，他另外有幾個朋友，是可以常去的，這天有幾個男女朋友在坐，大概都是票友一流，大家清唱消遣，程鵬運去時，正在高唱入雲，程鵬運一看，一個唱老生的叫盧一鳴，也是一位公子哥，家很有錢，唱得雖不好，大家硬說是好，大概是因爲他有錢的原故，唱旦角的叫黃其龐，是黃其唐遠房的哥哥，生得一雙近視眼戴上四百倍的眼鏡，像兩個小電燈泡，其形甚醜，偏要矯揉作態，用一條絲手帕握着口，說話一扭一笑，幸喜一條嚙子，到很清脆，亞似梅蘭芳，唱大花臉的叫馮得明，一個破鑼嚙子實在不能算好，

長長身材，兩撇仁丹式的鬍子，像個開口跳，一個是女票友焦女士外號迷人館主，也是唱旦，可惜聲音柔而無力，板眼亦不大穩，只因舉止風流，裝飾入時，大家也是絕口的稱贊她，一個拉胡琴的名叫王梓公，是個內行，拉得花點極多，風頭極健，這幾個人都是常到黃其唐小公館裏來的，一來是黃其唐生性好客，二來是黃其唐這裏有極精烟具，極好煙膏，最能吸收人，外加一個漂亮姨太太，應酬遇到，能唱能說，所以往往賓至如歸，不開到漏殘更盡不散，程鵬運多少也會唱兩句，有時也來湊個趣，大家看他黃其唐的紅人，也一口同聲的說唱的不錯，這天他來了，因為都是熟人的緣故，大家略為招呼一下，就躺到烟榻上，替代黃姨太太燒烟，一面低聲向黃其唐道，回頭您有功夫嗎，事情有幾成，這妮子身份是大極了，他說出世以來沒有做過這宗事，他說大爺方纔待他的情形不錯。只想找個地方與大爺談談，據我看來，大爺的照會不錯，舉止又極其華貴，所以到處受人歡迎，要是我，早就碰了，所以潘驢鄧小開五個字，只有潘鄧二字最要緊，正說到這裏，黃其龐也向烟榻邊坐下來，見他們說話情形，知道又有些新奇事，

連忙把身子往前一探，想聽個究竟，可是他們又不說了，黃其唐一邊吸烟，一邊微笑，表示充分滿意，所以那一口烟，也吸得十分過癮，吸完之後，精神煥發，喝了一口茶，就站起來，喊道，盧二爺，過來吸兩口，你也唱乏了，盧一鳴本是癡君子之流，連忙道好，接着就躺了下來，程鵬運本是很巴結盧二爺的。焉敢怠慢，一面極口稱盧二爺唱得掛味，一面同他打極好的烟泡，讓他這幾口烟，吃得分外舒服，盧二爺不覺高興起來，發話道，現在唱老生的，只有小余還可聽聽，可惜一條嗓子太壞，其餘馬連良譚富英，那都差得太遠了，王又宸腔調太老，言菊朋腔調太新，都不能動聽，咱們這點玩藝，不敢說是老譚嫡派，總算是陳彥衡親口教的，那極精細的地方，說出來都無人曉得，程鵬運順着話頭恭維道，二爺是不肯露，假如上臺露他一回，包管內外行都得退避三舍，盧二爺歎口氣道，不瞞你說，我所以不上台的原因，就是因為真懂的人太少，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世界上的知音有幾個，所以咱們犯不上賣那份氣力，正說到這裏，忽然焦女士唱女起解的反二簧，大家打斷話頭，凝神細聽，一條嗓子，幽柔是很幽柔，只可

惜太過於幽柔一點，簡直蓋不着胡琴，再加板眼毫無準則，隨便張嘴，隨便換腔，弄得王梓公滿頭是汗，跟得很是費事，弄了一二十分鐘，勉強唱完，於是全堂鼓掌，焦女士十分得意，向着大眾普徧一笑，並且假說唱得不好，又向黃其庸道，有甚麼不對地方，請您給指教指教，黃其庸自命青衣界的老手斲輪，當即答道，唱是唱得好極了，只是頭一句冤枉難辯的辯字，轉折上還不十分如意，現在程玉霜他們唱這一句都改成極好聽的腔，並且好唱，不像您唱的這腔轉折上過於吃力，於是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低聲哼起來，焦女士到是很虛心的，兩個人重新研究這句唱法，程鵬運趁此機會，把黃其庸拉到間壁房間，噤七咕七的說道，五號那妮子，他是大家中落下來的，我本叫他今天晚上在一個地方會你，兀奈他說他雖然幹女招待，依然是守身如玉，要同人家草草結合，是萬不可能，他看您大爺人極溫存，透着憐香惜玉的意思，所以今天破例要同你談談，不過他說可不能有別的舉動，依我看來，大爺你有的是錢，如果要買他的歡心，只要錢上面來得痛快，沒有辦不到的事。他裝着身份，不好意思接受您的錢，回頭您可以交一



張支票給我，讓我同您布置，包您滿意，十二點鐘，這一班冤魂散了之後，您聽我的電話好了，黃其唐說，你看要用多少錢呢，程鵬運道，不必太多，少了也不成，咱們先買兩件衣料送他，臨時你要定情，再送他一個鑽戒，他是破題兒第一遭，非有這宗眩人心目的東西不可，這些東西我都即刻替你云辦，我也不想再到客廳，同他們胡混，您只交幾個錢給我，我先就走了，黃其唐向來對程鵬運言聽計從，尤其是對於女色，從來是千金一擲無吝色的，當時就簽一張即付支票，他自己開的銀號，只要見條就可以發款，程鵬運很興頭的走了，黃其唐又踱到客廳裏來，唱花臉的馮得明，正在直着鑿子唱恨董卓無道亂朝綱，一個綱字拚命往上一提，沒想自己衷氣不足，竟唱成了個娼字，大家不好笑他，却都不能再誇他唱得好，勉強唱完之後，大家還要湊兩齣整戲玩玩，如是定了盧一鳴與焦女士的坐宮，黃其唐弟兄與馮得明的二進宮，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約好在某一個堂會裏，要想上台露演，以出風頭，所以今天是練習初步，王梓公不獨拉胡琴，還負責指導一切，口裏帶着場面，簡直忙個不停，唱在半中間，忽然一個漂亮

女性走了進來，乃是大名鼎鼎的汪汝芬小姐，又是大跳舞家，又是大交際家，又是大電影家，又是大皮黃家，從前曾選舉過花后，風頭極健，臉上鐵畫銀鈎，全是人工美，時裝不獨入時，並且透着特別，兩條大腿，不穿襪子，只穿雪銀的一雙高跟鞋，可惜皮色不十分白，頭髮燙得蓬鬆鬆的，光着兩臂，右手戴一隻玻璃翠鐲，左手戴一隻鑽戒，華貴的權威，是可以增進人的身份，不美也得說是美了，當下走了進來之後，大家都極爲捧贊，特由黃其唐的姨太太躬任招待，請在一旁暫坐，送茶送烟，並且約他回頭唱一段消遣，他本定不久要在某游藝會登台，所以現在正在調練嗓子，黃其唐小公館也常有他的蹤跡，不過他不同這班人唱，常常單調一段，他平日的議論，是非內行不配的，因爲他自己覺得他的程度，超過了票友界限，矜嚴自持，實在嚴格論起來，他的玩意還有限得很，何況他已是極爲驕滿，所以他的藝術，是毫無進步，但他却有特別本領，每次登台表演，必定滿坑滿谷，彩聲雷動，捧場的人極多，要是他唱壓台，總可以維持到底，要是別人壓台，簡直壓不住，祇要他一進門簾，說不定就都開了閘，給你個面子上下

不來，所以票友戲只要有他，無有一次不是他來壓台，他的魔力如此之大，他的標勁也極大，票友們唱戲，這銷票是第一重難關，所以往往喜歡約他，可以在銷票一方面，非常順利，但他却有幾種難伺候的地方，第一場面全都由他帶，腦門錢很大，第二他的配角，不要票友，並且要同四大名旦常常配戲的角色，他才肯配，天津缺乏這類角色，還得上北京去請，代價自然極大，他每次出演一次，在他一個人身上，五六百都開銷不下來，即或售出一二千元，再加上別的開銷，也就所餘無幾，只落個場面好看而已，但是在這不景氣的年頭，你要不約這類人物，那就透着危險性，要是全消不動，臨時白請人看，都沒有人來，不獨面子上難看，說不得還許賠本，所以又喜歡約他，又怕他難伺候，他却有一種好處，行頭做得極多，不必要你替他去借，難銷的票交給他簡直沒有問題，扮像却是不錯，戲雖不到家，人却聰明非凡，前台作風很好，決無褒貶，穩是穩極的了，黃其唐的姨太太，跟他學戲，他很有提携他的意思，這次他來了，姨太太十分親熱的招呼他，看他們排練唱戲，他簡直不願意聽，只和黃姨太太說閒話，這一班草草唱

完之後，就煩他消遣一段，他裝着身份，推三阻四的，經不起大家哀求，才唱了幾句武家坡，比蕉女士高明多了，黃姨太太也唱一段罵殿，這才收場，黃其唐吩咐開夜消，大家吃了之後，就各自分散，盧二爺要求汪女士同去跳舞，承他慨然應允，一同坐着汽車先走，黃其庸同馮得明同在一個機關裏做事，第二天還要起早，所以都回家睡覺，蕉女士住在近鄰，安步當車的走了回去，王梓公是拉胡琴的，把胡琴用一個布套裝裹，腰上一掛，興辭而去，剩下黃其唐還要過癮，這時程鵬運電話已到，找他親自去接，說事情都很圓滿，現在都在大西飯店等你，你趕快來吧，黃其唐與匆匆的要走，姨太太假意糾纏，不要他走，膩味了半天，才得出門，一口氣跑到大西飯店，茶房見是黃大爺，不敢怠慢，就領到他們開的房間，程鵬運早在門口瞭望，見黃其唐進來，一臉笑容迎接，暗地裏塞一個藍絨盒子在他手裏，說道，這個讓你去遞，兩件裁料，我已經代獻了，蒙他賞收，大爺的面子真不小，說着一同進房，二號笑嘻嘻的站了起來，五號不獨不站，反而把一個頭低得很下，簡直正面都看不見粉靨，衣裳穿得樸而不華，可是潔淨利落，

兩隻手極爲白嫩，弄一條絲巾，翻來覆去，裝出十分嬌羞樣，程鵬運把二號一拉，說我們這親熱親熱，兩個人嘻嘻哈哈的走了，黃其唐本是偷香老手，那肯怠慢，早就閒言誕語的，挨到五號身邊，同他親近起來，他似乎受了訓練似的，只是低着頭不做聲，成一個半推半就的態度，黃其唐用半個身子，往他坐的椅上一襯，順手把他一摟，正要探探他的乳峯，冷不防被他一推，使了個金蟬脫殼的身段，竟溜到另一個椅子上坐了，反而正色說道，黃大爺以爲我是甚麼樣的人，我雖然吃一口招待飯，實在是因爲親老家貧，迫不得已，要是自輕自賤的話，什麼飯我不能吃，偏要吃這一口短命飯，我看大爺舉止大方，人物溫存，承你不棄，要同我說幾句話，我痴心妄想，也想求一個知心朋友，所以不揣冒昧，深更半夜，同你在這宗地方相見，許多有錢的人，對於我們當女招待的都是以爲是路柳牆花，隨便可以攀折，當然你大爺不是這樣人，不過我不能這樣想，你大爺要是還看得起我，就請你尊重我的身份，我的家世，我不忍說，說了也是替祖宗丟人，但是我求大爺原諒我，別看輕我，那我就感激不盡了，一邊說，一邊透着十分難

受，幾乎眼圈都要紅了，黃其唐這個人，交接過真正的小姐，從來沒有像他今天這個樣子，沒有想到一個女子招待，居然吐屬不凡，矜嚴自持起來，越發證明程鵬運與包偉保舉的不錯，他是一個色中餓鬼，越是爲難，越要達到目的，以爲這種時機，正是大爺顯弄手段時機，成功是他畢生的榮譽，失敗是他歷史上的羞辱，所以他進一步表示，殷勤說道，柳小姐，你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你的身世，我雖不能詳細盡知，但我也早就明白，我雖然同你親熱，正是我看得起你的地方，並不是輕視你，我很想同你交個知心朋友，往後你必定知道我的爲人，說着就將鑽戒拿了出來，雖然鑲的是三小粒，却光彩耀目，非常好看，柳沁芳自然是喜歡這樣東西，不過外面還鎮靜着，說道，大爺，你以爲我喜歡這個嗎，我要是愛這些物品，我早就有穿有戴了，我寧可窮死，我落個清白身子，大爺千萬別拿這個送我，恕我不領，反而把身子一扭，做出不屑的樣子來，黃其唐要是別人待他如此，他早就火了，惟有女子待他如此，他不獨不生氣，反而嘻嘻直樂，他以璇宮艷史的薛發黎自命，見了女人，做出種種不害臊的態度，只要得到女子的歡心

，罵他是王八蛋都行，所以皮臉的結果，往往得着勝利，何況柳沁芳還是假裝，并非真正貞潔，那有一個貞潔女子肯同陌生男子半夜開房間的，在明眼人自能觀察，所謂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黃其唐自命是偷香竊玉的老手，實在是入人玄中而不自覺，他自己以為是勝利，實在可算慘敗，因為這一夜定情，竟被柳沁芳拿着把柄，說是口頭婚姻契約，程鵬運的迷魂陣，總算是擺了個結實，過了幾天，黃其唐要重溫前夢，柳沁芳故意推托着不肯，黃其唐為討好起見，邀着朋友，天到露水軒來捧場，於是黃其唐得明盧一鳴等，都在被邀之列，盧一鳴是喜歡社會之花的，存着階級觀念，對於女招待不大看得起，并不感覺甚麼興趣，黃其唐得明，都是捧黃其唐的，所以跟着起鬨，天下事是複雜的，不是簡單的，柳沁芳既然好看，當然不祇一個黃其唐愛她，黃其唐既然有錢，也決不祇一個柳沁芳媚他，黃其唐的脾氣，是個始亂終棄的實行家，同他交接過的女子，從來沒有能殼長久，即如家裏的冰冰女士小公館姨太太，彼此都沒有存個天長地久的心，一方面是為財，一方面是為色，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過黃其唐却有個弱點，

這個弱點，在程鵬運眼中，最爲透徹，他是甫經得着一點甜頭之時，興致最好，久而久之，就愛極生厭，但是你要有一個對手方，同他爭持不下，彼此不肯示弱，那他就要憑着財力，同你爭持到底，譬如強國外交一樣，強硬到底，不肯放鬆一步，到了這個時期，那目的物就可坐收漁人之利，他不但不厭，反而十分感覺興趣，再加上他的狗頭軍師程鵬運在傍慫恿畫策，花個一萬八千也不在乎，反而覺得自己舉動非常豪侈，面子上十足好看，程鵬運是這樣做他，也已非一次，這一次一個女招待，本來一文不值，稍爲花幾個錢，就可以爲所欲爲的，不想被個程鵬連事前勾好，裝出許多支節，一次定情，就花了他許多銀錢，再說黃其唐也是天生的賤脾氣，假如他要是花錢少，容易到手，他必定覺得毫無價值，不值一顧，偏要大冤特冤，他才以爲是可以一玩，及至玩膩了，本來可以放手，這時忽然鑽出一個人來，與他對壘，他爲成全大爺面子起見，非要爭奪過來不可，那事故之多，就從此而起，記者一支筆寫不了兩面事，如今暫且把黃其唐這一方面放下，把對面的情形，略略報告，中國有一種人號作名流，這名流二字，有個資格，



不是輕易得來，也無一定程式，大約可分幾種途徑，都可以變成名流，一種是前清的遺老，入過翰苑的，最爲吃香，可算是固定名流，一種是做官發財，逆取順守的大老官，既擁厚資，又解風雅，爲了要湔除以前的不名譽起見，不時拿出幾個有限的錢，請幾位窮而且饑的老名流，大吃一頓，這一頓不能白吃，必定你做一首詩，我填一個詞，來記載一時之盛，把請客的主人恭維得了不得，硬說他唐白虎再世，李太白復活，於是久而久之，也就取得名流身份，這類人彷彿捐納出身，可以算買來名流，一種是富商大賈，在社會略有聲望，做了幾件公益的事，或是代表公衆的事，社會上自然漸漸知道他的大名，這類人可算是公推名流，一種是聰明後生，會講兩句詩，畫兩筆畫，裝出藝術家身份，故意的不修篇幅，做出顛三倒四的樣子，以期社會上的人來注意他，他可以借此宣傳，賣詩文，賣書畫，弄幾個錢用，這類人用心良苦，必定要經過多少年的光陰，慢慢熬出資格，才博得名流身份，可以算做成名流，中國有這些名流，並不管中國的死活存亡，他們會做詩的，到了春天就賞牡丹，到了夏天就賞荷花，秋天就賞菊花，冬天就

賞梅花。一年四季，他們因為忙這些事，就把國事給忘了，會做主人的，逢時遇節，請各大名流聚餐，飽德無既，在幾家熟識報館，宣傳宣傳，說是某名流，如何風雅，如何豪邁，如何敬老，如何的如何，就專忙這些事，會做社會公益的，就忙着修理中國甚麼古跡，或者担任振捐，做著一方代表，東跑西馳，報上把他老人家行踪，火熾的登着，會做文章會畫畫的，就做些奇情奇事，在報上宣傳，兩方面約好，故意先打筆墨官司，接着還要說與訟，以引起各方注意，也不問他一方面所提的理由，配不配打官司，只胡吹胡擂，忙着宣傳，好為賣畫賣文地步，所以中國雖然名流極多，可是肯管國事的極少，這些事原與本書並無多大關係，因為有一個名流，愛上了柳沁芳，而成了黃其唐的情敵，所以不能不連帶的叙一叙，這個名流姓石名江，又會做詩詞，又會編戲，又常與各老名流沆瀣一氣，又有幾個錢，資格上是極相合了，性情極是好色，露水軒開張的時候，老先生已來觀光一次，他有一種希奇眼，人家以為女招待身份狠低，他却以為女招待身份狠高，他說他自己是個名流，那怒胸舉動，都不能與凡夫俗子相同，他說古來英

雄豪傑，都喜歡與屠沽爲友，這女子招待，身份更比屠沽高一層，所以以名流而友女招待，就如荊軻而友高漸離一般，這宗事跡流傳，必定風流香艷，大可以增進名流身份，柳沁芳是露水軒的尖子，所以他也選定了柳沁芳，柳沁芳見了買賣上門，焉有不應酬之理，一方面對付黃其唐，是指天畫日，誓不他適，必定要從一而終，一方面對付石江，總以李鳳姐自命，認是他的風塵知己，石江的報效方法，與黃其唐不同，是一人獨溜，一膩一天，時常送些衣料首飾之外，還有些名人墨寶，都是語帶雙關，恭維柳沁芳的，有時邀一班名流，在露水軒雅集，大家運動才思，做些妙詩妙文，着實捧他一場，他又替柳沁芳算一個命，說他將來恐有一品夫人之份，或者可以做個女官，此時正在命犯桃花，幸有貴人星照命，可以護持一切，那貴人星不用說就是他自己了，他捧柳沁芳捧的如此火熾，黃其唐焉有不知之理，程鵬運看見機會已到，就慫恿黃其唐討他，黃其唐多置一二房姬妾，原不在意上，胡裏胡塗的就講好同柳沁芳在倦遊別館行禮，組織小家庭，言明賠償露水軒合同費五百元，柳老太太養老費三千元，辦理裝奩等費二千元，臨

時開銷一千元，這一下子，又做出黃其唐七千有零，黃其唐所以如此甘心情願，都是因爲要與石江爭奪柳沁芳的原故。話又說回來，黃其唐有一次在露水軒請客，忽然看見四壁輝煌，掛了些名流斗方，或是詩詞，或是畫個美人，上面都寫的是沁芳女史上款程鵬運附著黃其唐耳東說道，這都是一個叫石江的送的，聽說石江家中極有錢，死命的糾纏沁芳，沁芳總是給他個不理，這小子不肯死心，又拿這些字畫來騙他，他本來不肯掛的，禁不起露水軒死逼活逼要他掛，不肯得罪主顧，那小子有一天在這裏膩了一整天，把沁芳都逼哭了，你看可憐不可憐，黃其唐正在將信將疑，柳沁芳剛走了進來，眼睛果然紅馥馥的，黃其唐心中不覺一軟，口裏假作強硬，說道，您這裏有個石大爺常來吧，你們訂了密約沒有，柳沁芳死命的釘了黃其唐一眼，才說道，虧你說得出，一個女招待，能穀跟人隨便就訂甚麼約，您也太不原諒人了，一邊說，一邊裝出要哭樣子，黃其唐在傍邊湊趣道，你快哭吧，讓黃大爺難受，看他怎麼下台，柳沁芳本來是假哭，借此反而忍着不哭，裝着含羞的態度，順便就給黃其唐一掌，罵道，你們弟兄最會捉弄人，騙

人難受，你們大爺們就開了心了，大家嘻嘻哈哈的笑着，忽然聽見隔壁房間，打傢伙打得一片子架響，並且五號的五號的亂叫，柳沁芳連忙脫空身子走了過去，黃其唐忍不住跟着出來一張，只見隔壁房裏坐的那個人，高大身材，像貌魁梧，只是年齡略長，有個三十光景，一見柳沁芳進房，就滿臉堆笑，問長問短，黃其唐不覺一股酸氣，直沖腦門，回到房裏來，也是照樣杯盤碗盞，打成一片，弄得四座驚慌，招待忙亂，連徐秋明都出來敷衍，又把柳沁芳爭了過來，黃其唐搶女人的魄力，甚為偉大，始終不放他走，那邊又是催，於是一號二號都忙着敷衍那邊，跟騙小孩似的甜言蜜語哄騙着，祇聽那邊發話道，誰不是吃飯，要他在這擺臭架子，黃其唐聽見這話，那裏按捺得住，恨不得出去拚了，只忙了個程鵬運心中得意，口頭勸解，幸而那邊那人，自知寡不敵衆，好漢不吃眼前虧，由着一號二號大灌米湯，灌完就無聲無臭的走了，柳沁芳裝着一臉難受，低聲向黃其唐道，這般多丟人，您那真愛我，就應當從長計較，想個解決的辦法，一個女子招待，本是招待普徧客人，豈能專招待一個，幹這一份事，有甚麼辦法呢，黃其唐沉吟

着還未置答，程鵬運坐在最近，就替他答道，你放心罷，黃大爺總有好辦法的，包你不久一變就是太太了，柳沁芳把臉一偏道，我那里配當太太，人家要我們窮人嗎，可憐咱們不過是給人家當玩藝而已，高興的時候，拿來玩玩，不高興的時候，還不是一扔嗎，您瞧他那愛理不理的樣子，黃其唐道，罷罷，到勾起你一大篇道理來了，我說得到，做得到，明天起，我把露水軒包了，有多少嚼裏算我的，不許賣一個坐，你的面子不足了嗎，柳沁芳道，那我才真栽了呢，外面傳起來，說我一個女招待，弄得客人爭風吃醋，那我們還有臉嗎，您大爺不替我們想想，我們究竟不是吃那碗飯的呀，程鵬運接着說道，大爺是說着玩的，你怕真那樣辦，哄你們小孩子玩的話，就當真了，乾脆把你一個弄走就玩了，黃其唐使個眼色道，別說了，咱們吃完飯到別處再談，於是一頓飯吃完，柳沁芳一定要解決才提議的問題，死拉活扯要同黃其唐一起走，黃其唐拗他不過，就同到倦遊別館開一個房間，如此這般，就定了上述一段條件，七千元不翼而飛，柳沁芳次日仍舊高高興興到露水軒，昨天那人是誰，就是名流石江先生，昨天被黃其唐氣走，先

想同他拚上一拚，在報上做一篇詩，大罵黃其唐一頓，再不然把黃其唐的家庭穢史，盡量的宣布一下，以出胸中惡氣，並且覺得柳沁芳趨炎趁勢，實在令人可恨，也要大罵他一場，教社會上都鄙薄他，由此都不去理他，教他聲價一落千丈，接着又想起露水軒也極其可恨，非要他關門不可，文人的理想，愈想愈玄，連黃其唐最好被人綁去都想到了，但是想到抵了頭，又折想回來，不妥不妥，我是個名流身份，豈能執袴子弟一樣，我乃社會上景仰之人，負着這等聲望，豈可輕易與人家鬧事，萬一給新聞記者探聽了去，我的大名，豈不要留個污點，罷罷，這野草閒花，不摘也罷，原是個臭貨，我過於抬舉他，還在諸大名流面前保舉他，說他出水芙蓉，一塵不染，看起來真是笑話了，這教我如何自圓其說呢，思前想後，忽然一個電話來，說是楊五爺請他說話，他一時想不起那一個楊五爺，冒然一接，才知是那邊是柳沁芳，不獨不賠小心必反而瞞怨他道，你好哇，昨天陰聲陰氣就走了，我以為你暫為出去溜一下子，，定就要回來，不想一直等到十二點，舖子都上門了，你連個影兒都沒見，我回去直哭了一夜，你從前是怎麼來着，

你說我們當女子招待的，身不由己，十分可憐，你是最原諒我們不過，如今看起來，都是假話，昨天小小一段事，都是做生意的苦處，你竟然認真起來，可見你眼睛還是認不得人，難道我也是願意巴結有錢的人嗎，畢竟我們身份低，容易教你們大爺們看不起，你要是今天再不來，好好，我也不用活着了，怪不得如今自殺的人多，大概都是咱們這一種可憐人，好容易承你們知書識字的大爺們看得起，一轉笑又完了，只怨我的命苦，說到這裏，聲音漸小，彷彿有許多幽怨似的，石江悶着一肚子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道，好好，我就來，那邊道，你快來罷，你可是要來的呀，這才鐺的一聲掛上了，直膩味了一二十分鐘，石江一腔孤憤，化爲熱血，連忙換上衣服，又到露水軒來，一進門，五號柳沁芳就向他招手，到最裏邊一個小雅座，石江坐定之後，他用半個身子，往石江身上一靠，那又粗又圓的肉感大腿，富有誘惑性，一經磨擦，石江心中頓有說不出的愉快，不覺用手撫摩起來，他也不峻拒，任他輕薄，在石江報效以來，似這樣肌膚之親，還是第一次，昨天所受的悶氣，都不知到那裏去了，反而輕憐密惜起來，似乎昨天



一場酸氣。今天得着代價，彷彿戀愛史上，要有這一段事實，才顯得格外生色，兩人一語不發，直泡了不少時間，才由柳沁芳開口道，你心裏這會明白不明白，我是同你好，是同別人好，石江心裏恨不得答應，是同我好，不過口頭還要強硬，答道，我不知道你同誰好，我只知道人家有錢有勢，我比不過人家，柳沁芳用指頭狠狠的在石江頭上一點，哼了一聲，裝着一臉怒氣，就起身出門去了，石江心想我這答復必定不妥，不然何以他一怒而去呢，正在胡思亂想，不料柳沁芳又翩然笑着進來，手裏拿着石江愛吃的奶油栗子粉，往他面前一擱，口裏說道，你吃吧，今天算我請你的，隨便你吃什麼，都不許你拿出錢來，石江心中納悶，何以他今天忽請起我來呢，其中必有原故，接着說道，我不出錢原地可以，不過你得同我說說，是甚麼原故，你要不說，那我無論如何，我任可餓着不吃，你快說吧，柳沁芳道，你吃完了我跟你說，石江發急道，不行不行，你還是先說，柳沁芳道，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人家好好請你吃，你又胡猜亂想，難道這裏頭有毒藥不成，石江道，毒藥到沒有，就是缺少美人香唾，假如你要肯唾點唾沫上面，

我立刻就吃了，柳沁芳道，沒有的事，那才憐的你們讀書的人，想出些花樣，竟是人類都想不出來的，別做作了，你要不吃，我就拿走，石江道，別拿走，快睡吧，我還真想吃呢，柳沁芳一面笑着，一面真睡了一口，石江果然拿起，一氣吃完，感覺十分香甜，柳沁芳笑得格格的了，二號三號在這時候，都是閒散的，聽見笑聲，都跑進來，三號更是玩皮，用手來弄石江的頭髮，石江順手把他拉到懷裏坐下，柳沁芳嘻嘻哈哈的跑了，三號看着他的背影道，自己爬上高梯，就專拿別人開心，二號急忙向他使個眼色，早被石江看了出來，忙問甚麼事，二號道，你問他罷，他滿嘴亂說，我知道他們鬧些甚麼，石江道，三號，你要不說，我就要同你搔癢，三號是小孩子，最怕搔癢，急得阿姐阿清的亂叫，二號道，你別問他，你就問你那知心的人兒，就明白了，一面喊道，五號，你快來，我們替不了你呢，柳沁芳一進來，這姊妹兩個都脫身而去，石江道，你們鬧甚麼玄虛，我簡直悶壞了，有甚麼事你快些說吧，柳沁芳道，你要我說，你得答應我三件，石江道，別說三件，三百件我都依，簡直說你的得了，柳沁芳道，第一件你不許生氣

、石江道，這不是先發制人，一個不生氣，包括太廣了，姑且聽你第二件，柳沁芳道，我還是不說罷，一教你不生氣，你就煩了，可見你第一件先就辦不到，石江說，不生氣，不生氣，那個王八蛋生氣，柳沁芳道，別賭咒，我最怕人賭咒，你答應我不生氣就得了，第二件你辦不到，石江道，我沒有辦不到的事，柳沁芳道，你別嘴強，一說出來，你就準辦不到，石江道，你說說又何妨呢，柳沁芳道，第二件，你今天晚上不許回家，石江不想是這樣一句話，心下又驚又喜，喜的是柳沁芳居然有委身之意，自己艷福不淺，驚的是家中夫人利害，不回家有些辦不到，正在微被未答，柳沁芳道，是辦不到不是，偏是到這時候就不應聲了，石江心想這事果費躊躇，不過機會難得，姑且口頭上硬一硬，當即答道，辦得到之至，你再說第三件吧，柳沁芳道，第三件不說也罷，說出來怕你難受，石江道，你不說把我悶死，還不如說說呢，柳沁芳道，我們雖然相處不久，可以算得知心朋友，難得機緣湊合，也總是前世姻緣，我們就這樣分手，我做鬼也不甘心，所以我不知羞恥，要求你答我第二件事，可以我心裏都碎了，這第三件並不難辦，

只是要你一張相片，讓我看見相片，如同看見了你一樣，不過這件事跟你一說，你心中一定是很難受的，不過要請你原諒我，我還有一個母親，我母親愛錢，教我也沒有法，不過我身子雖是別人的，我的這一顆心，誰也奪不了去，始終是你的了，我也不愛活着，只是我要死了，更添你一大片心事，豈不是教你更難受嗎，所以我想了半天，又不敢自殺，今天這三條，都是消極辦法，假如今天你有積極辦法，赴湯蹈火，我都不怕，我決計跟你走，你要到那裏，我能到那裏，不過我看你不是這樣人，第一你有身家，有職業，又是場面上的人，決不能因我犧牲，第二你不是荒唐鬼，你不能同別人力爭，為一個女人，做些身敗名裂的事，所以我思前想後，也祇有消極辦法，出出我心中的悶氣，並且報答你對我的情意，你知道嗎，你怎麼不說話呢，石江早就越聽越難受，直着兩個眼睛，幾乎熱淚要逆流而出，連忙忍着，安慰他道，你的心事，我全諒解，請你不要再說吧，免得我心中難受，這宗事也是勢所必至，只要你心裏有我，那就比甚麼都強，咱們存一個精神之愛，犧牲肉體之愛，再說你也可以全你個人的節操，你要明白我愛你，

就是愛你的品貌，都與平常女子不同，並非想同怎麼樣，現在你要嫁一個有錢的人，論理我應當替你喜歡，難道我還存甚麼野心不成，你放心吧要你到一個好地方，正是我心裏所最盼望的，我又沒有力量助你解決生活問題，你能夠自己解決，豈不是我心中最痛快的事，何況你心裏並不忘記我，那我豈不更痛快了麼，柳沁芳聽到這裏，也不覺感動，竟會滾下兩點淚來，說道，到底你們讀書人，心思仔細，想得週到，比那些只顧自己，不顧別的人大不相同，祇求你原諒我，容恕我，並且答應別忘記我，一張小相片，我是要定了的，石江道，這一點小小問題，本不算一回子事，不過，我不願意將相片流在外邊，還恐怕惹起誤會，與你也不利，你出閣我情願送你一票禮，但是我不知道買甚麼好，不如乾脆送一筆錢，隨便你自己辦甚麼，並且你私下有幾個現錢，手頭上也活動得多，我是個大名士，所以我的舉動，總是教人莫測的，豈能與平常人一樣，柳沁芳沒想到他居然這樣多情，要相片不過是借個題目，既然允許送錢，又何樂而不收呢，心裏十分痛快，口裏還假意推讓，說你以為我愛你，是為你有錢嗎，石江道，我並不是拿

錢來說話，因為替你打算，我盡一番心，也不枉相交一場，請你不要錯會我的意吧，柳沁芳心中十分得意，裝着深情樣子，不由眉目之間，露出戀愛的態度來，並且小聲說道，你不能在外邊過夜，我總要請你在一起玩玩，明天我就要歇工了，咱們在光明見面好不好，石江道，也好，我同你錢行，咱們明天瞧過電影，一同去吃飯，晚上再看大戲，盡量的樂一天，留個深刻的紀念，我還要履行我方才說的話，收不收在你，我也不多坐了，好吧，明天再見罷，拿着帽子正要出門，柳沁芳偏要拉着他囁咕一大陣，不外是將他罩住，防其出門叛變，經過一番叮囑之後，知道他至死不變了，這才將他放走，不提柳沁芳雙方圓滿，單說黃其唐這個人，是黃其唐的遠房弟兄，這一次他看出柳沁芳和黃其唐的情形，知道是個活做的圈套，他慢慢打聽，全是程鵬運，一人作主拴做而成，他心想這小子必有很大的好處，他抽個空閑去找程鵬運，想從中沾潤些許，誰知程鵬運心腸太狠，口頭毫不鬆動，他想這小子太可惡了，非同他拚一拚不可，所以天天晚上到黃其唐家裏，或是小公館裏，總想進言破壞，一面私自常到露水軒獨溜，假意挑一個蔡

簾霜，花些小錢，以打聽他們的祕密，柳沁芳歇工的頭一天，自然是同石江在光明看電影，這宗消息，居然被他探聽了去，他立即抽空報告給黃其唐，黃其唐聽見這個消息，如何不怒，說這個小子，我一定不能饒他，今日我帶個人去，抓着這小子，我得教訓他一頓，再說柳沁芳也太不是個人了，明明前天跟我約好，不再做生意，總算已經我的人，怎麼還同這個小子看電影，程鵬運說話太靠不住，他說沁芳是不得已，看起來全是假的，我得找他問問去，便連聲喊人，快找程二爺來，黃其唐道，這件事你要想調查個水落石出，斷乎不可讓鵬運知道，只輕輕巧巧的，也不用多帶人，犯不上爲一個女招待動真氣，你是金枝玉葉，你要是看穿了，不要他就結了，今天我倆等電影開映之後，再入坐，等那休息時間，再一考查，最好坐在後面，不動聲色，看他們的情形行事，你要抓着把柄，就可以索回財禮，豈不是一上策，如若打草驚蛇，將他驚走，那他仍是要賴，你捺着性子，讓我替你擺佈他，黃其唐道，我生平要鬧就鬧一陣，對我偷偷摸摸，比甚麼還難受，既然你這樣說，可以弄回錢來，那我就忍一陣子，且過他媽的癮，等到

時候再去，於是祇好躺下來抽煙，原是燒好了的泡子，一個個都同小鼓似的，又圓又光，只要往斗門上一上，就可以抽起來，兀奈他今日氣性不好，手裏有些輕重不勻，接連毀了好幾個，氣得把槍一扔，口裏喊來一個人，你們都死了嗎，黃其龐連忙說道，我來替你上吧，看你氣得這個樣子，犯不上爲他們動甚麼真氣，正說到這裏，程鵬運同包偉一路說笑着進來，程鵬運看黃其唐面色銖青，他狠是機靈，雖然不知道爲甚麼事，他從來是不問的，祇冷冷的往旁邊一坐，包偉向來是愛碰釘子，最不會看顏色，只往烟榻上來湊，冷不防黃其唐吹的一聲，冷笑道，交朋友就是這麼回事，那有真心爲朋友的無非爲幾個錢，真不要臉，包偉問道，誰不要臉，黃其唐向來最會遷怒，也不問人家臉上下得來下不來，答道，包爺別問了，你以後要臉些就得啦，祇罵得包偉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祇堆着一臉苦笑，黃其龐恐怕黃其唐越罵越高興，走露消息，就連忙使個眼色，教他別罵，又撈起表來看看，表示時間快要到了，教他權忍一會，黃其唐果然聽話，低着頭吃烟，不過程鵬運心中有些明白，假托解手就走了出來，拉着小廝們問是怎麼回



子事，小廝們也不知其詳，祇說他們耳語的情形，報告黃其唐，却沒料到柳沁芳，在這個時期，還會同石江上勁，不知道柳沁芳有柳沁芳的心事，他因為同石江認識以來，覺得可欺，早就想做他一票，現在要脫身了，此時不下手，等待何時，所以大着胆子，要同他看電影，居然石江上他的圈套，許他一大筆錢，利令智昏，沒想到利害關頭，往往要防着有人破壞，柳沁芳閱歷尚淺，舉動未免冒失，這一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往光明影戲院而來，那時天氣已經微涼，身上穿一件新製的法蘭絨白大衣，裏面穿着新方案花樣的印度綢夾旗袍，腳上登着白銀色高跟鞋，手上戴着黃其唐給他的鑽戒，光彩十分動人，爲的是要石江死力報效，那石江早在門前眺望，一見柳沁芳，連忙喜笑相迎，比肩走入一個廂，切切私語，全無避忌，電影一幕一幕的演起來，這一對痴男女，彷彿都入沉醉狀態，黃其唐同着他的令兄黃其龐，這時已經進來，只在最後一個角裏坐下，預備到了休息時間找人，黃氏昆仲動身之時，並未招呼程鵬運，程鵬運心知不妙，趕緊一步踏跟跑到露水軒來，找着二號，問她究竟，二號一見程鵬運，就告訴他五號同石江今天

在光明看電影，只嚇得程鵬運一身冷汗，本待自己去到光明，又恐怕黃其唐弟兄看見，祇好要求二號辛苦一次，去找着柳沁芳招他出來，以免碰見黃氏弟兄，發生衝突，二號道，你每次口頭很甜，總沒個實惠，誰願意替你當這樣差，拿着架子不肯去，程鵬運狠一狠心，拿出二十塊錢送她，她往桌上一扔，說道誰沒有見個錢的，轉身就要跑，程鵬運拉着他道，好人我身上全撈出來送你吧，一面說一面真個拿出皮夾子來，全數也不過三十有零，央告道，時間很緊，你快去罷，你實在不去，我祇好找一號去，你何苦好生意讓人家做呢，二號道，你乾脆找一號罷，狗眼不識好人，你還當人家同你好呢，這回子事，是誰給通的路子，算哪，咱們也別再要好，你去找她罷，程鵬運道，我還是找你，誰教咱們真好呢，於是拿出身上所有的銀錢，約共三十餘元，只往二號口袋中塞進，並且許送一件新大衣，二號這才動身前去，程鵬運又叮囑他，只可在暗中搜尋，千萬別驚動了黃氏昆仲，先看包廂，石江第一次約柳沁芳看電影，決不好意思到散座裏去，不過男女有要避免目標的時夜，却有坐在一角的，你要細心體察才好，我就在這聽信

，最好把沁芳約來說兩句話，你就說他家找他有要緊事，讓石江那小子獨坐一會，二號答應登車而去，到了光明院，電影都快到休息時間了，嚇得他連忙上樓，遵着吩咐跑包廂，那柳沁芳果然在內，他只把他一拉，就拉了出來，幸喜無人覺得，剛走到門口，電影忽然停止，燈光一亮，黃其唐似乎瞥見他倆的後影，覺得很像，黃其庸却未看見，還目光如電的凹下找尋，毫無蹤跡，却看見石江一個人巍巍的坐在包廂之內，他同黃其唐說道，你看石江不是坐在包廂裏嗎，柳沁芳必定便旋去了，一會自然會來的，黃其唐道，我方才看見兩個女子背影，彷彿是他同二號，也許是出來散散，黃其庸道，不好了，要是散散，石江怎麼不同行呢，這其中必有毛病，恐怕走露了消息吧，我們趕緊出去看看，於是跄跄踉踉，跑了出來，那裏還有影子，黃其庸道，我叫你莫發脾氣，果然驚動了小程，二號本是他的人，一定是他差他來把沁芳弄走，教我們抓不住把柄，咱們此刻再到露水軒看看，說不定小程還在那裏，黃其唐道，假如看見小程杵着面子，反爲不好，罷罷，太沒來由，白耗我半天精神。回去罷，不要這個臭貨就完了，黃其庸道

，你交給我，我總替你弄回幾個錢，黃其庸道，也好，那我就先走一步了，說着就上汽車而去，黃其庸一個人氣憤憤的往露水軒，他這人有智而遲，處處落後一步，此時迅雷不及掩耳，既然料到他們還在露水軒，就應該坐在一輛快車，趕去看個究竟，他偏又狐疑不定，生性又極吝嗇，以爲祇有幾步路，用不着坐車，眼睛又是近視、走得非常迂緩，喘氣喘得一身大汗，及至跑到露水軒，那程鵬運一行，早已不知去向，祇有蔡籐霜靠着窗戶坐着，在那裏打一件毛絨半截衣，見了他來，抬頭望了一眼，歎了一口氣，黃其庸問道，你看見小程和二號嗎，蔡籐霜道，你還問呢，做事不機密，都被別人算計了去，人家剛走不到一會，誰教你來這樣慢的，還有沁芳呢，穿得真齊整，你們家的傻大爺花錢，陪着別人玩，黃其庸道，你可知道他們現在在甚麼地方，是不是又出石江一起，蔡籐霜道，這個請你別問吧，人家防我，如同防賊呢，自經你們把沁芳弄得下了工，咱們這買賣都給弄壞了，我也管不着他們，今天二號出門也不通知我，我問問他，他還同我頂嘴，此時又跑了，我這一號也別當了，黃其庸見問不出什麼來，只好快出門，

心想小程這東西真壞，我非得破壞你們的事不可，隨即打個電話到黃其唐小公館來，知道黃其唐在那裏，連忙趕了去，盧二爺也在那裏燙烟，黃其龐知道盧二爺眼界較高，本看不起柳沁芳，他就用言語打動道，盧二爺，你看柳沁芳怎麼樣，盧一鳴隨便答道，黃大爺賞識的人自然是不錯，黃其唐不覺哼了一聲，當即說過，我過於抬舉他了，這個人真不要臉，盧一鳴連忙問所以，黃其唐說出來真丟人，遂將方才電影院的情形，約略說了幾句，並且這宗人必須報復他，才出我胸中惡氣，盧一鳴道，這宗人身份本來不高，楊花水性，前些日子，我看老兄正在熱風頭上，我不便說甚麼，我勸你現在已賦了，把他丟開就得了，何必找甚麼氣嘔呢，黃其唐道，不行，我已交出七千多塊現款，難道就讓他白拿去不成，盧二爺道，這到容易，你就責任鵬運去交涉，把錢弄回來就得了，不過多少總要吃點虧的，黃其唐道，我覺一弄回幾個錢，還不足以出氣，我想我簡直裝不知道，答應他們結婚，到了臨時，我給他一個下不來，當着許多來賓，羞辱他一場，讓那丫頭丟臉，我花幾個錢花得起，你看如何，盧一鳴知道黃其唐的皮氣，生性與錢有

難，錢越花得糟，心下越覺痛快，明知照他這樣做法，並不見得面子十足，偏是他要這樣做，當下不便勸阻，心中實覺好笑，不過程鵬運對自己很巴結，應當盡個附友之道，來迴護迴護他，想定了主意，就說道，這件事平心而論，鵬運不能算錯，他不能保這宗女子貞潔，祇是過於信任他了，再說你們在光明並沒有看見甚麼，不過有兩個女子背影很像他們，現在摩登女子，那一個不是燙髮皮鞋，如何能看得出是誰，所以我覺得你在氣憤頭上，難免沒有誤會的地方，現在你不動風色最好，仍按原定步驟進行，暗中却可以稽查他們行動，設如這柳沁芳果有負你的行爲，你到了那時，無妨羞辱他一場，假如事出誤會，你忽可封他一宮，再說我們用了幾千塊錢，硬要拿回來，也未免教人說我們小氣，由他去就得哪，小程的爲人，糲糊地方是有的，不見得就跟人家串通一氣，我這是客觀一方面的話，你以爲如何，黃其唐向來是沒有甚麼主意，先前聽黃其龐說的以爲有理，現在聽盧一鳴說的更是有理，不知不覺，氣也沒有了，姨太太在傍嘻嘻哈哈笑道，你生性喜歡拈花惹草，今天老三，明天老四，簡直弄不清楚，無端找氣嘔，我看你

很冤，黃其唐道，要不冤，還沒有你進門呢，姨太太斜睨他一眼，並在肩上拍一巴掌，打得不輕不重，十分舒服，這時都沒有甚麼心事，獨有黃其龐十分難過，本意想打動盧二爺，說柳沁芳的壞話，借此可以報復程鵬運，沒想到盧二爺反爲替程鵬運彌縫一陣，看看話是說不進去的了，自己覺得無味，祇好托一個事故走了出來，一計不成，再定二計，他原在一個機關裏任職，這天請了一天假，第二天勢須到班，可笑他的同事，見他曠公不來，還以爲他迷上了蔡籐霜，死七八捏要他請客，他爲人逼迫得沒有辦法，祇好在露水軒定了一桌自磨刀，重到露水軒來，蔡籐霜見他肯捧場，自然歡喜，不覺假以辭色，這徐娘的風韻，如同食蔗，愈老愈甜，看他外表似乎不見得好，可是一領略個中滋味，竟有牢不可拔的魔力，這次黃其龐爲了探聽秘密，同蔡籐霜原來是假好，但是經過多次假好之後，久假不歸，反而真個沉迷起來，他的同事之中，原有一個馮得明，却愛上了三號招弟，兩人同吃同溜，露水軒常有他二人的踪跡，因爲走得太勤，於是把石江和柳沁芳的事跡，打聽一個明白，知道那一天程鵬運，如何運動二號前去知會柳沁芳

，後來又把石江從電影院找出來，在某處吃飯，石江竟送了柳沁芳不少的錢，程鵬運不敢同石江在一起，祇是被二號拉住，敲了一件大衣，盡了義務之後，不免又受點權利，同到棧房去鬼混了一陣，這些事既被黃其庸知道，自然又去報告黃其庸，浸潤之譖，力量是極大的，不由得黃其庸不信了，程鵬運的地位，漸漸不如以前，他知道要挽回這事，惟有裝不知道，仍舊進行着，教柳沁芳也裝不知道，完全用一個媚字訣，黃其庸不找柳沁芳，柳沁芳偏找黃其庸，黃其庸第一次不肯如約而至，他二次三次糾纏不清，非見黃其庸一面不可，見面之後，黃其庸不題起石江，他總是輕顰淺笑的逗着黃其庸說笑，黃其庸略有露出石江的意識，他也不置辯，祇是低頭含淚，做出愧悔可憐樣子，黃其庸這人，向來對於婦女，總有些面軟，竟使不出性子來，看到了婚期的頭幾天，柳沁芳早在倦遊別館開闢了一間臨時新房，又把黃其庸找去了，先行交易，他製了的裝新衣飾，都一一拿出來，請黃其庸過目，問他好看不好看，黃其庸說好，他裝出非常歡喜，黃其庸說不好，他就臨時掉換，無限的使用柔情，漸漸黃其庸有些回心轉意了，程鵬運



又興頭起來，佈置禮堂一新，發帖子，請黃其唐常來往的幾個朋友和朋友的姨太太，男男女女湊了十幾個人，男友之中有幾位都是票友，還預備排幾齣戲清唱，這班票友，巴不得有這宗場面，來出出風頭，所以都很高興的答應着，喜期那天，居然十分熱鬧，新娘子打扮的花枝招展，女嬪相却祇一個，由二號花如蘭擔任了，因為這是納妾，不是真正結婚，所以禮儀從簡，證婚人主婚人一概免掉，祇等黃其唐一到，媽媽糊糊的讓新娘與黃其唐鞠三個躬，再對男女賓鞠三個躬，就算成禮，發的帖子是四時觀禮，六時入席，所以到了三點鐘，賓客就陸續到場，女賓忙着看新娘子，男賓忙着佈置唱戲，先商定戲目，自然找些吉祥戲唱，惟有盧一鳴心中明白，今天這局面，是成是敗，還在不一定之中，所以推說今天鑿子不好，不肯排入，看看到了四點鐘，還未見到來，程鵬運真有些急了，打電話去問，黃其唐不肯接，只派了一個僕人接，說請程先生來一踫，大爺有話說，程鵬運這才知道事情仍是不妙，只好趕到黃家，黃其唐書房之中，甚是寂靜，祇有一個冰冰女士同他對躺在烟榻上，程鵬運走了進去，黃其唐同冰冰都不做聲，程鵬

運祇好在傍邊椅上一坐，臉上堆着笑，正要開口，冷不防黃其唐從懷中撈出一件東西來，祇往程鵬運面前一丟，程鵬運戰兢兢的拾起來一看，是一張照片。柳沁芳坐在前邊，石江坐在後邊，却用手從後面繞到前面來，挽着柳沁芳的手，神氣都異常的肉麻，程鵬運一見，不覺吃了一驚，心想這妮子竟敢這樣大做，怎麼這東西到會他手上來，當時因急生智，接了過來，就撕成兩半，黃其唐急道，這是我

的把柄，你爲甚麼給毀了，這不顯見你也通同一氣嗎，程鵬運冷笑道，我同柳沁芳須要拚個死活，我當是個好人，他却如此負心，大爺肯饒他，這還了得，他竟敢這樣兩面做人，也不知道我程鵬運在天津衛的字號，姓石的同柳沁芳他們要是

有活命，我不姓程，說着站了起來，就想去拚，黃其唐是個有錢的人，最怕的祇有流氓混混，程鵬運在黃其唐面前向來吹他自己對於三教九流，無不熟悉，認識

混混極多，在下流社會有極大的潛勢力，黃其唐信以爲真，即如這一次，他心中

雖然十分不願意程鵬運，外面還敷衍着，就是這個原故，此時本來很大的氣，但是見程鵬運一生氣，他的氣反而回去了，一翻身從牀上爬了起來，一手拉着程鵬

運，急忙說道，這件事我並不怪你，只怪柳沁芳太不是人，你且坐下，咱們從長計較，現在決計要丟他的人，這一張撕破了的相片，你給補起來，替我拿到倦遊別館，在各位朋友面前道歉，今天這個局面，作為罷休，柳沁芳他愛在倦遊別館住一萬年也由他，咱們自己人散了就得了，請他們都到雲安飯店吃飯，我六點準到，你也不必介意，我並不怪你，只是有一天我到光明去，分明是石江和柳沁芳在一起，不知何人走露消息，讓他先走了，我彷彿看見是二號同他出去的，程鵬運聽見這話，臉上一紅一白，勉強笑道，您的偵探之學，我真佩服，那天您會知道他們去看電影，並且這張像片會落到您的手中，您簡直成了大偵探陳查禮了，黃其唐不覺得意道，我是不敢，我要幹一件事，那教你們神鬼莫測，快去辦事吧，少說廢話，黃其唐一高興，一天風雲，化為烏有，大爺們的皮氣，說大就大，說小就小，程鵬運對於黃其唐琢磨最透，不然，他怎麼能吃上他呢，當下程鵬運拿了像片粘好，也就出門，他的本意，原也不一定需要黃其唐同柳沁芳結合，他目的只在金錢，現在拿錢到手，黃其唐萬無索回的意思，他落得順水推舟，充做好

人，一步趕到倦遊別館，朋友們見黃其唐久久不至，知道有些毛病，有那交情深  
的，知道一些內容，如盧二爺之輩，自己就先散了，不知道的還擬些開新房調新  
人種種節目，最可憐的就數幾位無聊票友，聯合五六個人，湊個公份，一人三四  
毛錢，送一個極小的銀盾，上鐫天作之合四字，上款是其唐兄納姬之喜，下款是  
同社弟某某鞠躬，他們逢着人家有喜慶事，花上幾毛，可以大過戲癡，大出風頭  
，臨了還吃人家一大頓，實在一本萬利，這次程鵬運並未發帖子請他們，只因黃  
其唐在這個票社掛了一個名，他們就跑來湊個熱鬧，程鵬運生性刻薄，這次他趕  
到倦遊別館，只在他所發帖子的範圍以內，照着黃其唐吩咐的話，約到雲安飯店  
，柳沁芳一方面，他也懶得通知，這些朋友，爽與陰乾大吉，並且囑咐衆人，緩  
緩而行，免得驚動，如是一班一班的散去，結果祇剩柳沁芳，以及柳沁芳的高堂  
，在房間驗等，花如蘭姊妹也不知去向，禮堂上只剩幾位大票友，看看情形，越  
來越不對，柳沁芳在房中，以爲黃其唐吃烟的人總不免稍宕時刻，自己處於新人  
地位，不便出來瞎走，所以這宗情形，完全不知，他的高堂，原是一個木頭，駭

頭驗腦，也就安安穩穩坐着，只是票友中有個叫小王的，較爲機警，他看見禮堂頓形寂寞，他才說道，莫不是黃其唐來了，另闢了一個房間，這些人全去包圍新郎去了嗎，於是把茶房叫來問道，黃大爺來了嗎，茶房答道，前天是在這裏過夜的，今天不知道，小王急道，蠢才，你不知道黃大爺今天是好日子嗎，他到這時候，還不來成禮，我恐怕他另外開了房間，所以問問你，茶房道，沒有的事，他的朋友都散了，聽說黃大爺今天不辦喜事了，帳房裏只拿了幾塊定錢，方才問程先生要錢，程先生吩咐跟柳小姐要，帳房正在算帳，一會就上樓來找柳小姐呢，衆人閒聽，面面相觀，如同青天霹靂一般，從來湊熱鬧，未遇見虧本之事，這回真是萬想不到，三十六策，走爲上策，於是忙着收拾傢伙，一陣烏亂，並且互相瞞怨，爲甚麼要同人家捧場，真是捧場的下場頭，不提這班高明票友，且說柳沁芳聽見外面烏亂，又見客人忽稀，不免心中驚惶起來，也顧不得體面，祇好跑出來一看，正值茶房拿着店帳進門，口稱柳小姐，這是您的帳，柳沁芳不由得一楞，順手接過一看，氣得手發起戰來，說道，你們飯店裏的規矩是這樣嗎，我沒叫

你開帳，你忙的那一頭呢，茶房道，我們原不敢這樣辦，是方才程先生囑咐我們，叫我們開帳給您瞧的，柳沁芳愈加生氣道，你們就那樣聽他的話，你們是他的孫子嗎，茶房急道，您給不起房錢，犯不上罵人，我們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一下要辦喜事，一下又不辦了，今天大好日子，你們不租禮堂，還有別人來租，你們不辦喜事，就想不給錢，那可不行，這個茶房本是個西崽出身，見了洋人十分恭順，見了中國人，向來總是硬碰硬，一句話也不肯讓步的，今見柳沁芳開口罵他，不由得也就火了起來，兩個人吵做一團，還是別的茶房看不過，跑過來把這茶房拉開，這時飯店裏住的客人，聽見吵鬧，都紛紛出來看熱鬧，柳沁芳穿着一身新娘禮服，又羞又憤，赶忙重回房中，把衣裳全脫了，重換一身便裝，這時另一個茶房已經跟他房裏來，房門外，却堆了不少看熱鬧的人，都說這事透着新鮮，紛紛議論，只急得柳沁芳無地自容，叫茶房把門關上，衆人才紛紛散去，柳沁芳問茶房道，究竟怎麼回事，茶房說，我也不知道，就是程先生來了以後，就同許多來賓，輕輕的說了幾句話，來賓跟着就一撥一撥的走了，這事您祇打電話

，問問程先生就明白了，柳沁芳這才如夢初覺，心想小程真不是人，甚麼都做得出，即算出了錠子，爲甚麼不通知我呢，偏讓我受這宗窘，臨了還叫人拿帳單來逼人，如是越想越恨，越想越酸，不由得伏着案上，哭了起來，他的娘雖然有當老鴿的度量，却沒有當老鴿的才幹，這時祇急得咳嗽嘆氣，毫無主意，到是茶房看不過，說道，這事不是一哭就可以了事的，必定要想個主意，來解決這件事，今天這個變局，當然是黃大爺故意陰你們，不過你們有沒有憑據，要是有憑有據，你還可以告他，敲他一大筆錢，犯不上哭，你們哭死了，他也不管，柳沁芳的母親，本是個大渾蛋，聽說有錢可敲，連忙拉着茶房，問怎麼一個敲法，柳沁芳在氣頭上，見他娘那樣傻頭傻腦，恨得祇把他娘一推，幾乎栽了四脚朝天，他娘也急了，說你這潑貨，人家大爺給想法子，替咱們弄錢，你反到火了，你有錢你給，我可不管了，柳沁芳道，你本來不配管，氣得問茶房，這有電話嗎，旅館那有不裝電話之理，柳沁芳在氣頭上，說話都有些不近情，茶房忙說有，就領他到了電話房，柳沁芳就要石江的電話，左要也要不來，右要也要不來，氣得請茶房

替他代要，最容易把石江找了來，柳沁芳告訴他今日受窘情形，石江這人最是痴情，當即一口答應，替他了這件事，隨即趕到旅館，把帳房數說一頓，爲甚麼不找程鵬運要錢，而找柳沁芳要錢，帳房說他們本是一起的，從前定房間一切等等，都是柳沁芳出面，所以祇能同柳沁芳要，石江拿帳一看，連租用禮堂也不過四十有零，數目不大，知道同這些市僧是無有甚麼可說的，於是撈出四十幾塊錢，把這件事給了哪，柳沁芳現出充分感激樣子，一面要求同居，以身爲報，一面要求對付黃其唐的方法，石江對於同居一層，暫時不能答應，還是讓他母女，仍回貴寓所，再聽下文，至於如何對付黃其唐，總要從長計較，不是急切所能解決的，這次黃其唐雖花了七八千，石江却賠他花了不少，柳沁芳到手不過一二竿之數，其餘全歸程鵬運笑納，臨了還坑柳沁芳一下，這也是柳沁芳不能甘心之點，未免要找律師，來個法律解決，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二一回 美女冠軍金光銀氣詞客傷逝綠暗紅稀

石江這人有一點駿氣，猶其對於女人，向來無有不是白盡義務而不要權利的



，這次當然不能例外，當下替柳沁芳付完飯店帳之後，第二步就進行如何對付黃其唐，以替柳沁芳出氣，他有一個朋友，正是很有名的律師，名叫包覽宋，這包覽宋在地面上赫赫有名，很打過幾個有名的大官司，他的名字，常在報上披露，不是某某人的法律顧問，便是代表某某人聲明一切，都是很闊的人請他，於是他的地位，逐漸增高，手下幫辦律師，用了四位，書記用了四位，他的事務雖忙，他從不自己動手，起稿打官司，都是別人替他辦，他只是八面張羅，招來買賣，應酬上忙的不亦樂乎，石江和他有同學關係，從來石江要找他，總是不花錢，他為朋友的，也很肯盡務，這次柳沁芳的事，石江和他一商量，他說中國現行的法律，最講究證據，可惜沒有婚姻契約，作個硬證，祇有當日程鵬運代黃其唐發的帖子，可以權充證物，不過這帖子上面，也沒有甚麼很充分理由的憑據，也可以說是女家自發，其勢非要拉出幾個證人不可，這證人必須要當日來吃喜酒，可以聲述一切情形，這證人很難找，因為多半都是黃家的朋友，那豈有不幫着黃家的道理，所以想來想去，最好不經過公訴，祇由包覽宋出一個名，向黃其唐寫一封

信，要求他賠償柳沁芳的損失，私和了事，再爭出幾個錢也就得啦，不過數目太大，必定辦不到，須要量力而行，當下二人商好，交一個幫忙律師辦理，好在這宗事在社會上狠多，信稿都是通套，果然寫了一封信給黃其唐，黃其唐接信之後，狠是生氣，願意同他打官司，而不願私和，這時忙壞了程鵬運，他怕果真要法庭相見，其勢要翻出他的底賬，他祇好去找盧二爺，求他挽回這事，盧二爺知他這人，雖不是好東西，但見他頗有才幹，將來或者有用他之處，又本是黃其唐的紅人，落得成全他，於是就去找黃其唐，說你本是簪纓世族，要是同一個女招待打官司，狠犯不上，再說他一個破落戶，你一個有錢的人，人家必定都是同情於他，而想你的方法，無論那一方面，都沒有甚麼好處，算了吧，我正要到北京，你同我去玩一蹓，散散悶，這點小事，交給小程就了啦，黃其唐道，我不能讓人家覺得我好欺，一見律師的信，就吓着了，以後我還在天津玩甚麼，盧二爺道，得哪，那個敢欺負你，這包覽宋我也同他還熟，叫他以後幫着咱們，咱們賞他幾個錢，沒有不聽話的，黃其唐道，你老兄熱心，替我了事，我再要執拘，就太不

像一句話了，實在這姓包的，在天津字號很叫得響，我偏要同他碰碰，我這人吃軟不吃硬，別人怕他，我單不怕他，盧二爺道，是宗人是江湖道，他硬甚麼，見了錢就不硬了，假如你這宗大有名望的人，要聘他作法律顧問，於他的招牌上大有榮耀，他還不是竭誠歡迎，我跟他說說，教他替咱們和了，不許多化錢，他要想搭上咱們這宗主顧，自然惟命是從，原不算一回子事，你不必把他放在心上，經這盧二爺一說，黃其唐也無所不可，總之當大爺的原是沒主義的，包覽宋對於柳沁芳，既是白盡義務，當然也不肯十分賣氣力，好歹弄出黃其唐幾個不痛心的錢，一天風雲化爲烏有，大報上又登着黃其唐聘包覽宋的法律顧問，不在話下，且說女子招待的風氣漸漸傳開，露水軒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弄得關門大吉，柳沁芳重理舊業，當時就有個秋芳電影院聘他，這秋芳電影院名爲電影院，實際本是演大戲的，不能天天演唱大戲，常有脫空的時候，就用電影來搪塞，因爲平常演電影的原故，當然也無須乎好片子，無非是些國產火燒紅蓮寺西遊記，這一類的幼稚神怪片，票價很低，專門做平民化的生意，在中國民智未開的環境支配

之下，大國民的腦筋裏，總是孫悟空二郎神，劍仙俠客，女俠男俠，鬧不清楚，所以這種電影片，也有一部份號召勢力，再加以大經理頭腦新穎，他想這女子招待，本是新上市的玩藝，必定有極偉大的號召力，他們飯館可以用女招待，難道電影院不能用女招待不成，況且飯館總是燈燭輝煌，明亮亮的，我們電影黑沉沉的，男女間電氣的溝道，似乎更便當一些，我們可以兼營副業，連帶賣茶賣水，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只要有幾個漂亮女招待，一兜攬，不要說愛看電影的得來，不愛看電影的也可以來，暗中摸索，必多興趣，我可以賣成一個女招待，就得賣多少碗茶，譬如一毛錢，一天賣十碗不算多，就是一塊大洋，一個月計算，就是三十塊大洋，除下女招待的工錢，必定可多餘二十幾塊，要是用二十個女招待，就餘五百多塊錢，未必不算一筆收入，再說加上一批娘子軍，又必能拉一部份坐位，營業上無形之中，要增進不少，這種計劃，商定之後，就上一個稟帖，到該管官廳，說是提倡女子職業，一派極冠冕堂皇的話，官廳照准之後，新營業就開始了，柳沁芳在倦遊別墅一度結婚，雖屬不成，名譽上竟是因此大震，反

而天津有了艷名，秋芳電影院就第一個慕名而來，聘他爲一號女招待，授以總攬全院三十幾位女招待之權，那時花如蘭姊妹，也被另一個電影院聘去，各樹一幟，爭奇鬥妍，單說這秋芳戲院，除了柳沁芳之外，還有幾個出色人才，一個是閩產，姓林名雙卿，長得十分俏麗，年歲雖不大，脾氣却極其驕傲，混名叫玫瑰花，比喻他雖然好看，却是有刺的，一個是粵產，名黎麗麗，像貌雖然有些粗眉大眼，却粗具胡蝶的模型，富於肉感，兩乳之大，不亞歐美女人，待人接物，和氣而爽快，所以也有些人樂於接近他，有一部份勢力，其餘的像貌都生得平常，只是耳目薰陶，舉止動作，都帶幾分妖氣，有些顧客們，就專喜歡妖氣，泡一碗茶，必定要借故與女招待兜搭，無話找話，說說笑笑，挨挨擠擠，不知不覺電影一滅，彼此都入港了，久而久之，就有個摸大腿的口號，因爲大腿既是接近要害，又覺易於摸索，不須遠求，儘可耍玩，慢慢磨擦生電，水到成渠，男女之間，有說不出的一種愉快，西洋名詞叫作惹夫，東洋名詞叫做種種接洽，接洽停妥，再做第二步工作，於是一角錢茶錢之外，小費到要九角，共計大洋一元整，這還只

能算有普通定例，假如要是上勁，就得小費四元九角，共計五元整，假如今天不想吃茶，而不能不給小費，就可以說記上一碗茶，而把小費如例，可是各人的客人，都是涇渭分明，不容掉換，一號的客，永遠歸一號泡茶，二號不得上前，二號的客，三號不得上前。這叫作誰的座，要是搶了別人固定的座，立時醋海興波，大犯茶規，必須要這個女招待因故離職，才可由別人接替，當一號的，地位尊崇，為顧全矜嚴地位起見，不能隨處兜攬泡茶，必須客人叫他泡茶，他才能來泡，並且不能輕易同客人上勁，必須客人花錢花出一點資格，然後始能假客人以辭色，從二號起，就可以隨便兜攬，到處問人家吃茶嗎，往往碰見魯男子，反把頭一偏，嫌他們討厭，實在他們有他們的苦處，因為大經理責成他們，半個月要二百碗茶，大經理除上報賬一百五十碗之外，不免私下還要五十碗好處，否則立即撤差，不許寬貸，以重功令，可憐他們賣不到二百碗，竟要私下拿出錢來，以湊足二百碗之數，往往面貌生得醜陋的女子，竟是無人問津，跑出跑進，裝作一副笑臉，請人家吃茶，人家給你個臭屁不理，那半個月二百碗之數，如何湊得出來

不免私下當賈抵借，彌補虧空，這種情形，已經是極可憐的了，可是外面還要裝着十分高興，暗天裏一把酸辛淚，哭笑不得。奉勸各位看電影的高賢，遇見像貌醜的女招待，務必各發大菩提心，隨意喝兩碗茶，也不必給甚麼小費，他必定內心感激，司謂絕大功德，諸君要是不信，可以破費一毛大洋試試看，那感激的神情就不用提了，孟子說得好，拔一毛而利天下，就指這一類的事，大概楊老先生連吃茶都捨不得花錢，所以孟子挖苦他，閒言少叙，却說柳沁芳榮任一號女招待以來，舉止之間，比較從前更是闊綽，出門總是一輛新包月車，點着四盞水月氣燈，光彩四射，再加以服飾新奇，人才出衆，招搖過市，引得緊多遊蜂浪蝶，側目而視，家中的房子，也改賃了一大所，樓上是臥室，樓下是客廳，臥室設備，不亞人家小公館，除了陳列故式器具之外，還有幾張肉感裸體美人，又有無線電留聲機器等等，樓下客廳，更是出色，滿懸着名人字畫，當是石江替他張羅來的，石江并常啦朋友們來捧場，雖然柳沁芳不在家，他如同主人一般，招待一切，十分週到，有時邀幾位名流雅集，大家分韻做詩，將柳沁芳第一號招待八個大

字拆開，寫着某月某日在沁芳女史芳寓雅集，分韻得柳字，分韻得沁字，以爲分韻得芳得第一字不等，各抒大才，成詩一首，五言八韻，有的鉤心鬥角，極爲工整，有的東拚西湊，算是有韻，還都登在報上，大出風頭，一方面替柳沁芳鼓吹聲價，一方面名流借此也有事做，可是這些名流，常常雅集，苦於經費無着，虧這石江真能想出主意，雅集做詩，是可以四家去做，不限當日交卷，大家流及餘閒，打幾圈麻雀牌消遣，頭錢一項，積少成多，大可以開消飯費，補助房錢，名流之中，窮得雖多，總有幾個有錢的維持其間，否則沒有結果性，石江自己有錢，甘願報效，他的朋友也很有有錢的，所以每天湊一兩桌牌還不難，窮名流就白吃其間，有時替閩名流搶替一兩首詩，彼此都做成風流蘊藉，優哉遊哉，這是柳沁芳家庭狀況，至於他的交際，比以前大不相同了，秋芳電影院不能常演電影，必須演唱大戲，演唱的時候，都是到北京邀角，甚麼伶界大王伶界二王都請了來，演劇都是貴族化，樓下前排三元後排二元，樓上包廂二十元，差不多成了該院的標準價目，貴的時候還不止此數，照目下不景氣的狀況而論，應該上不了坐了



，却是不然，每次演劇滿坑滿谷，不下千餘人，以每人二元五角平均計算，這一夜的消耗費就很可觀了，人家都說中國窮，我偏說中國富，您要不信，只在秋芳演劇的時候，去看看，門外就是氣車三四十輛，門內更是鈺光鈿影，狐裘煌煌，一個個賽是天仙下凡，石崇再世，柳沁芳招待其間，眉語色授，像貌本是不錯，加以應酬功夫，十分圓滿，不免就有些遊閒公子，墜鞭王孫，看中了他，小費收入，本來已很有可觀，副業收入，尤其不在少數，他又學會跳舞，每天戲散之後，必到紐約舞場，去尋舞伴，風流韻事，不一而足，單說有一次大戲，有楊小樓楊老板，到大津來獨唱幾天，第一天貼的長板坡，子龍救主，摔子驚曹，渾身是胆，那戲唱得熱鬧非凡，却驚動一位民族英雄，因為這位英雄為環境，在那困苦掙扎之時，却有幾分像趙子龍，就是後來却不同了，一番苦戰之後，無意之中，會發了一大筆橫財，於是英雄也不做了，仗也不打了，爽興收拾細軟到天津來享福，可是有錢的英雄，比無錢的英雄還要榮耀，因為錢而英雄的關係，自有那些無錢而不英雄來巴結他，當下要拍馬屁，無微不至，才想到子龍將軍在長

板坡的勇氣，殺得曹兵落花流水，經楊老板演起來，活靈活現，大可以借此請這位大英雄看看，順便就可以口頭上大恭維而特恭維，恭維得這位大英雄高興了，說不得會把做英雄得來的錢，拿出來分潤少許，這也是姻緣巧合，大英雄還有大少爺，頗有些略宏勳的風度，當日父子都被人請來看戲，包了一個特別廂，來的時代，貂帽狐裘，闊綽異常，一到包廂裏，就有幾個女招待攏了上來，到茶到水，闊人是不必徵求同意的，到時候就可以來收茶資，奇巧這位英雄的大少爺，有些好色，不免一個一個的賞鑑賞鑑，也是柳沁芳時來運到，被這位公子哥兒一見就賞識起來，在老太爺面前，不便兜搭，楊老板四天大戲唱完以後，仍舊接演電影你道這位民族英雄是誰，就是名聞中外的牛慕星，牛慕星的大少爺，只將老太爺的幕字略加改動，換上一個小字，起名牛小星，好教人一見，就知道是牛慕星的少爺，這個例子，在中國是習見不鮮，既省事而醒目，他的父親，被人稱牛慕帥，他自然可以稱牛小帥，這位牛小帥有心要想找柳沁芳，自然繼續一人獨去看電影，柳沁芳這時曾經滄海，十分老練，對於擒縱手段，較前愈有進步，二人一

經結合之後，不覺如膠似漆連來，在電影院談情，尙覺不暢所欲，不免到柳沁芳家中談情，又不免到紐約舞場去談情，紅燈彩綠之際，耳鬢撕磨，情致纏綿，不在話下，祇可憐蔡籐霜，自從露水軒關門以後，竟成了失業的人了，年紀又大幾歲，各電影院各飯莊都不來請他，他的惟一情郎黃其龐，本是一個三等小頭目，地位雖不算大，手下還管着幾個蝦兵蟹將，於是祇好由黃其龐權充父桿之任，黃其龐常常提議，大家到籐霜家中去打牌，抽幾個頭錢，以維持這個潦倒衰退的美人，蔡籐霜的下處，却與柳沁芳大不相同了，祇在小異公寓，租了一個小小房間，一張木床，除了自己暫作行營之外，并且還借與臭蟲作了大本營，鋪蓋總算是自己的，祇可惜黯淡無光，房中除了一桌四椅之外，還支住一個臉盆架，另外有兩個舊提箱，提箱之後，有一個舊而且破的馬桶，似乎蓋子蓋得不甚嚴密，所以房中還充滿了木樨香味，這個房的面積，算是比火車的頭等包房大上一倍，房子的主人，憔悴可惜，爲着掙扎而生存的原故，臉上塗着很厚的粉，遠看還算光澤，近看却有些皺文，他的梳盒奩子也真別緻，是一個餅乾盒子改造，裏面無非是

梳子別針之類，他正在對鏡理裝，黃其庸引了一大班朋友走了進來，團團包圍，細加賞鑑，其中有一個最好開頑笑的朋友，名字叫來胡徠，他也來徵求同意，就在蔡籐霜背後一坐，用手搭着蔡籐霜的肩頭，口裏說道，水晶簾下看梳頭，是有多有趣的事呀，蔡籐霜雖然是天涯淪落，畢竟是大家出身，很有身份的人，如今迫不得已，流落到這種地位，哭笑不得，今見胡徠這樣不懂規矩，氣得把他一推，也不招呼衆人，一扭頭轉身走了，拿着臉盆前去搽水，這位胡徠真不知趣，口裏拉着很長的聲音，勁兒勁兒的亂叫，如同在雜耍場捧坤角一樣，還要跟着前往，一味胡纏，幸虧同人之中，又一位稍明事理的，一把拉着他，說道，這是黃兄的好意，約我們來消遣，你也不管人家是甚麼出身，萬一把事弄僵了，教黃兄面子上下不來，豈不是糟，胡徠還要分辯，黃其庸道，地方太窄小，各位肯來消遣，也就很感激各位了，只當是一件大發慈悲的事，救濟這個苦人，請各位萬分委屈點罷，於是這才幾個人親自動手，搭桌子，搬椅子，叫茶房弄了一副半新不舊的牌，就拍打起來，蔡籐霜這時結束停當，居然是徐娘風韻，雖是小牌，頭錢不多

，招呼上却很是不錯，水果香烟，應有盡有，蔡籐霜一面看牌，一面軟語溫存，大家都極爲滿意，這時却打動了一位心慈面軟的先生，原是黃其龐好友，姓辛名善，當下看見蔡籐霜這人可憐環境太苦，就連夜托人想法，替他找一個事，奇巧這時有人要開一個山西館，缺少幾位女子招待，又出不起很多的錢，辛善就把蔡籐霜荐了過去，替他計劃一切，蔡籐霜是經過幾番波折入了，自然悉心籌劃，替老板省錢，而得着實用，訓練幾個帮手，狠是用心，開張之後，這家菜錢，賣得極其便宜，加以幾個女招待，都十分活潑，不由得營業上就蒸蒸發達起來，凡事皆在人爲，那時山西飯館林立，女招待也不在少數，每家門前，都掛一塊大字招牌，本店新添女子招待，八個大字，以便吸收顧客，但是他的內容，不過找一兩個黃毛丫頭，濫竽充數，舉止十分粗俗，像貌又令人可嘔，所以他們幾家的顧客，仍然不能發達，這家却不大相同了，自從聘了蔡籐霜，授以全權，訓練女招待，蔡籐霜本有相當的經驗，並且不肯示弱，認真的幹，內部雖是東緊經濟，外表還要漂亮俐落，居然因才任使，用短補長，造就出兩個人才出來，一個三號，叫

吳春綿，一個五號叫夏雪媽，這兩個像貌，都不算何如清妍，祇是受了蔡籐霜的洶溶，知道衣服不能穿得太厚，必須要薄薄的，好現出曲線美來，每天換一件雪白制服，鑲上大紅牙子，一條袴子，用料不多，不妨略加考究，或是二毛一尺的軟緞，或是三毛一尺的印度薄綢，再鑲上點亮光化學的寬邊，一雙襪子，採用絲襪，只用黑色，取其耐久不必更換，要是底穿破了，好在人看不見的地方，祇用一塊黑布，將就做個襪底就得了，皮鞋似乎比緞鞋貴些，不過皮鞋却是耐久，當這不景氣的時代，各鞋鋪互相競爭，各有一種賤賣的貨，祇因式樣稍嫌過時，比原定的價目，便宜上一倍，各製一雙，也還不算難事，這一身穿戴，算是交代完畢，再說頭上的頭髮，是現成的，無須裝飾，祇到理髮店一燙，蓬蓬鬆鬆，居然入時，臉上的粉，不妨擦得略厚，以便做成冰肌，晚近臉上胭脂，講究蘋果化，點唇講究櫻桃化，都得仿效得應有盡有，再說說話的姿態，走路的姿態，一顰一笑的姿態，全得模仿時髦，務求動人，而兩個人雖是北人，蔡籐霜却是南人，所以這兩個人也都學成南邊樣子，以柔媚勝，初開張的幾天，知道的人不多，却

有些蔡籐霜的熟朋友來捧場，久而久之，漸漸都傳開了，人越來越多，老板是薄利主意大家，這時在門前又張一面大牌，標著幾樣時菜價目，并各種點心價目，都十分便宜，照顧的客人，只要花上一毛錢，吃樣點心，就可以平分春色，飽覽無餘，等到你若看上了之後，不怕你不大破慳囊，會撈出一塊錢來給小賬，人情本是如此，聽說有便宜可占，不占者，非爲人也，等到一占再占之後，不覺墮入色字一關，這一關非常利害，往往就可以發迷，一迷之後，那就無所謂了，即或是真沒有錢，也要東扯西拉，來填這個慾壑，假如是平素裝窮，原本是有錢的，那就不迷則已，一迷就肯把心痛的銀子，花了出來，所以貪便宜終久要吃虧，就是這個原故，況且這種小飯館的女招待，比較沒有甚麼身份，容易起人非分之想，譬如今天給了兩毛錢小賬，就報之以巧笑，明天給四角錢小賬，就奉送一條魚，再要闊綽點給上一塊，當然可以討論最高問題，以這樣容易的事，人有不上鉤的嗎，何況他們容貌既過得去，打扮又很入時，自然有極大的號召力了，有一天上午，這個小飯館，來了一位不常來的客，中等身材，像貌清秀，年紀不過三十

幾歲頭戴水獺皮帽，身穿禮服呢的絨大衣，嶄新的海龍領子，手裏拿一根司的克，光彩動人。吳春綿和夏雪媽知道這是特別主顧到門，都搶着上前招呼，一個接帽子手杖，一個脫大衣，招呼這位闊客到一個雅座，蔡籐霜一眼瞥見，知道尋常的毛巾有些陳舊，恐怕這位闊客嫌醜，趕緊跑到裏邊，把自己新買的一條毛巾拿了出來，再洒上幾滴香水，遞給他們打了一個把子，又知道飯館預備的筷子太不高明，特將自己常用的一雙化學象牙筷子拿出擺上，居然得到這位客的歡喜，一臉笑容坐了下來，這兩個人都受過相當訓練，無話找話，吳春綿道，今天冷哪，客說，對了，很冷，夏雪媽道，你剛下衙門，客道，你怎麼知道，我下衙門，夏雪媽道，噢，您不是掛着徽章嗎，這位客自己一看，胸面前果然掛着徽章，不由笑道，你真聰明，你叫甚麼名字，夏雪媽故意小聲小氣的道，雪媽，這位客真沒聽見，還是追問，吳春綿替他答道，他叫夏雪媽，這位客道，好雅的名字，你呢，吳春綿也是拿腔作勢的扭頭一笑，才告訴他，接着請問客人的尊姓，客人說姓原名通，於是他們就叫他原大爺，這位原大爺左顧右盼，覺得這兩個人都不俗，



不料這種地方，居然有這等人才，心裏是這樣想着，口裏間有甚麼菜可吃的，夏雪嫣出門倒茶，吳春綿答道，您問起來，不怕您見笑，小飯館那有甚麼好吃的，您此刻必定是餓了，我看同您乾乾淨淨做上四十個水餃子，叫兩盤小菜，一碗清湯，不要厚油，只要把味調得好好的，您不過多給他幾個錢，又得吃，又乾淨，您看好嗎，一個小嘴，能說會道，把這個原大爺真打動了，心想好玲瓏的女招待，必非池中之物，不知不覺就動了幾分憐愛之心，順手把他一拉，誰知他就坐了下來，竟坐在原大爺身上，却是又輕又軟，毫不沉重，看官你要知道這都是蔡籐霜訓練的成績，尋常飯館，那有這樣靈活的女招待，夏雪嫣倒茶進來，吳春綿就借此站了起來，說道，大爺，那樣安排好嗎，原大爺道，很好很好，吳春綿纔笑盈盈的走了，夏雪嫣作風比較穩健，說話雖然熱鬧，還不肯挨挨擦擦，原大爺却也因人而施，只同他談笑，並不動手動腳，原大爺這一餐飯吃得很是舒服，除付一元飯菜錢之外，加賞二元，每人一元，你道這原大爺是誰，乃是一個小小關人，原任某機關科長，又兼領一個局長，手頭上很是寬裕，每天應酬極忙，那裏有

功夫到這種地方來呢，祇因這天公事很忙，不便遠行，恰巧這個飯館，就在機關極近的地方，原想進去看看，可以坐一坐，否則仍是一走，不料一進門之後，竟有出人意外的事，會遇見這樣兩個女子，論相貌雖不算如何動人，應酬功夫，差不多的客子，都沒有這個場面，以為是意外收穫，不覺在同僚面前宣傳起來，於是這一個機關的人，上自祕書科長科員，下至書記僱員，都要去瞻仰瞻仰這兩個女招待，每到午飯時間，直擠得水洩不通，後來的都在廠廳號着，以便後補，把一個掌櫃的喜歡得合不攏口，大家商量擴充門面，越發看重了女招待，儘先撥給小費，好做些漂亮衣服，常常更換，把吳春綿夏雪媽都捧成財神一樣，可是天下事有盛就有衰，這家飯館，全仗女招待拉客，菜却實在不甚高明，號稱拿手的菜，不過是勉強可吃，況且祇有三五樣，倒來倒去，無非是幾樣熟菜，太吃久了，就要生膩的，中國人天生的嫉妬性情，看見你這樣做，有利可圖，他必定仿效你的辦法，所以不久這家飯館的緊隔壁，也來上一家，牌號都有意影射，弄一個音同字不同，千方百計物色貌美女子，竟列在第一項特別開支之下，目下生計困難

，果真有钱，焉有請不出人的道理，當時就有一二女子應募而來，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花如蘭姊妹，他二人在露水軒成績就很不錯，由露水軒出來，就到大中華電影院，電影院出息本不算壞，兀奈經理舞弊，弄得買賣雖好，結果賠錢，竟弄得關門大吉，他二人一時找不出事來，奇巧這家招人，於是連翩到這家來了，他姊妹本是南方人，身材婀娜，皮膚白皙，是天生的，應酬功夫，在兩處經驗過來，都有深切的研究，招弟現在漸漸長高，改名如蓮，姊妹二人，都各有各的死黨，他們先以為這家飯店太小，不足以屈尊，本不想到這裏來，只因貪他工錢出得多，又看見蔡籐霖他們營業蒸蒸日上，很接近高級機關人物，所以也覺得可以一幹，初來的時候，兩邊旗鼓相當，十分熱鬧，這邊是新張大減價，那邊是成立半週大紀念，兩邊各設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吸收許多街頭巷尾的音樂鑒賞家，成天的河南墜子評戲二簧唱着，堆了不少的人，一個個仰着頭，伸着耳，凝神細聽，賞下耳音，堆了不少的人，這是店外情形，店裏邊也很熱鬧，來吃飯的多是抱了食色二字的目的，兩邊旗鼓相當，各有兩個女招待，可惜兩邊的菜味都不好，起

初很哄一陣子，誰知慢慢會冷淡下來，只靠幾個常來的客，都是同女招待發生情感作用的，吳春綿等自有原大爺照應，暫且不表，却說花如蘭姊妹來了以後，也有個機關職員前來賞識，這人姓申名轍北，原是一個科員，因為善於鑽營的原故，升充一名主任，生性慳吝異常，家中用錢，都有一定限度，每頓飯限定小菜錢一角，還要一葷兩素，每一塊大洋的米，限定要吃十天，難為他的太太，真能安排出來，所謂葷菜，也祇好一塊鹹魚，一片豬肉，或是一個雞蛋，幾顆蝦米，所謂素菜，也就是一塊臭豆腐，一把菠菜，或是一把雪裏紅之類，所以一角錢還可以做出三樣來，米要不夠，祇好讓他老人家一個人吃飯，太太祇好吃粥，這是吃的限制，住的限度，是祇租一間小房，月租每月三元，用的限度，是太太洗衣裳的肥皂，以及柴煤燈油之類，限定每天一角，是這樣慳吝，他一家只有兩口人，每月家用不到二十元，說出來人家都不信，他如是的節省，他自己上衙門，向來是步行，車錢是不必列於預算的，每月薪水約有一百元左右，每月他總要積蓄七八十元，他在這機關混得很久，手裏約有幾千元，存在銀行生息，他怕朋友們向

他通融，外面總是裝窮，但是事實勝於雄辯，人家沒有不知道他是有錢的，但他有個癖好，總是想討一個小，於是有恨他的人，就逗弄他，有意無意的請花如蘭的妹妹花如蓮怎樣好法，像貌之美，不用提了，還是未破身的黃花女兒，聽說他有一個志氣，不願嫁平民爲婦，而想同官吏當一個小老婆，聽說一個錢身價都沒有，祇要對了意，簡直願意白送，句句話都打到他心坎裏，他要是一打聽，人家就不說了，彷彿怕給他聽了去，檢了便宜似的，他得知道這個消息，信以爲真，一個人鬼鬼祟祟，下了班，私自溜了去，一進門先打聽價目，只檢一角錢以內的東西吃上一樣，自己行頭又不整齊，那裏還有人來理他，花氏姊妹像穿花蝴蝶走出走進，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偏生那位說話的缺德鬼，早坐裏邊恭候，見他的大駕蒞臨，不由暗暗斲笑，外面還假裝同他好，連忙把手一拱道，申兄，這邊來，我替你介紹，死活把他拉在一起坐着，又把花家姊妹招來，說道，這是我們局裏主任老爺，輕易不肯到你們小地方來的，你們要好好招待才是，花氏姊妹信以爲真，十足的灌起米湯來，這個壞鬼拉人下水不惜工本，這次拿出錢來請他，並

開發很優的小費，花氏姊妹認爲這是好買賣，頗假以辭色，申轍北不花一個錢，就白得了花如蘭奉送一條魚，都是這個壞鬼慫恿成的，這一下魔力真大，申轍北回家都睡不着了，看得自己老婆，更是糞土不如，心裏總是默想花如蓮的情影，大打其如意算盤，很想同人家深談，好探人家的心事，要是一個錢不花，就能討來作妾，總算天下最便宜的事了，一夜盤算了一個夠，次日一早，特意在存款之中，取出一塊錢，心想今天總得充充大爺，學昨天那位同事的辦法，多給點小賬，預算祇能吃兩角錢東西，其餘八角，全充小賬，且不可同人去，一來說話不便，二來又恐怕多吃了錢，占了小賬地位，昨天那位撮合山，按理是應當回請，但爲這兩種原因，祇好寧我負人，所以去的時候，最好是燈闌人靜，次日辦公辦了一天，兀自頭腦不清，很碰了科長幾個釘子，好在官場中碰釘子是極稀鬆平常的事，他到不十分在意，容易盼到今晚，先回家中胡亂吃一頓飯，約莫到八點多鐘，預料別人也該散了，這才一個人溜到飯館來，大凡女招待的生活，原同窩子裏姑娘差不多，假如一個新客人，第二天又來光臨，就如同逛窩子回頭一樣，必

是這客人已經看中了他們，這宗客人，比較有一踏無一踏的客人強得多，當下花氏姊妹看他進門，心下早已明白幾分，自然趕上前來招呼，他心目中雖然注意花如蓮，但是花如蓮總認是找他姊姊來的，隨意敷衍一下就走了出去，花如蘭招呼也落坐之後，就不實不客氣，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口裏問道，那位呢，怎麼沒同您來，申轍北假說道，我拉他來，他不肯來，花如蘭道，是嗎，您要什麼菜，他道，我已經吃過飯了，花如蘭道，吃過飯，不吃甚麼，來一點點心罷，他道好，我就吃一點點心，你隨意替我叫一樣罷，花如蘭一笑道，我知道您愛吃甚麼呢，教他們同您做一碗餛飩好不好，他說，好極，好極，花如蘭轉身出去，敷衍別的座去了，恐怕把他一個人冷在雅座裏不好，就支使花如蓮進來，花如蓮這時長高了些，像貌很出脫得動人，只是生性與花如蘭兩樣，不肯生張熟魏，一視同仁，必須要他看中了之後，才肯上勁，否則爲了生意關係，雖然照例招呼，總是淡淡，有好多追逐他的人，他越是不理人家，人家越覺得他可愛，因此他的架子，就不知不覺端了起來，這種人尤有一種脾氣，你大模大樣，不一定屬意他，他的

架子也無從端起，假如你是專心專意爲他而來，那他可真格的端起架子來，何況申轍北原是受了友人之騙，是個胡塗人，並未在風月場中走過，那裏懂得察言觀色，花如蓮一進房門，他就彷彿方才對待花如蘭的樣子，把大腿支的很長，向花如蓮道，來來來，這裏坐，我有話同你說，意思就是教他坐在懷裏，花如蓮心中老大不自在，把眼往房頂上看，一臉不屑的神情，他還不知趣，硬要把他往懷裏扯，花如蓮一別拗，說道別亂來，成甚麼樣子，你是我姊姊的客，讓他來招待你吧，申轍北道，快別叫他，我不亂扯就是，我是專爲你來的，花如蓮道，沒有的話，裝着腔就走出去了，申轍北暗道，這個人果然是貞潔的，不覺口裏掉起文來，娶婦當取其拒我者，豈不免去綠頭巾哉，正在吟哦自得，忽來走進一個像貌不美的女招待來，這時因爲花如蘭有個每天來耗的熱客，不到上門時間不走，花如蘭要敷衍他，又恐怕冷淡了申轍北，所以請這位女招待暫來點卯，這副尊容就很醜陋的了，凹眼昏鼻梁，抹一臉粗粉，怎奈皮膚太粗，竟有些擦不上，嘴唇紅的怕人，牙齒暴露，鑲金砌玉，更是看得身上，穿着很厚的棉襖，外加一件女招待



制服，格外擁腫不堪，他因為方才花如蓮出門就罵申轍北不懂事，要人坐在膝上，他此時爲獻媚起見，一直就往申轍北懷裏走來，一手挽着申轍北肩頭，就要奉送活魚，沒想到口生葱氣味，直衝申轍北咽喉，申轍北幾乎嘔了出來，想要推他下去，又恐怕不大方，不內行，鬧出話柄，只好說道，我有肺病的，你不怕傳染嗎，那女招待道，我不怕，我就愛這個調調，說着就硬送過來，可惜這種滋味，竟有些酸甜苦辣說不出來，再說一身蠢肉，又笨又重，把申轍北一條大腿都坐麻了，申轍北正在受苦之際，幸喜花如蘭端着餛飩進來，才解了圍，那女招待走了之後，申轍北一摸大腿，創巨痛深，這種溫存方法，實在受不了，好容易緩過一口氣來，花如蘭逗他道，你看這位好嗎，我跟你做個媒好不好，申轍北道，好不好，我受不了，到你那妹妹是真好，你要做媒，就請你介紹他吧，花如蘭笑道，他有甚麼好，皮氣又驕傲，別別拗拗的，申轍北道，那才好呢，古來許多真潔烈女，那一個是不是別別拗拗，要是隨隨便便，就不叫烈女了，花如蘭也聽不懂他說些什麼，只好報之一笑，申轍北道，說真格的，我是爲他而來，因爲昨

天那位先生說，你妹子要嫁一個上等人，有這事嗎，花如蘭見他說話不輕不重，駭頭駭腦，真笑得彎了腰，答道，他的事我管不了，誰知他向着客人說甚麼來呢，大姑娘不害臊，甚麼嫁人嫁人的，他到忙得要嫁人了，等我回頭問他，申轍北道，快別問他，他有志向，是極好的事了，老當女招待，有甚麼意思，花如蘭看他越說越不像話，成心就想逗弄他，當即答道，您這話真不錯，女招待真不是人當的，您想我妹妹應當嫁個甚麼樣的人呢，申轍北道，那自然是做官的好哪，現在做官的都有個臨時太太，自己的舊老婆，都拋棄在老家，出外面應酬的時候，總要找一個漂亮的太太，所以無論官做得多大，年紀有多大，但是太太總是年輕貌美，就是這個原故，從前的姨太太不好當，要伺候太太，現在的姨太太誰敢真叫他姨太太，總是稱呼一聲太太，場面上的應酬歸他，家務也歸他執掌，着實可以當得，你的妹子要嫁上一個官員，將來穿金戴玉是不用提了，花如蘭道，有這些好處，那麼您可以跟他做個媒嗎，再說別人要他不要呢，申轍北道，準要準要，我就是一個例子，要給我，我一定要，花如蘭暗中想，這個人真不要臉，芝

蘇大的官，就到這裏來唬人，爽興捉弄他一番，外面裝着聽得津津有味，連忙答道，哦，你先生到是看中了他，想把他討回去做個姨太太是不是，申轍北聽見這話，一直撻到心窩裏，假作分辯道，我不過是舉個例子，我那裏配要你妹子呢，花如蘭假作正經道，咱們說玩話是說玩話，說正經話是說正經話，要是你先生果真有此意思，我妹子的終身大事，我是可以作主的，嫁得你這樣一個大官，也不委屈他了，你先生快說吧，咱們儘可商量的，申轍北，直樂得心癢難搔，心想有這樣便宜的事，足見人言不虛了，我申轍北到有這樣一步好運，真是意想不到，於是不由得臉上露着滿意的笑容，正要想給他一個答復，忽然外面叫起花如蘭來，大約就是那位久耗不走的客喊他，花如蘭匆匆的撇下話頭走了，申轍北暗想，這事大概有個七八層，時機不可失去，待他回來，可要說個準信，不要被別人搶去這個好機會，一個人等了不少時候，才見花如蘭又來，說道，先生，飯館要上門了，請明天早點來吧，申轍北一肚子想說的話，竟未能說出來，祇好說，我明天再來，隨即撈出那預備金一塊大洋國幣，很堅決的說道，不用找罷，多的作爲

小賬，花如蘭自然照例的謝謝，喜喜笑笑送他出門，等他一出門之後，姊妹都大笑起來，那時已不早了，飯館已收拾上門，他們姊妹也換衣回家，花如蘭在白天接着程鵬運的電話，約定在他家裏等候，所以興匆匆趕到家中，程鵬運果然在那裏，正同他的母親有一句無一句的亂扯，見他們姊妹回家，連忙站起來直打量道，多時不見你們，到是越發搗赤出色了，我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來，你們跑到那種地方，當女招待去了，我不禁爲你們可惜，那是起碼飯館，如何去得的，不怕辱沒了你們身份嗎，花如蘭道，罷罷，你們當大爺的，不肯照應我們，讓我們到處討飯，如今又說便宜話了，多少時不見您的影兒，必是同誰上勁了，咱們的死活誰管，沒有法子，才跑到那種下三爛地方，混一口飯吃，還吃你們大爺們奚落好笑，咱還有甚麼說的，程鵬運道，一張小嘴真會說，有情有理的，可惜你不做一個女律師，到了法庭替人辯護，援引第幾百幾十條，東一個理由，西一個理由，把死的都會說活過來，你要知道我程鵬運是說便宜話的人嗎，那一次沒有實惠的，今天冒着大冷，往你們家來，還不是爲了你們姊妹的事嗎，白被你叨嘮一頓

，真不值得，好好，咱們別在這設人嫌厭，說着就想拿帽子，裝腔作勢要走，直被花如蘭死命一把拉到坑上，用芳軀壓得結結實實，說你敢走嗎，由兩個手直撈程鵬運的兩脇，程鵬運笑得喘不過氣，他媽道，快別這樣，還小嗎，把你慣到這個樣子，把程大爺得罪了，看還有誰來理你，花如蘭這才放了程鵬運道，咱們看誰利害，程鵬運道，別提了，好人難做，我今天來成全你們，到被你欺負一頓，花如蓮本來就討厭程鵬運，看見姊妹同他鬧成一團，早就躲到屋裏去了，程鵬運道，招弟怎麼不見，好呀，你姊妹都是這樣冷心待人，我後悔不該來了，花如蓮聽見這話，祇好走出來，望着程鵬運嫣然一笑，程鵬運道，真出脫得不錯，老實跟你說吧，現在有一家闖球房，要聘幾位女招待，我先就保舉你們，那地方真闊，來打球的都是最闊的公子哥兒，賞錢一動是十塊八塊，工錢也大，制服也好，不提多們好了，可是有一樁，女招待得陪着單身客人打球，並且打得好，才能殼得人家的歡心，好在你們姊妹都很聰明，一學就可以會的，你們願意幹嗎，花如蘭姊妹本來厭棄飯館生活，每日總吵油氣沖得難受，聽見這話，焉有不歡迎之

理，姊妹倆都喜歡得跳起來，恨不得明天就去，程鵬運故意拿腔作勢，慢騰騰的說道，好人難做，我一番好心跑來，你們二位兜頭給我澆上冷水，現在我的心都給你們澆冷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犯不上再管閒事了，急得花如蘭把他拉到裏間，唧唧噥噥的好半天，不知使了一種甚麼手術，居然弄得程鵬運笑迷迷的，暫且不表，却說天津市上，正是女招待澎脹的日子，忽然有一種競選運動，標着金花銀花亞花，種種名目，大家各人有各人的忠臣，各人有各人的死黨，各招黨徒，熱烈擁戴，幾家大影戲院，幾家球房，幾家飯館，都集合一爐，大為競賽，公開選舉，在未選舉之前，大家奔走呼號，如同共赴國難一般，那時有一個黑貓電影院，裏面有兩個女招待魁首，一個叫小粉桃，一個叫小一號，兩個年紀都極其幼稚，却都嬌憨動人，其次就算秋芳電影院，一個柳沁芳，一個林雙卿，一個李麗麗，極東球房就是花如蘭如蓮姊妹，小小飯館有汪雋青管珊管稚，山西飯館有吳春綿夏雪媽，愛美飲冰室有嬌俊人，這些新舊女招待，都是荳蔻年華，嬌美動人，各有黨徒一二百名不等，不知如何結合起來，精神甚為團

結，聘請幾位大名下，主持花政，憑公選舉，選舉方法，是由某報副刊上留一地位，將選舉票登在空白的地方，無論何人，可以自己將自己所愛的女招待芳名寫在上面，投入某報票匭，到期揭曉，以票之多寡，分出次第來，各上以金花銀花亞花青花黃花紅花黑花絳花緋花白花紫花各種徽號，也不知如何湊出許多的錢，做大銀盾三個，小銀盾八個，當然金花銀盾最大，銀花次之，亞花再次之，其餘八個銀盾都一樣大小，那時各黨徒搖旗吶喊，奔走若狂，替自己擁戴的人投票，有力的一個人就定報一千份，其次也就數百份不等，某報竟借此大增銷路，打破出版紀錄，這時也正是國難當前的時候，他們這些人，如火如茶的鬧着，如同奔走國事一般，好不熱鬧，結果選出柳沁芳第一名，汪雋青第二名，嬌俊人第三名，其餘八名，就是林雙卿，李麗麗，花加蘭，花如蓮，管珊，管稚，吳春綿，夏雪嬌，忠實黨徒，格外興高彩烈，集合一家大飯店，舉行封號授勳典禮，各姊妹都到了，一個個打扮得仙子臨凡一般，但仔細看起來，總不免有些小家氣，柳沁芳雖膺首席，論相貌還算林雙卿第一，其所以屈居第四，實係黨徒力量較薄的原

故，柳沁芳手下，有一文一武，兩員大將撐着，聲勢自然不同，林雙卿手下，只有一個合意郎君，加以實力不充，賣足氣力，才得個青花雅號，但是林雙卿並不引爲遺憾，一則因爲年紀小幾歲，二則因爲性情倨傲，落落寡合，當然黨徒不能多，所以也就很滿意了，他的對手方，並不是顧客，是秋芳一個職員，姓白名璧人，乃是他的同鄉，又是經理先生的外甥，在秋芳電影院管理購票監場事務，月薪不過二十元，因爲是經理內親的關係，特在賣茶項下，撥給一筆好處，好在他家裏還是小康之家，家中沒有他的担負，他自己名下的錢，幾乎全數都打扮了林雙卿，林雙卿像貌既好，自然有許多茶客優給小費，私下掙的錢，也實不少，他手下用度沒省，他交給家中用度，不過是他所掙三分之二，其餘一成，有時竟拿出來貼給小白，所以二人水乳交融，感情着實不錯，每逢散了戲，倆個人總要到消夜飯館，吃上一兩樣點心，如膠似漆的情話一陣，這才分手，兩人都長得不錯，走到一起，竟同兄妹一樣，林雙卿是不受家庭限制的，他家也不敢干涉他的自由，白璧人固然家庭中沒有問題，但是經理方面，却不大好弄，因爲經理管束別



人，都是極其嚴厲，不能自己人先壞規矩，所以對於他們二人的行爲，是早有所聞，不過沒有親自看出甚麼痕跡，尙未發作，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之中，可憐這一對痴男怨女，並沒有覺察出來，仍舊鶼鶼鶼鶼，在戲院雖不敢明目張胆，暢談情愛，一散了戲，兩個人必要聚會一下，叙叙舊情，也是活該有事，有一個很闊的客人，原是方總理的文孫，手頭也闊綽，像貌也俊美，尙來交接女人，從沒有碰過釘子，真是風流叢中魁首，格外顧盼自豪，這秋芳是常演大戲的地方，也是闊人常常光顧的地方，這位方大少因爲常來觀劇的原故，慢慢的考察女招待的情形，看來看去，覺得林雙卿不是一個凡花俗艷，像貌固美麗，性情也似乎恬淡，於是早存了個挑他的心，不過每次總同着自己的愛妾坐在一起，所以不便兜搭，以免引起誤會，喝他的茶，次數也着實不少，慢慢生出感情，林雙卿淡淡的一笑，本是接受小費的時候，應當有的一種報酬，這位大爺，却同寶二爺的心腸一樣，總以爲天下女子都應當愛他一個人，慢慢就起了非分之心，當着自己姨太太，不敢動手動腳，過了些時，就一人摸到秋芳來看電影，秋芳的電影，不過破爛的西

洋片，就是神怪式的中國片，除了些毫無知識的人物以外，誰也不願意看這宗電影，收價奇廉，自然有許多下級社會參加，有一種氳氳之氣，不大好受，所以這宗大闊人，絕對不願意光臨，方大爺爲了林雙卿，不惜作最後之犧牲，走到這宗所在來，好在目的並不看電影，又怕樓下氣味太大，只好躲在樓上，一個極遠的壁角裏坐地，電影尙未開演，先已趕到，讓林雙卿看見，好跑過來招呼，誰知林雙卿只同幾個年幼的小女招待，靠在樓下牆邊，逗鬧着玩，並不出來招呼茶客，彷彿覺得這些茶客都不配喝他的茶一樣，在自己身邊走來走去的，都是自己看得討厭的人，徧徧還要問他吃茶嗎，急得他只搖頭，正在無計可施，忽然柳沁芳走了過來，柳沁芳的職務是一號，所以在賣茶之外，還負着指導全體之權，一看方大爺僵在那裏，定是爲林雙卿而來，再看林雙卿還在樓下自由自在的不做生意，暗想這個小妮子，真不知道世務，有這宗大主顧到門，都不上前招呼，隨即叫賣糖果的小孩，去把林雙卿叫了上來，告訴他趕緊上前兜搭，林雙卿一去，方大爺果然笑迷迷的向着他，要了一杯檸檬茶，林雙卿因爲生意關係，祇好略微假以詞

色，但不十分上勁，方大爺認爲這小兒女情態，不免總有幾分羞澀，所以並不介意，不知道一個女子，只要有了熟人，那就無論何人，他都不在心上，縱然是方大爺貌美多金，並且全神專注着他，在他看來，只當尋常闊客相待，無非在招待上較爲加意一點，只希望多得幾個小賬，並無其他的想頭，誰知方大爺是有所謂而來呢，方大爺見林雙卿對待自己，與其他女招待對待茶客情形，似乎冷淡些，心下有些不大自在，但仍是加足電力，用功夫打動他，第一次不好多說，很慷慨的給了五塊錢小賬，這宗小賬，就等於定錢，彷彿代表茶客說話，我要同你發生關係一樣，在尋常女招待受這宗采禮的時候，心中就要大大歡喜，預備供獻大自然之美，而敲其洋竹槓焉，兀奈這個林雙卿，愛情專一，接受這五塊錢，反而心下突突跳了起來，當下不便十分露甚麼痕跡，口是心非的敷衍了幾句，這位大爺那知就裏，以爲這已是十分光的成績，到了第二天，方大爺依然光降，林雙卿自然比較禮貌上要加增幾層，無事的時候，就靠方大爺站着，方大爺問長問短，他也有意無意的答復上一句半句，方大爺有時要牽牽他的柔荑，他是不敢抽回

，直急得心下亂跳，口裏的話，也漸漸有些前言不對後語，方大爺更誤會了，以爲他春心已動，更下足功夫，用言語來打動他，又搔他的手心，他更怕了，簡直發戰，方大爺認爲時機成熟，當即約他下班後到國家飯店晚餐，今天氣勢更自不同，付了十塊錢小賬，很得意的出了戲院，他家原有汽車，他不敢乘坐，因爲汽車夫，是姨太太的偵探，此次孤身出門，身上穿得過於華貴，就有兩個不知趣的花子跟着他要錢，他一摸口袋，向來不帶銅子，只有洋錢毛票，覺得不能給他們毛票，誰知這羣花子，偏偏跟定了他，緊隨不捨，臭氣直撲鼻孔，惹得他火起，超起手杖要打，才把這些花子都給吓跑了，隨意跳上一輛洋車，直奔國家飯店而來，一進門就有熟識的西崽接着，他直接上樓，開了一個房間，隨即吩咐道，你們在大餐廳招呼一聲，如有女客來找我，就請他到這來，西崽諾諾答應着去了，他看時間還早，料定林雙卿還有一會才能來，他爲經濟時間起見，就到四十三號房間一個熟識妓女處，暫時排遣，這妓女名字叫作許真真，生得面如滿月，豐而不肥，眉彎入畫，眼橫秋水，不施人工，自然風流，本是數一數二的人物，方大

爺是常來的，直往裏闖，許真真祇穿了一件睡衣，尚在擁被高臥，方大爺手並不冷，却嚷着冷，以煽手爲名，直伸到許真真被筒裏來，急得許真真驕笑不止，口裏說不要瞎吵，一揭被起來，欸欸步入洗澡間，方大爺那裏肯捨，也就跟了進來，許真真也不理他，自由自在走到鏡台，輕勻粉面，細理晚粧，一時脂粉香味，甜膩動人，方大爺恨不得在他雪膚上咬一口，不知不覺湊到他頸脖上來，許真真把肩頭一縮，又回頭嫣然一笑，說道怪癢的，求您別鬧罷，方大爺道，不鬧不鬧，不過你得給我胭脂吃，許真真雖是個妓女，却知書識字，頗有詩妓之名，其實無非文人名士貢諛之辭，但一部紅樓，他却看很熟，知道寶二爺的習慣，這次方大爺以此要挾，焉有不允之理，一時晚粧理畢，方大爺不許他放去殘水，連忙自己也洗了一個痛快，並且把雪花膏香水精之類，塗了一陣，越發顧影自憐，以爲城北徐公不如，他同許真真，原是朋友關係，並無上盤子的交情，此次胡攪了一個多鐘頭，也就仍回原房，但林雙卿仍是珊瑚未至，原來林雙卿待他去了之後，心下兀自跳動不安，特跑到經理間，幸喜經理不在，找到心上人白璧人，同他商

量對待方策，他向來對待茶客，都是這位白爺代出主意，往往巧於規避，每次都  
很勝利，這次白璧人沉吟了一下，說道，你還是去吧，國家飯店，有大餐廳，你  
祇在大餐廳會他，千萬莫上樓，當心他找了便宜去，飯罷之後，你只推說館子裏  
有事，借故脫身，他如緊隨不捨，你可便道走到中原公司，買上二三十塊錢東西  
，讓他報效幾個，你依然到園子裏來，照我這辦法行事，你是毫無損失，你又怕  
甚麼呢，但是有一樁，你千萬別敲太大發了，讓他過於痛心，必想報復之道，要  
緊要緊，再三叮囑一陣，林雙卿坐着自備包車，就往國家飯店而來，穿着簇新皮  
大衣，襟上還綴上一朵花，裏面是銀白軟緞夾布旗袍，雪亮的白銀皮鞋，臉上紅  
靨靨，全是肌肉本色，露出處女之美，因為身材瘦小的原故，格外亭亭玉立，風  
彩照人，一進門之後，直往大餐廳而來，西憲問他還有客人沒有，他道有一位方  
大爺來了嗎，西憲聞聽之下，那敢怠慢，急忙請他上樓，他道，我就在這裏等他  
好了，西憲祇好由他，又急忙忙跑上樓，方大爺急得直跌脚嗚怨西憲道，你們怎  
麼不好好招待他，讓他上樓呢，西憲道，這事辦不到怨哪，我們看這個人，一臉

的驕傲樣子，不是好說話的，您自己去一趟吧，方大爺祇好跑下樓來，先到大餐廳，一看林雙卿打扮得同嫦娥一樣，不覺暗自得意，自己的眼力不錯，他看方大爺來了，站起來讓座，方大爺只好隨他坐下，當即說道，我看這個地方不清淨，另闢了一個雅座，你願意去嗎，林雙卿道，我們事由太忙，能夠在這地方安安逸逸吃一頓飯，已經是享福的了，那裏還想到房間去寫意呢，您要想清談，除非我特爲請一天假，特意陪您談談，今天就請大爺在這委曲一次罷，方大爺道，實不相瞞，我怕碰見熟人跑來攪活，所以想找一個地方，比較清靜點，既然你不願意，那也不好勉強，於是就站起來，招呼西廬，特意拿幾個屏風來，隔成一個小雅座，就同林雙卿兩個人吃了起來，論林雙卿的環境，很難得吃這裏的大菜，但是女子有一種心理，生怕別人看輕了他，這裏的大菜，是著名昂貴異常，吃起來彷彿別緻些，要是林雙卿同着愛人偶然到這種地方，必是全無避忌，大飲大啖，今天同方大爺來了，偏要裝着這不愛吃，那不愛吃，每一樣菜上來，總是淺嘗而止，表示着華貴態度，方大爺到是習見這宗態度，故意軟語溫存，替他調這樣換那

樣，施展生平對待婦女的絕技，有時輕輕逗笑，有時故裝憨痴，惹得林雙卿始而矜嚴，繼而巧笑，終之就成了言笑宴宴，溫語款洽的情形，方大爺像貌生來本是不醜，加以應酬上的細膩風光，實在不在白璧人以下，女子裏心腸，一種是仰慕華貴，絕美虛榮，一種是不爲人下，不願作人家的姬妾，林雙卿腦筋比較一切女子稍爲堅定些，他總覺得要跟白璧人，一定是夫妻互保一個水平線，勢力是平均的，要跟方大爺，地位上就對抗不過，其勢就在姬妾之列，所以無論方大爺如何使用溫柔手段，他心中是不見得能打動的，不過她漸漸覺得方大爺這人知趣懂竅，不甚討厭，所以顏色上漸漸有些接受之意了，但是在方大爺一方面，大有先難而後獲之妙，如同作官之人，巴結上司一樣，起初是極難鑽營入門，慢慢的入了門了，又難得上司的歡心，伺候上司的顏色，咫尺威嚴，動輒得咎，必須先意承志，委曲逢迎，慢慢將上司心眼打動，漸漸有些溫顏霽色，然後一拍即合，狼狽爲奸，就可肆行無忌了，講戀愛的人，必須具拍馬屁的本領，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方大爺知道林雙卿不比尋常女子，不可輕於造次，必須要水磨功夫，俗語說



的好，鐵杵磨成針，功到自然成，所以方大爺也不請他上樓了，吃完之後，就吩咐叫汽車，送他回館子，林雙卿道，吃了飯正要活動活動，好在路也不遠，咱們走兩步得了，方大爺那有不奉陪之理，二人並肩走了出來，路過中原公司，林雙卿故意在窗外逗留，看這樣，愛那樣，方大爺那有不明白之理，就問他要買甚麼東西嗎，他道，買是要買兩樣，不過今天沒有帶錢，趕明日再說罷，方大爺道，喝，你還跟我分甚麼彼此呢，快進去看看吧，林雙卿還忸怩一會，才肯進門，論林雙卿的心理，本不一定想沾他的，祇因他的愛人，不能在物質上盡量供給，而自己在姊妹淘裏，爭強好勝，迫於環境，不得已，才做這種違心的事，當下進了公司之後，買了些衣料香粉之類，已符他原定計劃二三十元之數，不過方大爺買弄豪富，格外要好，硬說他戴的手表不時髦了，自動買一個手表給他，一出手就是八九十塊，毫無吝色，林雙卿到這時候，想不受都辦不到了，祇好接到手中，兀自心中有些理慾交戰起來，覺得方大爺這人，差不多也算第二知己，似乎不應當再以假情假義對他，不提他心下盤算，祇說當日方大爺送他到館子，就說道，

我今天還有些事要辦，恕不能再看電影，咱們過兩天再見罷，林雙卿此時忽覺得有些捨不起來，女子的心理，遷變得如此之快，所以人家都說女子是水性的楊花，就是這個原故，林雙卿一直送到大門以外，還叮囑他明天務必來，看着方大爺上車走了，才惘惘的回進園中，白璧人早在一旁靜候，看他拿着幾樣東西，知道原定計劃成功，十分歡喜，待電影開放了之後，兩人躲在壁角談天，林雙卿告訴他，方大爺自動贈金手表一枚，貨色非常之好，白璧人索來看過之後，沉吟不語，待了半天，才說道，這事我看不好，一個人的錢，不是白花的，當然有他的目的，如今市面不景氣，就是大紅姑娘，也用不着多花錢，在女招待方面，更不用提了，他肯這樣花錢，就因為你面貌較好，脾氣較大，不下血本不行，但是他太破費多了，必定要找補回來，那我們又抱定一個不賣宗旨，豈不越弄越僵，林雙卿道，也不是我要他買，他自動要送，教我如何脫推呢，白璧人道，話雖如此，總要想個躲避方法，他正在熱烈進攻之際，我看你裝兩天病罷，他尚不知道你的下處，自然無從問津，讓他白來兩回，也就掃了興了，林雙卿道，告病假祇怕經

理不肯，上次你叫我告病假，同你到北京玩兩天，不是很受了他一頓奚落，從此我不願再去碰他釘子了，除非你去同我請假，白璧人道，那如何行得，咱們兩個人要好，許多人都妬忌，不知說了多少壞話，現在我再替你去請假，明是咱們有了關係了，林雙卿急道，你要人請假，你又不給辦，非逼我自去碰釘子不可，又把入比甚麼紅姑娘，我真成了你的犧牲品了，氣得撅着嘴走開去，不理他，當下二人無結果而散，臨散戲的時候，白璧人照常等他，約他吃消夜，他一肚子不高興，說話總是碰，白璧人也生氣了，以爲他變了心，不提他二人偶爾嘔氣的情形，再說方大爺回家之後，盤算了一夜，要使這個小妮子入彀，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次日托故又走了出來，因爲做這種事，總要趁熱，切不可托大偷懶，方大爺對於這種事向來是極有研究的，到了秋芳之後，誰知林雙卿真個沒來，柳沁芳代表他上前招呼，說是林雙卿病了，今天請病假一日，方大爺驚訝道，昨日好好怎麼今天會病了呢，柳沁芳道，誰知道他的事呢，大約昨天有人請他吃飯，光景吃壞了吧，說着，一邊泡茶，一邊揚長而去，方大爺兀自納罕，昨天林雙卿的

神情，漸漸有些軟化，況且臨別的時候，再三叮囑今日要來，何以今天又會變卦呢，這其中必有原故，好好，我既來了，焉肯毫無結果而去，這事非問過水落石出不可，一看往來的女招待之中，有那常同林雙卿說話的，一下子叫着道，你與我換上一碗茶吧，那個女招待道，不行，咱們這的規矩，誰的坐，得誰招呼，您是林雙卿的坐，我不能招呼的，只有一號可以自由，我們都不能犯這個規矩，方大爺道，不是這個意思，泡茶不泡茶，都沒有關係，我要同你打聽一件事，你要告訴我，我一定重謝你，那女招待道，您就說罷，什麼事是我知道的，我可以告訴你，你同林姐很好，我也同他好，謝不謝談不到，方大爺道，他爲麼今天不來，那女招待道，你問這個，你不如問問你自己吧，說着就想走開，方大爺道，別那們着，你簡直就告訴我罷，那女招待道，您真纏死人，我告訴你，你可別說是我說的，方大爺道，我從那裏去亂說呢，那女招待抿嘴一笑，然後說道，昨天是您請他吃飯是不是，方大爺道，是的，那女招待道，您送他一個好金表是不是，方大爺道，是的，你別再問我了，那女招待道，噯，祇爲這一個金表，險

些鬧出大亂子來，說到這裏就停着道，我還是不說罷，別惹禍，方大爺發急道，你要不說，可把我斃死了，那女招待正待要繼續往下說時，忽聽有人叫他，應聲而去，方大爺捺着性子，等了半天，好容易他慢慢走了過來，方大爺又把他叫住道，你還是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女招待道，這事你可不許跟我們園子的人說，方大爺道，我當面發誓，我又不認識你們園子裏的人，我從那裏去說，那女招待道，告訴你罷，林雙卿是有個小情人的，您這位傻大爺，昨天送一個表，林雙卿很高興的給他的小情人看了，不知如何，兩個拌起嘴來，林姐昨天回去，哭了一夜，今天頭痛發熱，想掙也掙不起來，原不想告假的，祇是無可奈何，他娘氣急敗壞的，跑到我家，托我向園子裏請假，這位情人也急了，聽說已經趕到他家去了，就是這們回事，是不是您給通的路子，方大爺聽見這事，又酸又急，酸的是酸素作用，急的是大功不成，本想打聽林雙卿的地址，又恐怕碰見情敵不便，思前想後，被他想出個主意來，非先想法搗他們亂不可，他想那個女招待的口氣，要他十分秘密，其中必有原故，於是等那女招待再走過來，他就說道，到

現在我明白過來了，我要早知他有個情人，我做這癩生幹甚麼，你告訴那個人是誰，我知道了，也不往外去說，我也好死掉這一顆心，一邊說着，一邊撈出兩塊錢來，說這幾個錢，祇算謝你方纔那一段話，如若告訴我這個人的姓名，我還要加倍謝你，說着也不等他收不收，自動塞在他的口袋裏，這個女招待像貌不好，平素黑得如同烟煤一樣，今天接受這兩塊錢，覺得是意外之財，心下十分高興，那裏還顧甚麼利害，當即說道，我告訴你，你真不往外說嗎，方大爺道，我連咒都賭了，你還不信，果然錢可通神，那女招待不覺一五一十全都告訴了他，他也不等電影映完，一個人直跑道經理室，他同經理同過幾次席面，雖然沒有深交，經理也知道他是有名的方大爺，焉有不竭誠招待之理，當下叙茶已畢，方大爺說道，我原不便來攪擾您，不過有一件事，得求您給辦一辦，也是貴院的名譽攸關，我常到貴院來看戲，無意中認識一個女招待，叫林雙卿，因為看她貧苦，常常的周濟他，這也不算一回子事，昨日我同內子前來看電影，林雙卿看見內子手腕上帶的金表，很是羨慕，說是晚上要去吃喜酒，借去戴戴，內子向來是極其隨便

的，毫不遲疑，就褪了下來，借與他用，據他說今天必還，所以我今天順便到貴院來找他，一進門，就看見貴院一個職員，帶着內子的手表，當下十分詫異，及找問林雙卿時，他偏偏又請假了，這件事很不妥當，內子的手表，帶在貴院男職員手腕上，成何事體，東西不值甚麼錢，這件事不好了，所以請您給查查，經理一面聽他口氣，一面肚裏明白，這必是醋海波瀾，當即笑道，論起這事來，甚到也不碍敝院名譽，因為你先生是情願借給他，完全私人方面的事情，敝院如何管的到，不過既然您托我查這事，我自然應該查查，您說這個男職員是誰呢，方大爺噓嚙了一下子，說這人聽說是白璧人，經理面色一沉，說這人不瞞您說，就是我的外甥，但我對他一向是很嚴厲的，此刻我就叫他前來，假如果真是他帶着，不用說當時就可以還您，並且我還要處罰他的，說着就連聲叫人，呼喚白璧人，方大爺方才已打聽明白，知道白璧人不在院裏，正在探病去了，所以並不驚慌，聽候發落，及至經理傳喚不至，旁邊有恨白璧人的，就在經理耳根上囁咕了幾句，說得經理的面皮，由青泛紫，由紫泛紅，祇好敷衍方大爺道，您先請回府，

我一定查問這事，同慫追回來，不過這一班女招待，就沒有一個好東西，你方大爺是何等身份，犯不上同這麼下賤女子來往，以後慫可別再借東西給他們罷，說得方大爺也有些侷促不安，道乏而去，這經理的火就大了，偏偏這不知事務的白璧人走了回來，人說經理正在找你呢，他那知就裏，笑嘻嘻的走到經理室，一看經理面色鐵青，坐在沙發上，口裏含着雪茄，兩眼望着房頂，白璧人進來，他如同不曾看見一樣，死命的抽煙，弄得一屋的烏烟障氣，白璧人知道有幾分不妙，祇裝作小心翼翼的站在一旁，也不敢開口說話，兩個人啞了半天，如演電影一般，待了好久，經理才噓了一口氣道，好白大爺，我這小地方容你不下，請你另找飯開去吧，白璧人道，慫幹麼生這樣大的氣呢，我辦事不好，慫可以說我，也讓我好改，經理越發火大，却並不說話，兀自的站了起來，走到他的公事桌，把賬簿翻了出來一看道，你的本月工錢，是已經透支過頭，紅利是應該照分給你，不過你得說直話，你同林雙卿是怎麼回事，爲什麼要騙人家的金表，你照直說了，才可以把紅利給你，你要不直說，莫怪我無情，東西還是要追出的，紅利也不分



給你，快說，白璧人吓得一身冷汗，曉得不說是不行了，只得戰兢兢的把他自己同林雙卿的戀愛史說了出來，並且聲明沒有騙人家金表，是人家如何如何送的，經理氣得把桌子一拍道，你就不該替女招待畫策，快去把金表拿出來，否則，我就送你們串騙，你當心點我是說得出做得出，白璧人還想分辯，經理也不聽他，祇好悲切切的走了出來，再到林雙卿處，林雙卿因為昨天哭了一夜的原故，身體本來單弱，所以覺得頭昏眼脹，不能起來，後來經白璧人前來負荆，連說帶哄，好容易把他弄笑了，才吃了一點稀飯，在床上歪着，一看白璧人氣急敗壞走了進來，氣色大不比平常，一見了他，竟同小孩受了委曲再見親娘一樣，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到把林雙卿吓了一跳，也就竭力的撫循他，用自己手絹，替他擦眼淚，問他是怎麼回事，他連哭帶訴，把方纔的情形說了一遍，林雙卿也瞪着了，他在一般女招待之中，彷彿是鶴立雞羣，一想到自己要身敗名裂，也急得哭了起來，兩人越哭越傷心，把一個林雙卿的娘慌了起來，一把把林雙卿拉到懷裏，一摸額角滾燙，兩頰火赤，急得只教心肝，冤家的亂叫，一面瞞怨道，白少爺，人家病

到這樣，您不好的勸解，有禮無禮，來這一套，你究竟存得甚麼心，難道您非要他死了您才痛快，說到這裏，不由鼻子一酸，也流下淚來，這一場悲劇的收場，是林雙卿病勢加重，白璧人飯碗取消，不言這一頭鬧得如此火熾，單說天津市裏，有一位老名士，李佳才，簪纓世家，高才宿學，本是一個有學問而雍容華貴的人物，就是性情太厚，不免成爲情如一流，現在年紀大了幾歲，因爲飽經世變的原故，越發寄情詩酒，成了個有閒階級，這位李佳才，電影是向來不愛看的，不知什麼原故，會跑到秋芳來看電影，對於林雙卿，竟是特別賞識，林雙卿這個人，向來總是倨傲，待慢茶客，偏偏對於李佳才，并不嫌他老，總是高高興興同他談話，有時老人家約幾個老伴，請林雙卿吃飯，林雙卿沒有一次不到的，李佳才白髮，和林雙卿紅顏，相映成趣，一時稱爲佳話的，這次林雙卿忽然病倒了，這位老名士聽見這個信息，慌慌張張跑了來，林雙卿並未將實情告訴他，祇說處境困難，不願意當女招待，李佳才那知就裏，還着實誇獎一番，說他志潔行芳，趕着請醫調治，一面到處揄揚，好容易把林雙卿病治好了，爲生計之故，仍靦顏

到秋芳來，想起自己愛人，自被經理裁撤之後，又受家庭處分，嚴加管束，不佻出來，每到散戲，從前是二人并肩走着，說說笑笑，極是閑適，現在一人孤苦伶仃，踽踽涼涼，至爲難受，不覺病體有些支持不住，此時方大爺又大獻其殷勤，十分拉攏，但林雙卿變成冰冷態度，連茶都懶得去換，方大爺看看不是頭路，也就絕跡不來，現在的惟一知己，就剩了李佳才一個，李佳才看他鬱悶不樂，百般的哄騙，約他出去遊玩，逛八里台看蘆花，扁舟載美，大有范增五湖之概，兀奈這個美人，他自另有心思的，雖然同李佳才纏綿悱惻，却是慰情勝無，他心中想的，還是白璧人，看看約有三月光景，白璧人如何還關得住，自然是取保釋放，偷偷的寫一封信給林雙卿，約他倦遊別館相會，林雙卿如奉至寶，連忙准於所請辦理，到了那一天，倦遊別館添一對情侶，兩人重別重逢，如痴如醉，難解難分，自此之後，兩人常常借故私會，不止一次，白璧人經濟來源，是已經斷絕的了，全仗林雙卿一人支持，除了典質釵環首飾之外，還時常向李佳才託辭借貸，李佳才財力有限，充分借給，也就很看得起的，怎奈這兩個痴情男女，那知天

高地厚，祇管追歡取媾，日子久了，自然捉襟見肘，敷衍不過來，慢慢的又給秋芳經理知道了，他想白璧人這樣幹下去，是要不得了的，他念在親戚份上，替他在青島找了一個小事，勒逼他動身，林雙卿得知這個消息，雖然是不捨，但是覺得這事關係白璧人的前程，非同小可，所以也很贊成他趕速前去就事，臨去的頭一天，林雙卿特在家中親手做了幾樣菜，替他餞行，眼淚不知流了多少，次日林雙卿恐怕遇見白璧人家中的人，所以也沒有送到站上，一天到晚，總是懶懶懨懨的，做事都沒有精神，他爲人又極其純潔，從不與茶客發生關係，就是李佳才，雖然待他好到十二分，但也就是精神上的情感，李佳才看見終日無情打彩，將從前的活潑態度，完全換了，知道他是正解風情之年，其中必有隱情，兩次三番的用言語打動於他，他也就不再隱瞞，一句一句的都說了出來，李佳才並不妬忌，反而覺得這滿姻緣，應該促其實現，老頭子駭頭駭腦，竟跟白璧人通起信來，起初白璧人還理他，後來不知何故，白璧人的信函，忽然絕跡不至，而林雙卿的信水，自從白璧人去青之後，竟每月都不見了，林雙卿是個小姑娘身份，那裏肯跟人

說，偏偏肚子又不爭氣，竟有些鼓動起來，再加上嘔逆墜痛，簡直鬧得不成人樣，他母親也覺得了，私下一迫問他，他才說出倦遊別館之事，這一下他母親真急了，把李佳才老先生找了來，商量應付之法，李佳才道，這件事必須要找出白璧人的長親來，主持一切，按說白璧人這樣糟踏人家孩子，實在是不對，在法律上也是說不過去的，況且他現在還是置之不理，大有始亂終棄的意思，我非出頭管這閒事不可，老頭子動了一腔義憤，問明了白璧人的姑丈，在天津當律師，毅然決然去找他，這位大律師不是別人，就是替黃其唐做法律故問的包覽宋，包覽宋是個闊律師，他的公館同事務所不在一處，沒有整千整萬的買賣找他，他從不上事務所來，向來接洽生意，都有幫辦律師輪流應付，老頭子那知就裏，一直跑到包覽宋的事務所來，齊巧那天輪值的幫辦律師也姓包，名字叫作包卜瀛，原也是個混頭混腦的，李佳才一進門，就只說找包律師，聽差的自然當他是找包卜瀛的，就把他引到客廳裏坐好，包卜瀛以為買賣到門，那敢待慢，連忙敬烟待茶，李佳才先發一大頓牢騷，說道，現在的男女，總講什麼自由戀愛，戀愛的結果，

總難得有一個好的，譬如一個女子，在未婚之前，被一個男子引誘成姦，而致懷孕，這個男子應得個甚麼罪名，你老先生是個大律師，自然比我們明白的多，假如這個男子再有遺棄這個女子的意思，那豈不是罪上加罪麼，包卜瀛附和着道，那自然是要受刑事處分的，包卜瀛看李佳才這樣大的歲數，又氣急敗壞說這一大段話，他竟誤會以爲是李佳才的女兒，被人家騙姦了，這樁買賣，必須要想法子弄他一筆錢，方顯看自己的辦事能力，當即裝着十分義憤，也就慨歎着說道，論現在這個年頭，實在是可恨，好好的男女，偏偏不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硬要自己找一個對像，濫用愛情，你老先生想，當那青年男女愛情正在火熾的時候，什麼事做不出來，他們偏要說甚麼戀愛神聖，不至於亂，那不是哄鬼的話嗎，偏偏有些小說家，故意把男女之情，寫得如火如荼，又要替他辯護，說他們是精神之愛，不是肉體之愛，不知道這精神肉體，是原來分不開的，可憐一班痴男怨女，那一對鴛鴦，不蹈這個覆轍，他說得高興起來，就忘其所以，接着問道，你老先生的令媛，也有這同樣的不幸事件嗎，李佳才本是少爺出身，氣性向來不好，

沒想到包卜瀛會說出這話，一時氣憤上來，順手就是一巴掌，剛剛打在包卜瀛的臉上接着跳起來，罵道，虧你做律師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就亂說人家閹閣，這還了得，怪不得你的親戚子弟，也就是那樣混帳呢，包卜瀛挨了一掌，正要理論，又聽他說道甚麼親戚上來，心中納罕，這老頭子，恐怕是個瘋子，活倒霉，一面不相識的人，他會連我的親戚都說上了，幸虧包卜瀛這個人，不是強項之輩，沒有同李佳才擰在一起，只好躲在遠遠的，把聽差的叫進來，說道，你問問他怎麼回子事，跑到這裏來打人，李佳才道，不必問他，我走就是了，我也不願意管你們家的臭閒事了，那聽差的性情却是粗魯，一把把李佳才揪了回來，說道，那可不行，說明白了再走，爲什麼無原無故的打人，李佳才說過，包律師的親戚白璧人，騙姦了女招待，現在有了身孕，我妄想找包律師調解這事，他不問明白，反罵我的女兒，做這樣混帳事，咱們書香門弟，受他這種辱罵，還不該打他嗎，那聽差道你大胆打了律師，你還有理，你今天走不了，咱門到法院去，告你傷害罪，刑事處分，至少三個月徒刑，包卜瀛也硬起來了，也鬧着要同他歸法院，

老頭子正急得走頭無路，奇巧包律師公館有電話來，問今天有事沒有，包卜瀛就將李佳才打上府門的情形說了一遍，包覽宋是多年律師，向以圓滑著稱，只要與大洋錢無防礙，他是決不肯得罪人的，何況是打了他不足輕重的包卜瀛，甚即說道，這件事就和平了結，放他去吧，好在你也沒有受甚麼傷，一個糟老頭子，跟他鬧到底也沒有什麼意思，包卜瀛唯唯連聲答應着，輕輕就把李佳才放了，李佳才毫無結果而去，一直兩三天不敢上林雙卿家來，林雙卿的娘，急得沒有法子，就在附近找一位大夫診治，這位大夫乃是萬代祖傳儒醫，原是替尤二姐醫病那位胡太醫的後代，門口標着千年一脈，婦科專家小兒胡，還有幾十塊匾額，舊的都黑得像烟煤一樣，表示古雅的色彩，林雙卿的娘，打聽出診價錢，到是不貴，只要二元四角，外加掛號二十枚，請他下午三點，一直等到夜深九點，才蹣跚而來，甫經坐定，就喘得不成樣子，問了問病情，耳朵又有些重聽，幸而經驗宏富，心領神會，似乎有些明白，等待把脈的時候，他兀自一驚，吓得林雙卿的娘，如同觸電一樣，也跟着驚，把完脈之後，慢騰騰的坐了下來，在懷中撈出一副水



品老花眼鏡，架在鼻梁之上，這才用筆飽蘸着墨，寫的字跡一溜歪斜，寫得雖是極慢，却是淋漓滿紙，寫完之後，就發話道，這個病危險極了，須要加意小心，這一付藥吃了下去，要是不錯，咱再跟他開第二付，一邊說着，一邊站起來就走，林家把二元四角用一個紅紙包好奉上，他謝了一聲就走了，林家連字都認得有限，那裏還有甚麼醫學常識，一付藥照服之後，到是真靈，腹內忽然大痛起來，簡直痛得滿床亂滾，林雙卿又哭又鬧，他娘又急又氣，沒法只好托人找李佳才老先生，李佳才聞訊之下，慌慌張張跑了來，一進門只跌脚，說道，那有這些亂子，偏偏又瞎吃甚麼藥，快快把藥方子拿來看看，拿到手上一看，不由得氣得發抖，說道，這教什麼藥方，亂七八糟，上寫的，兩脈洪大濡小，細微浮數沉遲，舌苔青黃，赤絳而白，月信不行，室女經閉，以中元不和，木來尅土，土來尅水，水來尅火，火來尅金，金又尅木，陰既乘陽，陽又乘陰，上熱下寒，上重下輕，勞倦傷脾，日輕夜重，擬方呈致，計開，附子，麻黃，大黃，芒硝，桃仁，紅花，射香，桂枝，柴胡，當歸，白芍，生地，川芎，石膏，川連，乾姜，吳萸，五

味子，細辛，荊芥，防風，各幾錢幾分不等，李佳才是個世家子弟，略通藥性，說這怎麼回事，用藥又熱又涼，亂七八糟，無怪乎現在的人都信西醫，就是這狗屁不通的中醫給鬧的，林雙卿急得在床上亂叫，說李老太爺，你別再琢磨了，你快來看看我，我要死了，李佳才這人有些駭氣，聽他這一叫，才如夢方醒，急忙跑進房來，林雙卿頭髮散亂，渾身大汗，面色火赤，兩眼發直，神氣很是可怕，李佳才用手在他額角上一摸，熱得怕人，不由得一股心酸，竟流下淚來，說道兩天未來看你，怎麼鬧得這個樣子，林雙卿忽然大聲一叫，痛死我也，一陣血暈，不省人事，李佳才慌得沒有辦法，他媽又親兒親女的大哭起來，李佳才道，不要哭了，他這是痛閉了氣，我去找一個西醫去，李佳才慌慌張張的走了，林雙卿自己悠悠醒轉，奇怪極了，疼痛居然止着，但是下面的血水，竟流了一床，可是毫無痛苦，於是痛定思痛，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他娘也陪着哭，忽然門外嗚嗚兩聲，有一輛汽車到來，接着就聽見好幾雙皮鞋子響，李佳才率領着一個西醫及一個看護婦進來，都一色雪白制服，嘴上各帶一個黑絨嘴套，手提着一個皮箱，裝着

許多器具，進來之後，林雙卿的娘正要哭告病情，那西醫直擺手，表示不願聽廢話，一言不發，在口袋之內取出一個聽筒，將林雙卿酥胸打開，只在兩個嫩乳左右，擦來擦去，又取出一個熱度表，用手使勁壓了幾下，才叫林雙卿使口含着，診完之後，說要打針，看護婦連忙將皮包呈上，拿出一根半截玻璃半截純剛明亮的藥針來，又拿出一個小玻璃瓶，裏面滿裝藥水，清瑩如同水晶一樣，醫生將藥水瓶輕輕敲破，再將藥針塞到小瓶裏面，只輕輕一吸，就將瓶內藥水吸完，又擠了一擠，就在林雙卿酥胸之上，使勁一刺，痛得林雙卿咬着牙，眼淚跟着流了出來，西醫這才將針抽出，看護婦早剪好一塊小方象皮膏藥，替他貼好針眼，那西醫要了一盆熱水，濯手消毒，忙了一大陣，正要收拾想走，林雙卿道，下面血水老是不止，浸得我異常難過，李佳才聽說，就賠着笑臉，請西醫替他止血，西醫點頭應允，把手一揮，叫他都出去，大家果真服從命令，靜悄悄的走了出來，好大一陣子，看護婦，又分付摺熱水來，從新洗手消毒，才許他們都進去，只見林雙卿把被蒙着頭，一地的洋棉花，都是血污，一時血腥味同西藥之味，中人欲嘔

，林雙卿的娘揭開被頭一着，林雙卿的臉色，白得像紙一樣，眼淚汪汪的，西醫同着看護婦也不說甚麼，站起來就走，李佳才送到門口，問他病要緊不要緊，西醫說不退熱無辦法，說完就點頭而去，不料西醫去了之後，林雙卿腹中又痛起來，李佳才道，方才我也急糊塗了，忘記說他有孕，到底這胎下來了沒有，他娘也急了，自己掀他被褥一看，只見下部被藥棉紮布緊緊捆縛，並不見有胎孩的踪跡，李佳才道，還是找一個產科來看看吧，於是老頭子又跑出去，打了一個電話，說是馬上就來，林雙卿有氣無力的道，快來吧，我快完了，恐怕等不及了，心一酸，眼淚如同泉湧一般，說道，娘，你拿手給我拉着，我對不住你，他娘眼淚也直落下來，李佳才也就心酸不忍，勉強勸他道，不要緊的，你不要害怕，林雙卿道，我不怕，我恨白璧人，說到這句，更覺傷心，又嗚咽哭起來，那聲音幽咽悽慘，令人不忍卒聞，好容易產科女醫士到來，才打破這種淒涼空氣，產科替他解去束縛，又用手把一把脈，將腹中推按一二下，才纔着眉頭，說道胎還沒有下來，血又流得太多，再不下來，還要流血，現在本人氣力太弱，送不下胎來，非用

手術不可，要動手術，我一個人還辦不了，須請一個幫手來才行，李佳才道，事到如今，任憑你們了，多少錢，我一人担任，於是產科自去打電話，林雙卿痛得連呻吟的聲音都漸漸小了連續不斷說着話，只聽見娘，璧哥，璧哥，娘，李佳才心中如同油煎一樣，頻頻的歎息，等了半天，兩個產科女醫都到了，一共三個人，動起手術來，還是真快，不到半個小時，把一個殘餘的華北小國民給擠兌出來，林雙卿如釋重負，腹中似乎不痛，只是氣力太微，說話都說不出，虛汗兀自不止，可憐，壯熱還是不退，產科的責任，是只管取出小孩，以外的事，他們向不過問，收拾收拾都走了，靜悄悄留下李佳才一個人，無計可施，到了二更多天，林雙卿忽然兩眼直插，又暈過去，連叫都叫不過來，誰知一縷香魂，應了紅樓夢中的老套，歸了金陵十二釵冊中，他娘豪啣大哭起來，同居的人，看不過去，也跑來幫忙照料，李佳才也哭得像淚人一般，旁邊有位不知世務的老太婆，過來勸解道，你們老公姆不要傷心了，他這是仙女臨凡，現在歸位去了，李佳才急了道，您不要胡說八道，我不是他家裏人，那老太太道，湊起來你們倆不是夫妻，像

這樣親密，您是他大舅嗎，李佳才又急了道，我姓李，我不是他大舅，這位老太太恍然大悟，指着林雙卿的娘，底聲說道，這是您的姘頭吧，李佳才氣得答不上話來，天已大亮了，門外來了一輛自行車，有一個夥計，是某醫院送了一個賬單進來，計開院長出診費十二元，手術費二元，針費二十一元，看護二元，雜項一元，汽車費四元，共計四十二元正，李佳才歎了一口氣，剛剛付清，產科賬單也到了，計難產接生費五十元，醫生三人三十元，汽車藥棉等等五元，又去了八十幾塊，還要忙着買棺木盛殮，一切的一切，把一位多情的老頭子，忙得不成樣子，幸而他還能做詩填詞，在報上發表許多哀婉詞句，做得淒切動人，在下面是個文盲，深奧的詩詞，根本就不大懂，所以就沒有記了下來，此時正是落紅看盡綠葉成蔭之候，天氣漸漸熱了，秋芳劇院，上座日見其少，自從林雙卿下世，情形更是冷落，中堅份子只剩柳沁芳和李麗麗兩個人，未免供不應求，此時偏又有個應時而起的百花游藝場出現，經理陳元和，本是個有才的人，花招甚多，單提女招待一項，他就很用了一番心，到處網羅遺賢，於是山西館裏的吳春綿夏雪媽，

黑貓電影的小粉桃小一號，都被他挖了來，外加新成名的嬌俊人，選作特一號，還有招募而來，經他選定幾個貌美而須訓練的，這一批娘子軍，陣容十分完整，偏有一家小報，因為連帶的關係，死命的捧，都各冠以公主名義，吳春綿是一號，選為芙蓉公主，夏雪媽是二號，選為玫瑰公主，其餘就是荷花桂花菊花茉莉蘭種種名目，格外替女招待張目，生色不少，欲知他那游藝場如何熱鬧，且闕下文，

### 第三回 茶客揮金公主潑醋票友搭桌皇后嗜酸

却說嬌俊人的出身，的是不錯，前幾年大都會有個美術學院，是一個公子哥辦的，這位公子哥名叫施有才，因為自己考大學落了第，一恨就自己來辦大學，他有一段極大的住宅，捐為校產，別的大學不見得能吸收女生，所以就辦一個美術學院，自己儼然就是院長，派自己名下走狗叫焦不靈的做個教務長，聘請幾個窮而賤賣，富而好色的幾位大教授，窮而賤賣的，定為每一個鐘頭一塊大洋，富有好色的都是義務教授，這宗濫竽學校，應該是沒有人來上課了，天下事竟有出

人意外，他只想收三百人，竟來了五百多人，你道爲何，因爲各學校太嚴，他這裏太鬆，考進去非常容易，此其一，他這美術學院，總算是專門學校，可與大學資格並稱，此其二，他這學院之中，有模特兒一門，可以暢觀玄妙，此其三，學費極其便宜，此其四，可以大交女同學爲朋友，此其五，可以男女分組到郊外實習寫景，是一個大好嬉春機會，此其六，不管你用功不用功，到時準可畢業，此其七，可以冠一個美術家的頭銜，此其八，校中尚有專門教授皮簧及專門教授跳舞兩門，男女同學，借研究跳舞及舊劇爲名，藉可親進，此其九，逢着校中演劇籌款，特選成績好的男女生，登台獻藝，大跳其雀兒思動，雌兒學狐，既可以出風頭，又可以闖闊牌號，會皮簧的，還可以爲將來下海掙錢之地，此其十，有這十成好處，就可以吸收好幾路的人，第一是生性愛玩的，有這樣好玩的地方，焉有不去玩的道理，第二是有目的的，暢交異性，比較冶遊有趣得多，第三是死不用功，考別的學校落了第，在這美術學院湊合湊合，可以向家辦一個報銷，第四就是有一班密絲們，爲了享用物質文明，要人供給，做一個女學生，身份既可



提高，又可以廣結社交，擇肥而噬，第五是可憐而無出路的女子，到了標梅之候，還沒有一個如意郎君，到這學校，名爲讀書，實係擇婿而來，第六第七那都是至愚之人，真個到這個學校來學美術，這幾種人湊在一起，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志願，可算是一個雜湊的局面，好在校長校務長的目的，只要營業發達，那裏還管這些，嬌俊人女士，原名關麗英，在他十四歲這年，就走上了桃花運，他家住在美術學校左近，每逢美術學校散學，他總在門前賣呆，看見一對一對的男女美術家，或是摟着腰，或是挽着手，各種親暱情形，看在初解風情的少女眼裏，總覺熱刺刺的，他父親在衙門裏當一個門房，年代久了，手中頗有積蓄，堪稱殷實之家，他母親生性愛打小牌，成年成月在各處鬥牌，老夫妻只有這一個女兒，十分鍾愛，有吃有穿，小姑娘漸漸大了，就有他自己的主意，總想配一個洋學生，所以看着美術學院的男生之中，很有幾個漂亮的，就很有羨慕之意，何況他總是一人在家看守門戶，感覺生活十分枯燥，幾次同他老太太鬧着，要進美術學校求學，他老太太道，進學校豈是容易的事，後院的大姑娘，從小就進小學，後

來慢慢進中學，聽說現在還想考大學，因為錢要得太多，湊不出來，急得直哭，我看他已讀了十幾年的書了，每年花的書本，總計起來，怕不有幾千塊錢，那一年可以撈回利息來，要是留着做賠嫁，費吃一輩子，痴了頭，你父親掙的錢，說多不多，總可以對付你一副嫁粧，還嗎要進學校呢，嬌俊人道，我不，我偏要，我要進學院，是爲了文明，我不能老是這樣野蠻，聽說女學生可以升教員，女教員可以升女校長，女校長可以做官，可以升做女秘書，女秘書可以升做女委員，您是不知，女委員的威風可就大了，出門有人伺候保護，前呼後擁，坐大汽車，住大洋樓，薪水一個月上千的洋錢，坐火車也不要錢，聽說在火車上吃飯，都是公家的，您說威武不威武，他娘道，快別提了，呢呢嘍嘍的，一大套話，是那裏聽來的，嬌俊人道，您一天到晚打牌，那裏知道這些事，大表姐不是替人當奶媽嗎，前年跟着東家，到南邊做官，親眼看見的，聽說有幾個女委員，都是先當過學生的，他們母女正在議論之間，忽然他老頭子回來了，他娘拗不過嬌俊人，以爲老頭子一回來，添了生力軍，必定要幫着自己說的，誰知老頭子新近受了

一肚子刺戟，原來新任官長，嫌他年老，不合時代，要將他撤差，幸虧高級職員中，有憐恤他的，才勉強求了下來，改爲伺候會客廳的閒差，雖然保全飯碗，却是以繁調簡，心中十分難受，這位新任官長的父親，跟自己做的事也是一樣，因爲通達時務，送兒子上學校讀書，如今改換門庭，儼然就是老太爺了，所以今天聽嬌俊人一番話，不覺點頭佩服，認爲女兒的見解，確有至理，也許是祖坟的風水好，虧他有這樣的大志氣，將來如果做了女委員，怕不是可以把這些烏官都給撤差，替我出氣，他心中如此想着，當即說道，你想進學校，總算你有志氣，爲父的也不攔阻你，不過你現在年紀很大了，再從初小高小念起，那一年念得完，你字也認得太少，這兩年你常看小人書，你還不十分認得全，那如何能考美術學院呢，嬌俊人道，鐵杵磨成針，功到自然成，只要您許我進學校，我可以去試試看，攷得上是您的德行，考不上再說，好在咱們又不損甚麼，當日他們家庭會議開過之後，到了美術學校招考那天，關麗英果然報名入校，考試的情形，到也特別，並不分門考試，只由教務長焦不靈，一個一個挨肩問話，一眼看見嬌俊人，覺

得很像學校對面常站大門的一個閨女，他是早有垂涎之意，不料一塊鮮美的肥肉，會自動送到口裏來，大可解饑，一雙燈籠近視眼，恨不得把人家臉上釘出血來，只因名義上是學校，其勢不能不裝着一臉正氣，當即抽出嬌俊人的報名單問道，你姓甚麼，答道、姓關，叫甚麼，關麗英，今年多大，十四歲，那一個學校畢業，嬌俊人不覺囁嚅起來，他就代答道、哦，中城學校畢業，底下接着說道，我這是專門美術大學院，是最高的學府，必須要有美術天才，才能造就，你會繪畫嗎，嬌俊人又答不出來，他道，不一定繪畫，或是懂音樂，懂戲，都算美術，嬌俊人道，戲會唱兩句，行嗎，他連忙點頭道，行，嬌俊人道，你要我唱給你聽嗎，焦不靈道，那到不必，祇要對於美術，感覺與會就得了，你下星期一來上課罷，這有個課程單，有一個書籍單，應用的書我們學校代你們買，你祇交錢就得了，連本期學費都要交足，才能入學，嬌俊人點頭答應，很興頭的回家，一進門就叫媽，我已經考取了，他們說他們是大學校，後院的大姑娘，這些年才能進大學，我一下就進了大學，您瞧多便宜，他娘先也是高興，後想不大對，說道，那有這樣

容易的事呢，我不信，嬌俊人也不管他娘信不信，自己安排做女學生，少不得做幾件合於學生體裁的衣服，他父親這次異常慷慨，百依百隨，拿出許多錢來，做這樣，做那樣，連學費等等，用了好幾十塊錢，他雖然是個老門房，手頭上頗有積蓄，這幾十塊錢，還不在他心上，他祇指望姑娘學校畢業之後，就要指日高陞，預備做老太爺，老太爺當然不能白做，自然要下本錢，他看見有錢的東家，把少爺送到美國，總是每年要花上幾萬做資本，到後來少爺回家，果然有些洋大人派頭，說話都帶夜死，中國的洋大人，本來最是吃香，這宗準洋大人，雖然比不了正牌洋大人，要比上中國人，却是強似萬倍，自然有各機關各大學來請，不是大科長，就是大教授，不獨此也，連那有美名的女學生，都非嫁這號人不可，因為不能直接嫁洋大人，也可以間接灌輸一點洋知識，大可以傲儕輩而嘗洋味，嬌俊人的父親聽見這種情形，才知道花錢給女兒讀書，確是有益時事，所以也就毫不吝惜了，那裏知道女兒的心事呢，嬌俊人這人，是天生的桃花性情，論歲數是不大，兀奈他是提早成熟，如同長不大的鮮果一樣，小小的個子的他已經熟透了

，到上課的那一天，學校透着熱鬧，男男女女，成隊成羣，院子裏說說笑笑，打打開鬧，房子裏面，男生按琴，女生唱歌，男生拉胡琴，女生唱小嗓，還有練習、交際舞的，男女學生，攪得一絲不透，盤旋狐步，十分整齊嬌俊人看見，不知何故，臉上會飛紅起來，彷彿滾水鍋裏一粒香油一般，躲在旁邊，不敢參加，但是臉子好看，不免就有些男生注意他，看來看去，看得他不好意思起來，越發低着頭，嬌羞動人，忽然聽見喝彩之聲，不由的抬頭一看，正是有兩個頑劣的男生，朝着自己擠眉弄眼，頗有調笑之意，嚇得連忙走開，一時鈴聲大振，各歸課室，他在第一年級，同學中都是新招來的，到還規規矩矩，坐在那裏，嬌俊人挨次坐下之後，一看黑板上有人寫字，不知寫些甚麼，幸而旁邊有個學生，一個字一個字念出來，「查本校學生，現多不交講義費，本校血本所關，豈容賴抵，仰該各學員，自出資本，向校役處購辦各課所用講義，此事已招由校役承辦，計每頁只收大子二枚，以維血本，而重學業，仰各懷遵勿違，切切此諭，教務長焦，」一篇大文寫完，剛坐好的學生，又紛紛離坐而起，走了個乾淨，嬌俊人被一個男

同學一拉，說道，走，去領講義，嬌俊人身不由己，就跟着他走，一時到了校役處，原來就是廚房裏邊一間小房，校役躲在裏邊，關一個小門，如同火車上賣票一樣，挨個購買講義，等了半天，才買得一紙，也看不懂，又回到課堂來，已經就誤了半個鐘頭，大家坐定之後，才看見來了一個筆瘦筆長的一位教員，又黑又乾，往台上一站，學生都站起來致敬。他又還了一躬，才開口說道，今天講的是中國美術史，要論中國美術國師，就數毛延壽，他人格雖不老好的，畫却畫得好，他的速寫最妙，草草幾筆，就可以把一個人形容出來，當年漢朝的大王選妃，就憑他保荐，那時照相還不十分發達。他只把民間的女子，用寫生寫了出來，進呈御覽，漢王爺一見，龍顏見喜，就傳旨把那女子送進宮來，待孤家封他一宮，你說毛延壽的畫，神妙不神妙，後來他異想天開，想賣國求榮，忽然會把東宮王娘娘的畫像，送給北國番邦，番王一見，真乃花容月貌，難以形容，你說他缺不缺，他連王娘娘的三寸金蓮都畫在美人圖裏，又周正，又小又俏，你說北國的番王，那裏見過這種玩藝，登時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連夜點起大兵，要爭奪漢

王的美人，漢王與他見了一陣，只殺得大敗而回，他越說越有勁，一聲緊似一聲，不覺嘴角都流出涎來，又吐了幾口濃痰，正待再往下說，忽然鈴聲大振，這一課算是完了，他祇好說道，鐘點已到，明天再會，匆匆下台而去，大家都散出課堂來，就有方才拉他的一位男同學，走到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滿面笑容的說道，蜜絲關在那一個學校畢業，嬌俊人答道，在中城學校畢業，他道，哦，那是最有名的學校，蜜絲關的學問，一定是好極了，將來還要請您多多指教，兩人經過一番接談，在舉目無親的嬌俊人眼中，覺得這個人可以親近，遂不知不覺親近起來，一時鈴聲又振，又上第二堂，這一堂是兩班混合，人體描寫，課室雖然較大，却是又破又舊，一條一條的長桌長凳，彷彿是從舊式戲園子裏拍賣出來的，學生五個一羣，三個一組，彼此合式的都擠在一起，也沒有一個固定坐位，第一年級都是新生，那裏擠得贏二年級的舊學生，所以舊學生都猴在前幾條凳子上，新學生都落後，嬌俊人同這位新認識的男同學名叫邊尺白的，在一角坐着，只見焦不靈忙出忙進，一臉的熱心教育態度，臨了領着一個婦人進來，這個婦人披了



一件夾斗蓬，像貌醜陋，目眶深陷，有兩個熬黑眼圈，透着憔悴可憐的神情，焦不靈致那婦人當中站定，說道一聲脫，那婦人低着頭把斗蓬除了下來，露出一身黑肉，一絲不掛，衆男生都是炯炯注視，衆女生都有些不自在起來，嬌俊人沒有見過，嚇得只往邊尺白懷裏直躲，邊尺白撫着他的頭髮，安慰道，這不要緊的，這是人體描寫，咱們學美術，就要學這一門的，嬌俊人顫巍巍的說道，我怕，我怕他們這樣捉弄我，邊尺白不覺笑了起來道，這那裏會有這宗事呢，蜜絲關在學校多年。難道不知道有模特兒這一件事嗎，老實說，咱們是花錢的，這個女人，是拿錢買出的，咱們花錢的，是她們的衣食父母，他們也不敢不花幾個臭錢弄個破女人給我們看看，讓我們父母們都高了興，好多照應他們一點，你說他們敢來捉弄你，那不是反了常了嗎，一篇話說得嬌俊人又笑了起來，登時胆子壯了半截，不覺伸起頭來張望，只見焦不靈指手畫腳的說道，畫模特兒要注意三點，第一是頭，第二是乳，第三是屁股，說到那裏，學生中就有笑聲，他也不要，又往下說道，從頭到乳是一部，從乳到臀是第二部，從臀到腳，是第三部，這三部都有一

定尺寸，說到這裏，就從身上撈出一餅皮尺來，在這婦人身一量，就拿粉筆把尺寸記在黑板之上，如同做大衣的裁縫一樣，一邊量，一邊寫，記載得明明白白，連生殖器有多大面積，都寫了出來，又拿一根短棒，指指點點，點得那婦人直笑直噴癢，他們師生都嘻嘻哈哈，大笑大樂，這種課上得不覺時間之長，瞬息又搖鈴散課，焦不靈教他們到註冊課去領稿紙，好畫這個黑美人，以便爲將來的學校成績展覽之用，於是大家都蜂擁到註冊課來，原來仍是焦不靈那裏，他那裏有六塊牌，第一塊教務長室，第二塊會議室，第三塊註冊課，第四塊會計室，第五塊庶務室，第六塊文書室，有這六塊大牌銜，焦不靈身兼六職，如墨索理尼一樣，成了一個精力過人的人物，當嬌俊人走進去的時候，焦不靈十分注意他，喊着地道，你到裏間屋裏來，我有話同你說，嬌俊人就祇好跟了進去，只見滿牆盡是光了屁股的外國模特兒，正中一張鐵牀，想是焦不靈的臥室，焦不靈滿臉透着謙和，讓他在一個沙發上坐下，並且拿出香烟來，請他抽着，嬌俊人剛接過香烟，他殷殷勤勤點了一根火柴送了過來，嬌俊人一邊吸着，一邊賞鑑教務長的臥室，覺

得有一股極濃郁的脂粉香味，比自己的繡房還要香幾分，忽聽焦不靈說道，蜜絲關，你對於我剛講的人體美，你了解不了解，嬌俊人總覺這事透着可羞，不覺臉上又飛紅起來，一時竟答對不出，焦不靈也感覺得出來，生怕窘着他，趕緊用話岔過去道，我常從你們門前走過的，所以我們碰見的機會很多，現在雖是初會，好比多年知交，蜜絲關對於美術，感覺與會，肯到敝校來研究，實在榮幸極了，咱們千萬別存着誰是先生，誰是學生，咱們只當是交朋友，明天下午讓我來做個小東，請您到南安市場一家春吃飯，您肯賞光嗎，嬌俊人沒有想到教務長會請他吃飯的，又不知道是不是學堂中應有的事，一時祇好答應下來，焦不靈見他接受，十分高興，送了出來，接着上第三堂，是京劇，教京劇的是一個票友，名叫黃花簪主，出身到不壞，本是個大員的少爺，只因爲人性愛皮簧，又酷慕梅程荀尙的身份，處處都模仿四大名旦，臉蛋子長得本不算黑，還要塗上極濃厚的粉，配上一副淺藍眼鏡，格外顯着調色適宜，合於美術條件，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綠邊鑲一道淺色牙條，或綉上幾個蝴蝶花扣，從頭上到脚下，無不刻意求工，結束得很

像個旦行，在這美術學校，擔任京劇，也是白盡義務，另有目的，這次上得台來，先在新來的女生之中，打量一遍，看見祇有嬌俊人最美，所以也很注意他，嬌俊人對於京劇，本是極其願學的，看見這個教員很漂亮，並且有無線電報拍了過來，焉有不知之理，不知不覺拍了兩個回電，一面聽他說道，罵殿這齣戲，可以算是合於現代美術化的戲劇，第一他是獨幕劇，第二他有調色的作用，賀后這時應當穿一身重孝，他却穿一件黃褶子，可以表示他是皇娘，而合於華貴身份，第三可以表示專制帝王爭奪大位的罪惡，第四是公理戰勝強權，表現女人大無畏的精神，我們不能夠小看他，現在我們來研究他的唱腔，當即曼聲唱了起來，遭不幸老王把命喪……得鏘，賊子篡位自爲王，得鏘，董東一個龍的東，口裏帶着胡琴場面，一概俱全，並且解釋唱法，應當如何如何就能討巧，如何如何就好唱好聽，又如何如何就是程派，如何如何便不是程派了，這一堂別看是遊戲性質，學生是真肯用心研究，大家都跟着教授，曼聲度曲起來，黃花簪主還做許多身段，把袖子東一擺，西一挑，腰一拗，眼一飛，真有些名伶的風度，一個個女學

生都看動了春心，男學生却動了野心，半曲罵殿就把這一堂上完，已是午飯時間，嬌俊人回到家中吃飯，他却也乖巧，知道學校裏這些情形，是不好跟家中人提說，他媽問他上課怎麼上法，他人小鬼大，會胡謔許多話來說，居然將父母瞞過，下午重新到學校，上課，又有幾堂希奇玩藝，無須詳述，第二天傍晚，他推說學校中有位女同學，跟他如何要好，約他逛市場，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門而去，把他讓到一個小雅座之內，並無其他客人，他漸漸領悟了焦不靈的舉動，可是他生有賤骨，並不感覺這件事，有甚麼危險性，竟同焦不靈酬對起來，焦不靈未存好心，殷殷勸酒，他不覺薄醉了，焦不靈約他看電影，他成了泥做的人一樣怎麼說怎麼好，奇巧這個電影片子，演的是少女春情，一個妙齡女子，被一個男性引誘，到一個荒郊野外，摟腰摟脾盡情狂吻，種種難堪之態，看在初解風情的嬌俊人眼裏，何況他又在醉後，所以一任焦不靈擺佈，當天回去的極晚，他娘是一個打牌健將，這一天又輸了錢，搬了二十四圈，還不肯回家，他父親在一個科長

家裏幫忙辦喜事，也一夜未歸，他住的是雜院，回早回晚，並無人來注意他，他雖失了童貞，家庭中竟未覺查出來，那焦不靈倒是懷着一肚子的鬼胎，次日見俊人照常上課，色胆又大了起來，要求他再演一回，他答應伺隙而動，不可燥急，後來每逢他母親外出打牌，就是殘毀青春的日子，不知不覺，入幕之賓，有了三位，一位大教務長，一位大教授，一位大同學，竟成四角戀愛之局，角逐的結果，沒有不出亂子的，他審查三個人的要點，覺得焦不靈可以多給他分數，好名列前茅，黃花移主可以教他的小嚙，而且合於潘字條件，邊尺白的好處，是能教指導他做女學生之道，不過他同邊尺白要好，是明顯的，同焦黃二人是秘密的，慢慢的焦不靈看着邊尺白不順眼起來，邊尺白也瞧焦不靈形跡可疑，黃花移主是受多數女生包圍的，到還不覺得怎樣，可是焦不靈同邊尺白，可成了相對論，互相防嫌，有一天，他娘又要去打牌了，他就同邊尺白說，今天可以給你一個機會，說的是外國口頭語，甚麼鼓得搶死，不料被焦不靈的心腹學生聽了去，暗地報告給焦不靈，焦不靈就托這人暗中跟隨他們兩個人，到甚麼所在好設法擺布他們，

這一對渾蟲那裏知道。當下手挽手走了出來，直往西區公園而去，這西區公園，地方偏僻，游人稀少，惟有喜言情的男女，最愛到這種地方，當下他們進門之後，這人一面暗中監視，一面就用公用電話通知了焦不靈，焦不靈立即動員，到嬌俊人家中來，一扣門環，出來開門的，就是嬌俊人的父親，焦不靈說是拜會關老先生，關老先生一聽見說教務長來拜，登時心中快樂，覺得自己教女兒進學校，是極有見解的，果然就有上等人物前來拜訪，當下接待，到房中坐好，就裝着官腔喊道，來呀，倒茶，意思之間，就是要老婆子權充老媽，不知道老婆子並未事前訓練，如何能夠應付裕如，況且正要出門打牌，只因本錢不充，兩口子剛剛拌嘴，餘氣未息，那肯理他，他不得已，只好自己動手倒茶，口裏還說家裏用的人少，此時不知跑到那裏去了，焦不靈客氣道，何必倒茶呢，我是有件要緊的事，來同老先生商量的，關老先生道，是，您是……焦不靈道，關於你老先生的令媛的事，他做事犯規，沾辱我們學校的名譽，照章是要開除的，不過我們念他年齡小受人欺騙，總要先給他一個自新機會，並且還願你們家長的名譽，現在他同

一個男同學，在西區公園裏，有苟且之事，你們得急速派人去看，好好管教於他，學校方面，裝個糊塗，不揭穿這事，照舊可以上課，只要你們肯好好管教，學校決定顧全面子，他祇顧說他的話，不知道關老先生臉皮紫脹，越來越難看，後來竟是目露凶光，也不回答焦不靈的話，進去一會，拿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來，焦不靈忙道，你老先生不要魯莽，這事不可太鬧大了，人命關天，如何了得，嬌俊人的娘，突然之間，從裏間屋裏，衝了出來，一頭撞到關老先生懷裏，罵道，狗天殺的，你要他的命嗎，說時遲，那時快，擒着關老先生拿刀的一隻手，下死命咬了一口，就把刀給奪了下來，關老先生氣得往大交椅上一坐，歎氣說道，氣死我也，焦不靈看見刀已經拿下來，料着不至出人命，就一脚溜之大吉，這裏老兩口子氣就大了，在互相責難之下，一方面整軍興武，邀了兩個鄰居喜生事的少年，浩浩蕩蕩，殺奔西區公園而來，他們本來是粗人，更不懂甚麼叫戀愛，他們只知道青年男女在一起叫作通姦，況且焦不靈還放了一把野火，所以魯魯莽莽，跑到公園，一到公園，四處尋找，再也不見踪跡，正在徘徊之際，突然由一顆大



樹傍邊、閃出一個後生來，見他們這樣慌張情形，似乎預先知道一樣，也不說話，只用手一招，他們這班人，也同受過訓練一樣，一聲不響，就跟着這個後生密集前進，轉了兩個彎，到一個山洞口，那後生朝內一指，就讓開了，這班人也不問所以，直向山洞襲擊過來，裏面雖然光線不充，似乎有兩個青年男女在內，一經擒拿，不是嬌俊人和邊尺白是誰，嬌俊人吃他娘上前一掌，打得踉踉跄跄，邊尺白竟被兩個有力少年，用繩結實捆了起來，嬌俊人被他娘罵着拉着回家，這個邊尺白，被他們用殘忍方法擺佈，不知在那裏找出一根腐朽的老樹根，直搗黃龍，大家走了個乾淨，可憐邊尺白，弄得鮮血淋漓，痛楚萬端，欲待喊救，口中被他們用一個手巾，塞得又滿又緊，好容易挨了一天，才被一個游人發現，將口中手巾撈了出來，解去捆縛，他下部痛得難堪，寸步難行，即朽楊樹根，扎得結結實實，休想拔動分毫，沒奈何祇好托這兩人報警，把他送到公立醫院，一經診察，才知道大腸已被割裂，非短時期所能治愈，祇好忍着痛，在醫院養傷，警所問他口供，他祇推說盜劫，但警所何等明瞭，這事終被鬧穿，於是連嬌俊人的父

母及兩個生事少年，都傳了來，鬧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足有三四個月，才慢慢了結，社會上不談這件事了，可是嬌俊人家庭之中，可又起了波瀾，他父親深悔不該讓女兒讀書，丟盡人間的大醜，他母親更是同他父親吵鬧，說他不該主張女兒入學，一場官事下來，耗去錢財不算，還弄得地面上不能立足，他父親祇好帶着他母女二人，到天津來謀生，先是想找一個衙門事做做，不知自己年紀已大，衙門中如何插得進去，祇好拚湊一筆本錢，做一件小買賣，無奈社會不景氣，百行都賠本，他一個外行，更無僥倖掙錢之理，不到半年，已賠了個乾淨，他此時恨自己女兒，如同眼中之刺，就老實不客氣，把女兒使了押賬，在一個二等娼寮之中，懸牌應客，嬌俊人容貌雖好，手腕不活，對待客人，有時過於熱烈，有時過於冷淡，總難得恰到好處，所以生意老做不出來，又兼時局不景氣，遜窩子的人，都存了排洩性慾之心，毫無溫存體貼之意，雖然糟踏肉體，却換不出甚麼錢來，做了一節，老鴿賠累不堪，就把牌子下了，正趕上巴黎電影院，物色佳麗充女招待，姑且讓他應徵，誰知這個新事業，到比當窩姐強得多，一個月得的小

費，不下二百餘元，打破影院一切紀錄，登時上至經理，下至茶房，都要敬重他三分，遇着前次大選，將他選成亞花，一舉成名，所以百花游藝場，慕名將他請來，舉為特一號，上尊號牡丹公主，冠領羣芳，風頭極健，他因為進過大學之故，自然有些學生派頭，與那冒牌摹擬的，大不相同，所以頗能號召學界、學界中人，一來一大幫，一大羣，沏起茶來，總是幾十碗，這個給幾角，那個給一塊，小費之多，無與倫比，不過一個人地位高了，總容易招風惹事，忌妬他的當然不在少數，奇巧吳春錦的闊客薛大爺，因為貨物局長交卸了，心中牢騷，縱開酒色，以資消遣，竟會看中了嬌俊人，因為當着吳春錦的面上，總不便同嬌俊人兜搭，有一天這位薛爺，來得稍早，吳春錦還未上班，嬌俊人偏是又早來了，薛大爺就叫嬌俊人泡茶，嬌俊人故意端着，說是您要泡茶，就得天天泡，有一天無一天，定惹起吳春錦的醋勁，犯不上，薛大爺低聲道，咱們雖然是偶而泡泡茶，咱們想法子彌補這個空子，你要是跟我好，我可以重重報酬你，不是更實惠嗎，你怎麼這樣死心眼呢，嬌俊人道才嚶的一聲笑了，從此他二人就有些秘密行動起來，

薛大爺知道嬌俊人的身世，覺得可憐，動了慈悲之心，就拿出一筆錢，替他贖還押賬，又花些錢替他製造許多時髦衣服，又打幾樣金首飾給他帶着，慢慢有些風聲，吳春錦耳內，正在將信將疑之際，有一天經同伴報告，說嬌俊人告假走了，恐怕同薛大爺開房間去了，吳春錦不聽此話猶可，一聽此話，耳腮忽覺一陣發熱，幾乎氣得哭了，當時就想去找嬌俊人，同他拚了，兀奈不知他們住在甚麼旅館，天津地方甚大，無法尋覓，當時只好暫時忍着，嬌俊人一夜也未回游藝場，吳春錦氣更大了，次日一早，嬌俊人又到百花游藝場，吳春錦早在那裏等着，一見嬌俊人到來，冷不防啐他一口，啐得嬌俊人滿臉狼藉，嬌俊人那肯服輸，一低頭直撞過去，吳春錦到是正在得意之時，未加防備，又因嬌俊人來勢過猛，一時頭輕腳重，栽了個四體朝天，心中又羞又恨，爬起來用手抓嬌俊人頭髮，奇巧頭髮是剛盪好的，到是容易抓住，嬌俊人覺得其痛異常，只好用手在吳春錦臉上用力一抓，再用手指甲一使勁，非同小可，竟是鮮血淋漓起來，吳春錦大哭大鬧，說是臉上有傷，要同他歸局子，一時調人可就多了，經理茶房都來拉架，經理一半吆

喝，一面勸解，茶房死拉活扯把這一對冤家對頭拉開，兩個人都是連哭帶訴，各有各的理由，於是暫由經理充當法官，評判曲直，辯論終結，認爲嬌俊人理虧，宣判罰俸一月，給吳春錦養傷，外加磕頭賠禮，然後了事，一場風波，暫告平息，誰知嬌俊人自此以後，覺得面子上不好看，就設法跳槽，告退而去，這裏只剩吳春錦一人稱霸，舊日伴侶夏雪嬌，洽居輔弼之位，兩個人交情始終如一結爲異姓姊妹，每逢有熟客的朋友回來，必推荐夏雪嬌，夏雪嬌也是這樣，彼此推荐，那時有兩個茶客，一個做個統領姓吳，一個是個公子哥兒姓夏，這兩個常常同到百花游藝場，奇巧吳統領看中了吳春錦，吳春錦又替夏公子介紹了夏雪嬌，也十分投契，由同姓而巧合的關係，感情格外深幾分，可是吳統領是個風流場中魁首，逢場作戲，似乎狠熱，實在並不是真愛上了誰，夏公子可是初出茅廬的公子哥兒，處處感情用事，起初挑識夏雪嬌，到不一定出於本心，可是漸漸磨熟，生了感情，就覺得一天不見都不好受，一半也是夏雪嬌爲人較爲恬靜，耐人尋味，吳春錦爲人雖是活潑，久而久之，就覺共味甚淡，所以吳統領可以說是毫無感情，

而夏公子則情感深至，纏綿悱惻，居然將家中股票偷着押了一筆錢，私自携着夏雪媽，溜到北京，不料他有個窮親戚，姓許的，爲人鬼頭鬼腦，專門伺人陰事，好於中取利，他先在北京小報上登了一段，說是茲有夏姬後人携帶天津百花游藝場女侍夏雪媽，同來北京，密營金屋，每日出入各公園劇場，雙宿雙飛，儼同夫婦，並聞夏姬後人此次舉動，係私押某某股票，以多金供其揮霍，不可一世，云云，他拿着這一張小報，一早就跑到公寓來，正值兩位情人香夢正酣，他一個人很耐煩的在外間候着，日已傍午，夏公子才起身，一見他來，連忙讓坐，他低頭問夏公子道，您這當子事，對甚麼人說起過，夏公子道；除了一二知己很少知道這事的，他道：那就奇了，您看這張小報登的話，彷彿這件事極爲明瞭你老先生太坦率，你當無心的說，人家當有心的聽，萬一要鬧得家中兄嫂知道，豈不是一場風波，咱們誼屬至親，不能置身局外，所以一大早，就來驚動咱的好夢，不怕咱見怪的話，咱這事也做得也欠斟酌點，總要想個法子彌縫才好，夏公子看着報，一肚子狐疑，想着這位小許，就犯重大嫌疑，他還來裝好人，公子哥的脾氣，

想到那裏，就是那裏，隨即發話道，這個登報的人，就是個混賬東西，必定外面同我要好，骨子裏使壞，我看不必理他，登報就登報，好在是北平報，天津也不見得看得見，我那家中，更是不看小報的，小許漲紅了臉，道，這個事，您還得設法才好，這個人既然能夠使壞，他不能登天津報嗎，或者說得更明顯些，再不然他給您府上寄一份去，不馬上就是亂子嗎，他知道夏公子懼怕家內，所以大言恐嚇，心想就算你知道是我幹的也不能不敷衍我，果然夏公子被他虎着，祇好說道，現在依你說怎麼辦，小許道，小報館裏，我到有個熟人，托他們更正一下，說是前項消息，得之傳聞，現查並無其事，理合更正，夏公子道，也只好這樣辦罷，那就請您辛苦一次，托托他們，以後別登這些事，小許沉吟道，好辦好辦，就是報館中總要點綴點綴，我看咱們多花錢犯不上，給他們五十塊錢，也就得了，夏公子把舌頭一伸道，那要這些錢，還是讓他們登吧，我活出去，看怎麼辦，小許道，你那押股票的事，萬一鬧起來，家中必定要起風潮，說不定會引起一場官司，錢還是小，名譽上也太不好聽，得了，你就算一場麻雀打輸了的，那裏不

花幾個錢，報館現在還是隱隱約約的登着，明天他們再來上一段，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怕不鬧成大事，你要從遠處想想，夏公子也沉吟了一會，賭氣拿出五十塊鈔票，往桌上一扔，說道，我祇當喂了狗的，拿去罷，小許見了嶄新鈔票五十元，眼中幾乎冒出血來，那裏還顧得羞恥，裝着一臉慷慨樣子，順手把錢往口袋一塞，假意罵道，這年頭處處都得錢，沒錢簡直辦不了事，甚麼叫朋友，有錢就是朋友，我替你去辦就是了，咱們晚上那裏見，夏公子討厭他到了十二分，也不理他，他自由自在的走了出來，心想別說這年頭不景氣，會弄錢的還是異常容易，小夏被我小弄玄虛，就是五十塊到手，這個人身上頗有意思，待我慢慢擺佈他，好小子，你罵我是混賬東西是狗，大丈夫不怕挨罵，早晚教你知道我的利害，不提小許一個人胡思亂想，且說夏公子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祇恨自不小心，將心腹話對這壞人說了，平白被他敲去五十塊錢，這五十塊錢，本是預備的一筆到西山香山的游費，於今被他敲去，還要再開五十元支票，到銀行去取錢，恰巧這天是禮拜六，銀行下午不辦公，還須趕早去取，看看表上大針，已指到



十一點半，心中一急，把支票寫錯一個數目字，又忙着再寫，這時夏雪媽正在裏間房梳洗，看他這忙亂樣子，知道動了肝火，一邊梳着頭髮，一邊走了出來，見他臉上氣色，不大好看，祇好陪着笑臉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您也別生氣了，對待這種人，丟了五十塊錢不算甚麼，咱們以後遠着他些，說不定他還要出甚麼岔子呢，您到銀行去，我也陪您出門，順便到楊裁縫那裏去，您前天替我買的一件大黑蝴蝶絨花軟緞旗袍裁料，今天可以做好了，我得去看看，咱們一塊走吧，三言兩語，才把夏公子騙好，一路走了出來，先到銀行取錢，這個手續，那個手續，足候了半個鐘頭，才將錢取出，順便到楊裁縫的雙合順成衣鋪，一間旗袍已經做好，登時又高興起來，就在成衣鋪換好，又要夏公子看正面，又要夏公子看背面，果然人要衣裝佛要金裝，華美的衣服，穿在夏雪媽身上，立刻又添了幾分光彩，連楊裁縫都在一旁湊趣，嘖嘖稱羨，夏公子也就高興了，把方才的心中悶氣，都排洩了個乾淨，他們還未用過早點，附近有個小咖啡店，叫作春光堂，裏面有兩個女招待，大的叫二號，小的反叫一號，所以人家都叫小的爲小一號，叫大

的爲大二號，這兩個人物，在北京頗負勝名，論兩人像貌，小的確乎比大的強，所以佔着首席，大的像貌雖然遜些，却是容易入幕，因此也有一部份勢力，當夏公子初到北京的時候，我很震他們的大名，幾次想去看看，都因事羈絆着，今天恰好要用早點，所以帶着夏雪媽走來，春光堂樓下是賣餅乾糖果，祇有幾個男夥友，樓上是咖啡館，而兼賣大菜，正午時間買賣大半都未上門，這兩位女招待，一個也沒有來，夏公子夏雪媽上樓坐定之後，就由樓下的男夥友上樓，權充招待之職，夏公子算是撲了個空，夏雪媽兀自好笑，嘲夏公子道，吃在口裏，歐在鍋裏，那裏不能吃點心，偏要到春光堂，看見你那意中人了嗎，夏公子道，你們當女人的，就喜歡吃些無味的醋，我無非想來看看，何曾有甚麼用意，你就生怕我愛上了別人，現在連人都沒有看見，你就要存着一種妬意，那不是笑話嗎，夏雪媽恐怕又惹出夏公子的火來，才不敢笑了，春光堂本是賣女招待的地方，那點心簡直不堪吃，尤其是上午，要這樣沒有，要那樣沒有預備，夏公子們祇好隨便用兩樣西點就回到公寓，他們約定的遊山伴侶，有位李公子，也是新近偷娶一個女

票友，與夏公子格外情投意合，此時約定同遊西山，李公子備辦了許多餅乾面包罐頭冷食水果之類，裝了一大口袋，帶着新歡許女士，也到旅館裏來，汽車是李公子定好的，很大的車，四個人身材不大，在一排坐好，格外顯得親熱，可惜郊外馬路不平，車身顛播得利害，青年男女，充滿着快樂空氣，一路說說笑笑，到也不覺得什麼，一時汽車跑過了萬壽山，漸漸接近了山麓，蒼翠的山景，和蔭蔚的樹木，把塵市中的境界，完全換了，汽車一直開到大覺寺；這大覺寺本是八大名刹之一，山水最爲幽秀，山門外有半里多長的松徑，古木參天，濤風徹地，可惜山門半圯，年久失修，一個鐘樓，只剩了落桷杈桷，一個鼓樓，只剩了敗瓦頽垣，山門前一片綿茵草地，有十幾個童子軍在那裏札了幾架露天營棚，格外顯着野趣，他們都有些尙武精神，都是很純潔的少年，一個個忙着燒火做飯，舉行野餐，夏雪嫣在天津十丈紅塵之中，混了多少年，乍然遇到這種大自然境界，覺得處處都是賞心悅目，看着這一班童子軍做飯做得很熱鬧，簡直捨不得走開，李公子頂上帶着貴族化的鏡箱，於是除了下來，替童子軍照了一個相，又叫夏雪嫣同

女票友站在一起，照了一個雙美倩影，又替松林照了一個野景，夏公子用手摟着夏雪嬌的纖腰坐在山石上，又是一張儷影，剛剛照完，忽然看見山鳥，飛下地來啄食，李公子又照了一張，一連東一張西一張，整整照了一打片子，他們一行人，才往後殿走來，正殿有木魚佛鐺之聲，他們一個個走了進來，覺得殿內十分清涼潔淨，只有三個和尚，站成一個雁字形，在那裏做功課，都是目不斜視的念着，正中間三尊大佛像，全身裝金，慈悲莊嚴，兩傍塑着諸天菩薩，也有慈眉善眼，也有金剛怒目，也有美貌如花，也有猙獰可怕，表示着天空也是同人間一樣，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他們隨喜一會，退出殿來，繞到殿後一看，忽然有一個極莊嚴玲瓏的寶塔，高聳雲表，李公子一見大喜，又把鏡匣撈出來，忙着對光，夏公子笑道，真是照像迷，女票友道，別提他多們愛照像了，我從前不認識他的時候，他先跑到戲台口照像，這還不算，後來又守在後台門口替我照像，被一個男票友看見，真使野蠻，走上去只一推，連人帶相匣子都爬下了，他也不生氣，笑着爬了起來，還脫帽一鞠躬，逗着我都笑了，後來我不好意思，才跟他通名姓，

李公子攔道，提那些幹甚麼呢，女票友道，你瞧，你還怕提那些，你那時怎麼做出來的呢，李公子一面收照相機，一面笑道，你沒瞧見海派戲的三笑姻緣嗎，當那唐伯虎追求女性的時候，不是甚麼事都做得出來，這原是風流才子的派頭，女票友道，不怕羞，自稱風流才子，夏公子也嘲笑道，不獨他是風流才子，你也稱得起紅粉佳人呢，女票友氣得打了夏公子一掌，大家說說笑笑，走到塔邊來，只見一汪澄泓，清澈見底，游魚三五，悠然自得，他們四個人，都走到泉邊坐好，只見李公子道，這個地方野餐最好，李公子又跑到廟外汽車上，把一個裝食物的小籐包拿了來，拿出一罐熟牛肉，一罐加厘鷄，自己用開罐頭的刀子給開了，又拿出一盒三門治的夾餡面包，又拿出許多野餐刀七紙碟錦杯之類，帶着兩個暖壺，一個裏面裝的煮熟了的咖啡，一個裝的白開水，又開一罐牛奶，大家各分配一份，自在吃着，覺得大有野趣，李公子又同自己一班人照了個野餐像，廟裏的和尙也還湊趣，送了些熱茶來，李公子一邊吃着，招呼許女士道，你照的那些戲裝像，都沒有一個好背景，我看這個地方，要是照一個狀元祭塔，必定出色，祇可惜行

頭未帶來，許女士道，你一來就是外行話，上裝梳頭，你辦的了嗎，再說和尚廟裏，禪房清淨之地，也不是咱們上裝的地方，況且在戲院後台上裝，以及在照相館上裝，都是很自在的，要是在這個地方上裝，必定生刺刺的難受，夏公子岔話道，對了，別把些和尚的禪心惹動了，罪過不小，許女士不覺瞪夏公子一眼道，你總是說些邪話，夏公子道，甚麼邪話，你不知道你的這位黑漆板凳，原是佛學大家，成天這個空那個法，鬧不清楚，又修甚麼入世法，又受甚麼居士戒，有一次又因爲失戀，想當和尚，人家大道將成的時候，偏有你這摩登伽女，犧牲色相，跑來引誘，害得人家九轉金丹，墮於一旦，你瞧這個罪孽，造得多利害，李公子道，別提了，又惹起你一大套，夏公子道，你還說咧，那一回不空法師前來講經，你十起八列要我去聽講，我不肯去，你還說我沒有慧根，後來跟你去了，你又說那個女居士好看，那個女居士是某要人的姨太太，我說你既然專誠來聽經，怎麼談論女人，你說我淺，說我不明佛理，甚麼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空花水月，橫陳嚼臘，一類極高極深的話，現在怎些反怕我說了昵，李公子道，好了好了，

夠你說的了，時候不早，咱們到金粟庵去罷，我叫廟裏人雇四個驢，許女士贊成道，那好極了，我最愛騎驢，每年白雲觀廟會，我總騎幾次驢，癩頭還是很大，只怕夏姊從天津新來，沒有幹過，這崎嶇山路，最是難騎，別回頭摔一下子，到是不好，李公子道，那怕什麼，前頭叫一個脚夫拉着韁，別讓這驢聞騷，他不發春興，是不會出亂子的，夏雪媽却以許女士的話爲然，生怕鬧出笑話，落個話柄，連忙攔住道，快別替我雇驢，我願意在地下走着，到有意思，夏公子道，你不願意騎驢，有的是山轎，雇一輛坐坐，比較走着快些，咱們別耽誤時候，就請趕緊叫廟裏給辦好了，李公子依言，去吩咐一切，夏雪媽拉着許女士跑到山石後面，不許夏公子跟去，好一會子才回來，也不知辦理甚麼要公，夏公子無聊找和尚談天去了，這個廟裏，有一個老方丈，是個佛門交際大家，成年住在北京，輕易難到廟裏來，廟裏祇由他的徒弟主持一切，規矩倒是謹嚴，夏公子走到禪房一看，靜悄悄的，毫無談話之聲，一個個都在那裏打座，一個和尚見夏公子來了，笑嘻嘻的從蒲團上下來，打個問訊道，居士是從北京來的嗎，請到我們方丈室坐坐

夏公子略爲客氣了幾句，同到方丈室，方丈室地方雖然不大，却是清潔異常，明窗淨几，經卷文具，都佈置得井井有條，中間一個供桌，供着龍華海會圖，上有許多白描佛像，畫得極其精細，是明朝王上工真跡，夏公子是個世家子弟，略懂書畫，看得愛不忍釋，和尚隨手撚了一根雲香點着，格外覺得清幽，隨由小和尚奉上香茶，彼此談了幾句關於西山國話，那和尚嘆口氣道，西山的廟宇，從明朝起，最是興旺不過，大半都是內廷幾個關太監施捨的，到了前清，因爲皇上崇好佛學，不斷的撥款修廟的當差的公七們，也還是喜歡施捨，成千萬的捐款，加以國家輔助的勢力之下，所以都還是極興旺，修得富麗堂皇，共有一百單八個名刹，可是到了民國，就大不如前了，我們這佛門中出些不肖之人，吃喝嫖賭，將值幾十萬的廟宇，抵押幾千塊錢，堆上極重的利息，利上滾利，不到幾年，就把廟產出脫，就以金粟庵一處而論，當年人工最賤的時候，就是百萬工程，前兩年出了個敗類當家的，只用三千塊錢的押給一家銀行行息每年四分，不到兩年，利上滾利，就是一萬，又滾了兩年，成了三萬，銀行找補他幾千塊錢，就過了戶了



，現在成了一個私立學校的私產，類是這一類的事可就多了，慙說是不是佛門倒瘦的事，夏公子也只好隨着慨嘆兩聲，但他的生性不好佛學，無非敷衍和尚而已，正說話間，李公子找到方丈室，發急道，我的大爺，那裏沒有找到，都算備齊了，就短你一個人，快去罷，於是大家都走出廟來，只見許女士已經騎在驢上，據鞍顧盼，高興的了不得，夏雪嫣坐在竹轎之內，四個轎夫一上肩，抬了起來，不覺恍了兩下，夏雪嫣吓得直叫，許女士道，你連坐轎子都怕，要是騎驢，更把你吓壞了呢，一邊說着，一邊一拉驢韁，果然是駕輕就熟，驢子十分聽話，蹄聲得得的走起來，夏公子李公子也都上了驢子，跟在一起走着，山路很是曲折，從大覺寺傍邊岔道岔到大道，路程略為近一點，先是兩傍都是短籬，裏面樹林密密的，看不見甚麼風景，一時籬徑走完，忽然眼界一新，只見兩個高峯，劈面而起，分裂的地方，如同刀痕斧砍一樣，磊磊落落的砌着，上面有幾百尺的流泉，在石塊縫中曲折流了下來，舒徐迴環，成了一個大山澗，淙淙的泉響之聲，似乎繞在驢蹄左右，又如奏樂一樣，成一種清越動聽之音，夾澗的山石之上，有許多蚌

枝怪形的松樹，斜日照着，格外顯出青冷之色，夏公子想着唐人詩句，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儼然就是這種境界，好不清幽動人，最難得的，還有兩個妙齡女子陪伴，在清幽之中，又帶香艷之趣，表示着生活不感枯燥、不覺慢吟起詩來，孟浩然的詩意，在驢子背上，就是這個情景，李公子道，這個景緻不錯，咱來照個像，你們在頭裏走，我連你們騎驢遊山的態度，都照在裏頭，一定有趣，自己一翻身跳下驢來，這驢子見了道傍青草，涎垂欲滴，一頭鑽在草裏，自去吃草去了，李公子把照相機掏出來，東一張西一張，又照了好幾張，才騎上驢去，正待要走，誰知這一頭驢，吃草吃得正香，那裏肯捨，李公子越是拉他，他越低着儘吃，偏給他個不理，後面驢夫看見了，走上來就下死命給了他幾皮鞭，那驢子護着痛，只好服從命令，往前走，可是驢子這個畜生，生性最劣，雖然屈服於人的勢力之下，心中總是不甘屈服，處處要露出倔強的意味來，所以走是走，偏不肯好好的走，有時顛兩下，有時偏兩下，弄得李公子火起，一連好幾鞭，那知驢子比他火兒更大，爽興大跑大顛起來，一直追上夏公子許女士的驢，正挨着許

女士的驢，這頭驢生性頑劣，直用鼻頭一鑽，想鑽到許女士的驢尻骨裏去，許女士的驢，觸着癢，老實不客氣，揚起後蹄來，祇一蹄，幾乎把驢鼻踢歪，他一面負痛長鳴，一面連竄帶蹶，把李公子給蹶了下來，摔了四體朝天，屁股篤在山石之上，其痛異常，照像匣子扔出幾丈遠，氣得李公子亂罵，後面兩個驢夫急忙跑來，把他扶起，夏公子等也都跳下驢來，來看李公子，已否受傷，幸喜只碰破了一點油皮，並無大礙，許女士也不敢高興了，攙着李公子走了幾步，活動活動筋骨，驢夫把鏡匣拾起送來，道地的德國貨，並未損壞分毫，李公子等走了幾步之後，依然騎上驢子，此次祇叫驢夫拉着韁，緩緩而行，漸漸是上山的路，驢子也累得氣喘吁吁，山澗走完，又到了極綿密的樹林，全是栗樹核桃樹，結實纍纍，極是好玩，加以山路曲折，方向常換，覺得眼底奇跡，有許多搜羅不盡的意味，一時走到金粟庵的第一山亭，有一片曠敞之地，正好休息，此處前面有一道短垣，靠左有三間屋楹的小廟，廟前有一個大鐘，鐘傍一株怒枝杈槎的大松樹，憑着短垣往下一望，彌蔓平原，舉目千里，原來一路行來並不疊高，却已到了很高

之處，回瞰來路，歷歷在眼，從北邊紆迴過來，就是方才所見的大山澗，在此處看來，並不覺其大，如同一個小溪似的，但直溯這道溪的盡頭，接着一道大沙河，如同一條大白蛇一樣，橫亘南北，約有幾百里之遙，過這道沙河，人烟村莊，彷彿都是米粒散沙一樣，東一小堆，西一小堆，點綴成趣，遠遠似乎有一個大城，和一個小山，原來就是北京和萬壽山的縮影，李公子，這個地方，不可不照他幾個照片，最好是這一架鐘與這個小廟，同這個松樹的影子，似乎最宜於夜景，我只把他拍暗一點，就可以冒充月下所拍，將來送到攝影學會，定可考第一，不覺又高興起來，自去拍照，夏雪媽把夏公子一拉問他道，騎驢子好受不好受，我坐驢子可累死了，他們死命的顛播，顛得屁股生痛，回去我只想走走，我可不能坐驢子了，夏公子道，下山是順坡，不坐驢子也好，我也陪你走走，下山騎驢更難，別再摔一下子，許女士也直嚷騎驢騎累了，想吃點涼東西，驢夫道，這裏有一家汽水公司，山上的流泉，做成的汽水，別提多們好喝呢，許女士忙道，我們快到汽水公司去參觀吧，還可以喝點汽水，李公子道，算了罷，有的是開水，喝一

杯也就解渴了，幹麼要吃涼東西呢，許女士道，不要你管，李公子道，我是爲你好，許女士道，不礙的，你回頭看，夏公子打趣他道，許女士對於吃涼東西，是極有經驗，我是知道的，許女士用媚眼向夏公子一釘道，你再敢胡說不，夏公子道，我也沒說甚麼，慫別多心呀，許女士氣得要擰夏公子，夏公子吓得直躲，連驢夫都笑了，李公子看得有些不像樣子，打岔道，我們上金粟庵罷，時候不早，還要趕回北京呢，太晚了就進不了城了，許女士道，你說還要到溫泉洗澡，今天來得及嗎，李公子道，我真忘了，這們辦罷，咱們好在沒有甚麼事，不如今天就在溫泉耽擱一夜，有的是旅館，地方真考究，還有食堂，中西菜都，又跟城裏通電話，便當極了，我們說定之後，就可以從從容容的玩一整天，夏公子道，我是無可無不可，惟公馬首是瞻，李公子道，別掉文了，咱們步行到金粟庵去，觀光觀光，於是一行四衆，帶着驢和驢夫轎夫，共有十餘，都到金粟庵來，金粟庵這個地方，表面是學校產業，實際是一個要人的別墅，凡是西山的風景擅場之區，幾乎都在這個要人勢力支配之下，金粟庵只算其中一隅而已，這個地方，工程浩

繁，山門外斷岸千尺，全用漢白玉石砌成，拾級而上，就是幾百層階級，縱然極其平坦，走得也就上氣不接下氣，何況這四個人，都是城市中住慣了的，走不慣山路，許女士同夏雪嫣，還穿着高跟皮鞋，那裏經得起走這高坡，走了幾步，就討饒了，還是李公子有主意，叫他兩個人同坐在山轎之上，幸喜兩人身材不大，擠在一個山轎之內，格外顯得親熱，說說笑笑，已自到了山門，只見門內跑出兩個馬弁，都帶着盒子砲，指着他們問道，你們來幹甚麼的，夏雪嫣同許女士都吓得怔着了，還是李公子有胆量，挺身上前道，我們是來遊玩的，有一個馬弁道，甚麼，遊玩，你不打聽打聽，這是可以遊玩的地方嗎，另一個馬弁，比較和平，走過來道，這兩天不成，咱們的頭兒，剛到這裏，不能來玩，過兩天他走了，也就成了，你們上別處玩玩吧，李公子祇好答應着，退了回來，夏公子本是公子哥兒，不知天高地厚，兀自發話道，現在不是民國嗎，平等自由，咱們憑麼不能進去，李公子急得直堵他的嘴，說道，我的大爺，天津地方，把你住嬌了，北京可不比天津，快別亂說了，咱們何必單要進去，留個有餘不盡之意，豈不甚好，告

訴你，這不是要大爺脾氣的地方，咱們走吧，一行四人又折回山亭來，驢夫道，由這上山，是妙兒窪，到妙峯山的大路，每年香市，人可多了，前幾年張宗昌給修蓋的房子，要去看看嗎，李公子道，不去了，有甚麼好看，你們牽着驢跟在後面，咱們都不騎驢，要步行下山，一邊說着，就順步走下山來，下山到是容易得多，不知不覺談談說說，又到了大山澗，路就平坦得多了，他們也走乏了，從新坐轎的坐轎，騎驢的騎驢，又到大覺寺來，汽車夫在汽車裏面，睡得正是香甜。經李公子叫醒，開發了驢轎錢，大家從新坐上汽車到溫泉來，這溫泉地方，本是一個小小行宮，當年乾隆帶着香妃，賜浴於此，這地方有四五個池沼，滿植着紅荷，經冬不彫，四時開花，最是奇跡，現在行宮已經改成一个溫泉女子中學，傍邊建築一個小旅館，兼辦中西食堂，建築幾座溫泉浴池，闢為甲乙丙丁四等房間，甲等取費略貴，敷陳極其華美，乙等丙等稍為減色一點，丁等專預備長住的客，多半是養病的人房間取其清潔衛生而已，收費特廉，一切便利，這個地方，水比香山熱度較小，除了冬令以外，都比香山舒適，所以有許多人喜歡這個地方。

當下他們到了溫泉之後，先走到食堂裏隨意用點茶點，便到各處看看，果然薄荷迎風披拂，如同夏令一般，幾處池沼接着葦塘，大有江南風味，又到旅館一看，房間舖陳極好，夏李二人，各自定好一間，溫泉池毗連女校，女校學生，自然也可以享受溫泉利益，所以遊客要洗澡，得先通知女校，暫時宣佈戒嚴，當下他們一行四個人，兩對伴侶，吃完點心之後，就都去入浴，旅館中派人招待，十分體貼愛人心理，讓男女兩個，在一個浴間同浴，經過相當時間，才浴罷出來，已是黃昏時候，李公子要了個北京電話，問問小公館內。有事無事，那邊僕人答道，劉二爺同李老板來了一次，是約太太後天晚上，在雲裏飛大戲院客串，都是票友消遣，太太定的是大軸，探母回令，叫跟您和太太提一聲，今天晚上他們都在范三爺公館裏，大家對對詞，排排場面，望您和太太回來了就去，又說您想消遣一曲可以，隨您的便，太太要是不願意唱探母，也可以改動，請您務必回他的話，李公子道，我們今天不能回來，你別掛，讓太太跟你說罷，許女士在傍邊已聽了個大致不差，此時就接過來道，探母同誰配，怎麼不早通知我一聲，一定



是先約別人，不成功，臨時拿我墊底子，你回他個不唱，甚麼戲也不唱，老爺也不消遣，僕人道，李老板叫我特別跟您提一聲，他這一節過不去，您要唱了，他可落一筆腦門錢，求您給幫個忙，許女士道，別聽他那一套，無論是誰說也不唱，那僕人只好答應着掛了，他們同到餐廳晚餐，許女士就發一大篇話，說你們看吧，他們既找到我，不唱還是不成，可恨小劉，最不是東西，平日只知道巴結一個宗小姐，聽說宗小姐早晨未起床，他就直接走進繡房，以說戲爲名，不知道做些什麼勾當，可笑宗老頭子，平時家規狠大，到了女兒身上，就沒有辦法了，這次他必是找小宗，不知臨時出了甚麼岔子，不能出演，林女士又到天津去了，玲瓏女士前天出演，有人使壞，鬧出笑話，一時也難登台，北京城裏，恐怕再找不出別的人來，紅票必是已經派出去不少，換別的無名小卒，壓不着台，所以想到我的身上，這羣小鬼，臉皮比城牆還厚，他不打你的算盤便罷，他要想到你的身上，仍係如何不唱，他們跟您磕上一百二十四個響頭，不達到目的不止，你們回頭看吧，準是糾纏不清的，李公子道，我看你還是想唱，故意拿些架子，是不

是，許女士順手就在李公子腿上死勁一擰，擰得李公子怪叫起來，許女士還眨了他一個白眼道，偏你會說人，好好，我就不唱，堅持到底，夏公子道，老李說話，向來瘋顛顛的，您何必跟他一般見識，您的探母太好了，猶其是回令的白口，格外清脆動聽，我還是非看不可，況且您新做的那一件龍水旗袍，也應當試試新，別人和你借你也不借，你自己也不穿，難道讓老李穿不成，一句趣話把大家都說笑了，大家談笑了一會，各歸臥房休息，這個地方，居然有電燈，每房裝好一個小無線電，聽北京戲劇，異常清晰，約莫到了十點鐘，果然小劉電話來了，直接請許女士說話，許女士是杭州人，小劉是江蘇人，所以打着江南口白道，許阿姐，打啥格架，耐這回幫了我們的忙，下次我們大家幫耐格忙，阿好方便點，你們先生，樣樣塞聽耐格，現在事體，十停有了九停，紅報塞貼出哉，耐阿要把人急煞，傷陰罵格，許女士道，好，耐到說起吾來哉，吾且問耐，爲啥老早弗通知，小劉道，耐格戲唱得幾火熟哉，還要通知，許女士道，放耐格屁，還想欺騙人，老實講，耐先阿是約好小宗格，照實供來，小劉囁嚅道，天理良心，既然約

仔耐，那好再約別人，再說小宗那裏吃得落，女菩薩，慈悲一次吧，怨小僧是初犯，許女士道，再敢瞎說三槍，吾當真弗唱，看耐那項，小劉道，再也不敢了，請耐慈悲吧，許女士道，明朝再看罷，小劉道，不行不行，算數，許女士道，識相點，明朝再說，小劉還是苦苦哀求，許女士終是却情不過，才算答應下來，李公子道，我說你還是想唱不是，許女士道，你當我的戲癮，還是照從前一樣麼，老實說，面子關係，無法推脫，這一班東西，都窮瘋了，今天搭桌，到處揣紅票，臨了抓瞎，要是不幫他們的忙，簡直要出情形，他們恨毒了，不免造出謠言，在小通信社散佈一些含沙射影消息，再則逢到我高興客串的時候，他們來設法搗亂，玲瓏女士就是個前列，所以這一班小鬼，也得罪不起，李公子道，有這大篇道理。我那裏知道，我是不受支配的，我愛唱就唱，不愛唱就不唱，他們也從不敢難爲我，許女士道，你那裏知道，他們借重女票友來號召，你的戲雖然，唱得不壞，可是知道的人不多，沒有甚麼號召力，他們自己還要借機會闖牌子，預備將來好賣，有的是角，所以不找你了，李公子聽說他自己叫

不動聲色，心裏不大高興，就一聲不響，一個人跑到外面步月，許女士覺得有些言語失檢，慌忙跟出來，用手挽着李公子的手，逗他說話，他偏不說，許女士慌了，反要他唱一曲消遣，李公子道，你不是回人家，我不消遣嗎，許女士急道，那是故意說的，難道你不知道我是小孩子脾氣嗎，如是打着探母回令的白口，慫恿別生氣哪，慫恿還跟小孩子一般見識，李公子淡笑了一聲，說道，我说不唱就不唱定了，不能說話不算數，許女士道，慫恿不唱，我也不唱，李公子道，你不唱活該，許女士一時僵得沒法，反而火起來道，老李，我跟你不過是自由結合，說散就散，你老是同我別別溜溜的，咱們不如早一點撒夥，免得將來鬧出不好來，李公子最怕許女士提出這宗話來，所以又連忙忍着氣，敷衍了幾句，才算結束，這一晚的工夫不大，次日起來，他們竟異常和好，夏公子等，鬧着要回北平，用過早點，就坐汽車回到北平來，夏公子同夏雪媽，回到公寓，李公子同着許女士自回家中，聽差的道，劉二爺已經打發人來問過一次了，說是回來同他打個電話到他的公事房。他馬上就來，李公子道，那你就打個電話給他，叫他這就來，

一時劉二爺來了，一進門就嚷我的大爺，你可回來了，真把人盼死，西山好玩嗎，溫泉住得舒服嗎，你們有好鬧總不找我的，李公子道，你是有公務在身的人，又是大票友，這個找你幫忙，那個找你排戲，我們就是想找你，也沒處找不是，劉二爺道，罷罷，總是你們當大爺的有理，咱們不說別的，您明天消遣甚麼，李公子道，咱們不足輕重，你少費心吧，劉二爺把舌頭一伸道，嘿，誰不知道，北京城裏的李公子，李公子道，別灌米湯罷，劉二爺這回就竟約的那幾位大脚色，這時許女士剛換好衣服出來，竟代他答道，先是約宗四小姐的探母回令於現在也不知怎樣得罪了四小姐，發了脾氣，不肯唱，沒奈何，叫咱們去墊腰，劉二爺道，你看你們二位，嘴都殼缺一遞一個的挖苦人，彷彿我老劉跟宗四小姐有甚麼關係似的，你們看吧，我以後要再上宗四的門，我不姓劉，李公子道，罷罷，咱也不聽那些，這回定的戲碼，你告訴我聽聽，劉二爺道，前頭不必去說他，我自己一曲成都，您同皇后的罵殿，對得起你對不起你，李公子聽見這一句，心窩裏都是笑，竟忍不着笑了，原來這個皇后，不是別人，是北平來賓樓的一號女侍，

名叫關艷卿，是一個最有名望的人物，他雖然是個飯館女招待，可是比紅倌人還闊，長年總是掛着虛銜，成天也不到來賓樓去，所以有好多外行主顧，特爲跑去吃皇后的，結果總撲一個空，不過幸有皇后之妹，出來搪塞一切，論皇后之妹的芳容，並不遜於皇后，只是欠活潑些，但以容貌而論，只好除開皇后而外，仍屬第一，往往許多顧客、吃不着皇后，失望之下，得着皇后之妹的安慰，也就都滿意而去了，內行的顧客，要吃皇后，得前三天定座，皇后可以預約，到時皇后必定翩然蒞止，可是也得看交情面子如何，資格好的，固然享受種種優厚利益，資格次一號的，他便略爲應酬，點卯而去，格外顯得嬌若游龍，翩若驚鴻，好得不可摸捉，人們的性情，都是愈稀奇愈好，愈難得愈追求，加以皇后又兼名票，唱工雖不見高超，扮像卻是美麗，一經上台表演，熱客熟客是無論了，當然要去捧場、就是不認識皇后的人，或是企望丰儀而沒有機會瞻仰，無不要前去瞻仰一下，所以雖然是票戲，看的人依然是多，揣紅票也比較容易，不過這次劉二爺的搭桌，票價要得太大，所以還得請新成名的許女士加入，但是劉公子却是傾倒皇后

之一，劉二爺提起叫他們配戲，實具苦衷，因為劉二爺這次要扮四郎和許女士配戲，深恐李公子吃醋，不表贊同，所以騰出地位，讓李公子好就範，就是許女士一方面，也只好裝點模糊，讓劉二爺去編排，讓這台戲可以唱成，當下李公子許女士果然都同意了，劉二爺要忙別的事，自去辦理不提，在下偷個空閒，把來寶樓的皇后歷史，略為介紹一下，論起這個皇后，出身可謂超過一切女招待之上，他姓呂名小芳，父親呂芳，做過一任司長，是當年一個小紅人，呂司長生平別無嗜好，就是愛唱小墜，家裏來來往往的，盡是旦行，成天研究小墜如何唱法，小芳那時祇有七八歲，耳濡目染，就能上胡琴唱個一段兩段，他父親愛如珍寶，他妹妹叫二芳，略為鈍一點，雖然只比他小兩歲，口齒上比較得不伶俐些，所以他父親并不甚喜歡妹妹，每遇着有唱戲的集會，總把他帶在身傍，像一個小票友似的，可是當政客的人，吉凶禍福，都不能一定，呂司長正在熱風頭上，忽然經過政變，他所傍的大脚色，棄職逃走，有跟他不對的人，就拿他出氣。把他下在牢獄之中，可憐他雖然略有私儲，經不起黑暗的敲求，一年官囊，傾於一旦，加

上牢中冷熱無定，氣味臭惡，他舒服慣了的人，那裏能受這宗苦楚，心中又痛惜自己一番積蓄，所以未出牢門，先自病倒，等到纏綿半月之後，才放了出來，回到家中，又是痛定思痛，大病起來，常言說的好，身病好醫，心病難醫，他棄官丟職，破財辱身，心下如何不急不氣，可憐不到一月，就撒手西去，撇下了母女三人，這種苦況，定非豐衣足食的人所能受的，不要提奴僕星散，典當一空，單是他母親含辛茹苦，撫養他姊妹成人，也就費盡了心機，慢慢都長大了，教育費可是無着，不得已就教他兩個學戲，這學戲到不難，要成名真難，第一要人捧場，第二要製行頭，第三要內行不排擠，第四要有人肯邀，有這多少層的難處，所以學了幾齣戲，總不能得着機會露演，唱戲這件事，越不唱越生，越生越不能唱，所以他們不能在劇界找一條出路，就是這個原故，後來無計奈何，只好去做女招待，他改名關艷卿，他妹改名關麗卿，女招待那有宦官人家的小姐，物以希爲貴，所以這一來，到成了他們成名的捷徑，原來這來賓樓，先前只是個極小飯館，開在兩個大學附近的地方，學生都是愛起鬨的看見他姊妹兩個長得十分美麗，



本來就暗中以皇后相稱，後來碰着一家小報，辦理十城女招待大選，這兩校的學生，約有上千的人，這回運動到是齊心一致，兩校包銷三萬張小報，都填關艷卿的皇后，關麗卿的副后，一朝揭曉，沒有想到小包飯館的女招待，到駕於一切大飯館之上，登時來賓樓大好起來，這個要吃皇后，那個要吃副后，兩個人如何應酬得過來。連院中都是立候的食客，簡直擁擠不堪，飯館老板只好擴充營業，另覓大房搬家，加聘了十個女招待，到這時皇后的架子，自然漸漸大了，這天的搭桌戲，名目正大，是為英明女子中學籌備基金，票價定得奇昂，池座前排二元，後排一元，樓上包廂十二元，要十足都賣出去，可得三四千元，劉二爺交際手腕雖大，結果只賣出去一半，也就很難得的了，不過雖然是票友，仍舊得花錢，即以皇后一人而論，腦門錢就定了三十餘元，最大頭，是許女士，計五十六元，這錢並不是票友拿的，是歸拉胡琴打鼓板，及跟包場面梳頭的一班人分用，還有本角學戲的師傅，也要拿一份兒，其餘的票友，也就是三塊五塊不等，加上班底，開銷下來，總得七八百元之多，一場搭桌結果，可以籌出一千多塊錢，這個錢據

劉二爺說，涓滴歸公，一塵不染，實際上也無人不考察他，這天開場的時候，人到來了不少，各色人都有，似乎看戲的人並不是買票的人，這個不去管他，夏公子同夏雪媽得着兩張送票，因為沒有事，早早的到戲園中來，他們坐的是包廂，居高臨下，看見許多黑鴉鴉的人頭，蠕蠕流動，好不熱鬧，這時台上唱的是草橋關，一個大白花臉，拿着朝笏走了出來，台上拉着二簧元板，當他要開口的時候，忽然把詞忘了，怔在那裏，老不能開口，胡琴拉了一個過門，又一個過門，台底笑聲，如春潮一般，他更急了，越發想不起詞來，夏公子到是還記得幾句詞，這時替他捏一把汗，恨不得高聲告訴他，誰知他竟是高妙得很，用手一招，叫胡琴都打着，胡琴那肯聽他，他急得沒有辦法，三步兩步，又跑進台去，正在談笑喧譁之際，他又走了出來，這時候倒好之多，異乎尋常，他的風頭也算出足了，可是仍舊皇恩浩召老臣大唱起來，居然敷衍過去，底下接着就是打戲，落馬湖後本，上場就打，毫無交代，看得煩悶起來，忽然對面包廂有人招呼他，一看正是李公子夫婦，後面還有劉二爺，坐在後面，不知說些甚麼，他們一看李公子廂內

空空的，他們就跑到李公子廂裏來，劉二爺告個乏先走了，李公子道，你看這是笑話嗎，唱落馬湖的主兒還沒有來，他們這一班武行班底，也不等候一下，就先唱起後本來，不知老劉辦的甚麼事，連班底都押不住，還當戲提調，你看以後的笑話還多得很呢，夏公子道，天津也常有這種情形，我以為北京是票友發祥之地，總應該好些，何況他們賣得極貴，總應該有點好玩藝，李公子道，越是賣得貴，越不見得有好玩藝，老劉這人，平素只會敷衍女票友，對於男票友，滿不在乎的裝大爺，今日這事，也許就是男票友陰他，夏公子道，我不懂當票友有這習氣，李公子道，習氣多着呢，你還沒有……：正說到這裏，忽然打岔道，你看，皇后來了，喝，侍從武官真不少，接着就想站起來，去恭迎鑾駕，許女士把他死勁往坐上一按道，你忙些甚麼，那們些人，希罕你去湊熱鬧，李公子急道，我們總要對對詞，昨天一天也沒有找着他的人，許女士道，有你猴急的，人家是內行，會耍對詞，李公子只好又坐下來，說道，不對詞就不對詞，我聽聽你的調度就是了，夏公子道，你先看戲吧，怎麼落馬湖又唱到前本來呢，李公子往台上一看

，果然黃天霸穿着長衣服文縐七的走出來，正是前半本的問題酒樓，台底下只是喧笑之聲，弄得黃天霸有些張皇失措，他穿的高底靴子，又高又鬆，不知從那裏借來的，一個不留神，卜通一跤摔在台上，台底下有那好事的喊道，好俐落的吊毛，他剛爬了起來，帽子也摔歪了，只好用手來扶着，一步一步蹙了下去，落馬湖，就算終局，底下是法門寺大審，這回比較整齊，劉瑾出來，實大聲宏，博得彩聲不少，這齣戲下面就是罵殿，李公子起身到後台去了，許女士也跟着，夏公子夫婦二人，也覺得前台沒有甚麼好看，所以也都跟到後台來，只見後台情形更是烏亂，有好些打好花臉禿着頭的人，又有穿見一身女裝而說男話的人，有幾個跑龍套的，口裏還在哼戲，李公子和皇后單有一個小房上裝，裏面的人却是不少，一大半是包圍皇后的，李公子只有夏公子等包圍着，夏公子留神觀看皇后，覺得像貌確乎是好，無怪乎享這樣大的名，只聽見一個人說道，我聽皇后的戲，這還算第一次，皇后嚶的一聲微笑道，唱得不好，回頭華教您兒笑，那個人道，那我怎敢，您的戲我雖沒有聽過，却聽見許多內行說您不錯，今天謝絕一切酬應

，就爲的是要聽好戲，皇后道，您這次到是請了多少客，那人道，我行裏同事都來了，還有銀行公會上的朋友，今天他們都不打牌，全上這來，隨即介紹道，這是胡經理，這是楊經理，都跟我一車來的，皇后聽說是經理，站起來點一個頭道，您多捧，胡楊二人如奉恩詔，齊聲答應，這時李公子正在札頭，只因札得重一點，李公子直喊痛，許女士道，別怕痛，既會就好了，這個平天冠狠沉的，札輕了不行，李公子只好忍着痛道，好傢伙，來罷，一時裝上好，穿衣戴帽，李公子照照鏡子，顧盼自得，這時劉二爺慌慌張張跑了進來，招呼方才同皇后說話的那人道，我同您介紹介紹，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許女士，和他的黑漆板凳李和君先生，李先生今天就同皇后配罵殿，請您多捧，那人只是點頭微笑，表示接受，劉二爺又同李公子介紹道，這位是張經理，今天大規模的捧場，李公子也只好摹仿內行的口吻請他照應，接着就要上場，夏公子等位舊都跑到外場去看，只見夏公子走出來，零零碎碎有些喊好之聲，夏雪嬌道，您瞧他走道，也是不大自然似的，可是戲真不容易唱，許女士啞的一聲笑道，戲唱得不好，戲癡還是真大，又不

肯用心學，祇想出風頭，這齣戲後面八王一段，夠他受的，夏公子道，扮像倒還不錯，許女士道，扮鬚子只要不太長太胖就成，就是要臉上有戲，你瞧他臉上那裏掛一點戲像，恭維他的人，說他雍容華貴，宜於唱王帽戲，他也就自鳴得意，不知道王帽戲要高調門，他一條爬字調的鑿子，硬要唱王帽戲，今天好在皇后也是政務勤勞，剛倒槍，兩個人倒是一個調門，配得狠巧，不過他是難得有精彩的，李公子這時唱了兩句搖板，果然聲音低得難聽，夏公子是好朋友關係，不能不大喊其好，劉二爺也埋伏了幾個人，喊李公子的好，一時好聲四起，好比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好不熱鬧，夏公子等傍邊，有一位新成名的評劇家，對於戲劇一知半解，看見大家都喊好，他也大鼓其掌，隨聲附和，並且發話道，真不錯，真有痰味，孫菊仙唱不出這個味兒，一面還用手打板，表示他是充分懂戲，一時皇后出場，迎頭一個大好，如同春雷一般，就是德國克虜伯廠做的地雷，也沒有這樣響呢，中國人有些地方，教外國人望塵莫及，並且電燈也是這時，忽然加亮了幾十盞，加以皇后穿的簇新行頭，炫耀非凡，賀后是個未亡人身份，這一身衣服

，和頭上的珠翠又金又亮，簡直可以說是賀后大婚，且說皇后走了幾個台步，果然動合矩度，身段甚是好，台下又是一陣鼓掌，這一齣戲，彷彿是一齣電氣發明的機械戲，只要台上一動，台下必然一好，動多少次，一次也不能空，別人尚不打緊，直把一個許女士急壞了，心想今天恐怕要坍台，心恨老劉真不是人，這回必要爲老劉所陰，那還了得，豈不是一世英名，敗於一旦，這時想打電話，多抓幾個人來捧場，其勢已來不及，況且還無處抓，事到如今，說不得須要當機立斷才好，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也顧不得身份不身份，只好嫵嫵婷婷，走到張經理的包廂來，張經理正在凝神看戲，並未留神，許女士一看他身傍有個位子空着，就輕輕的坐了下來，一陣香風，把張經理驚醒，一看許女士，連忙想起身招呼，許女士只將拿香烟的一隻手，輕輕把張經理肩頭一按，輕輕說道，看戲吧，別客氣，唱得真不錯呢，張經理本是色中餓鬼，先在後台看見許女士，覺得是個闊秀樣子，本有幾分傾倒，祇因是李公子的家眷，那裏敢萌甚麼邪念，今見許女士自己屈尊到他的包廂裏來，心旌不知不覺就會搖動起來，常言說得好，色不迷人

人自迷，何況色想迷人，當然更被迷了，張經理是個財閥，處處仗錢哄女人，以爲天下沒有難事，這時也顧不得甚麼忌諱了，竟私下用手把許女士的柔腕握着，許女士也裝作不知道一樣，由他捏弄，並且還用指尖在張經理手心中抑搔兩下，張經理更是昏了，簡直不知台上還唱的甚麼戲，可是台上兩個大角也都怔着了，不住的打電報過來，許女士有些覺察，站起來道，我要上裝去了，您務必叫您的朋友多捧，說罷，立起來蹣跚而去，張經理送他去後，這才如夢方覺，趕緊叫聲來呀，後面原有個幹僕坐着，跑過來必恭必敬的站着，彷彿軍隊聽訓一樣，張經理道，你去吩咐行裏的先生們，這齣戲完了，不要開鬧，回頭許女士上台，還得照樣捧，知道嗎，聽差的回說知道，急忙吩咐去了，李公子在台上，看見許女士會跑到張經理廂來，一時酸性大發，又正在唱戲，無由發作，只是心中酸溜溜的難受，勉強對付唱完，一進門簾，就罵道，真不要臉，血冲冲跑到化裝室，祇見許女士把外衣脫了，露出粉紅綢小衣，對着一面大鏡子，正在輕勻粉面，後面有一個粗男人，動手同許女士札頭，四目相對有說有笑，李公子氣更大了，一屁股



在旁邊坐下來道，好不要臉，許女士看他氣色不好，隨即問道，你又跟誰鬧脾氣了，李公子道，跟你，跟誰，許女士道，誰不要臉，李公子道，你不要臉，許女士也不上裝了，氣得直跳起來，也罵道，小李，你眼睛真沒有人，嘴裏不乾不淨的，說些甚麼昏話，你唱戲是要臉，我唱戲是不不要臉，你放明白些，我不是你佔有的人，咱們今天說散就散，甚麼稀奇玩藝兒，你別覺得你老子闊過，你是公子哥兒，動不動就亂罵人，你要知道我們家也是大家，不能由你隨便欺侮，好好，明天法院見面，不跟你打官司不是人，旁邊只是忙壞一班跟包幫閒的人，一半簇擁着許女士，一半簇擁着李公子，叫他們都不要鬧，顧着面子，那知越弄越僵，簡直說不下來，拉胡琴的老李，知道這事不好解決，忙到前台把夏公子一行找來，劉二爺也在上裝，剛抹好一臉白粉，也慌慌張張跑了來，並不知爲了甚麼事，只好跟李公子直作揖道，都不錯，就算老劉該死，你老千將就，萬將就，看老劉的面子，不然，今天我真裁了，您祇當做好事的，李公子也不理老劉，長歎一聲，擺擺頭道，是我自尋苦惱，要散就散，沒有不散的筵席，說罷，自去洗裝換衣

，許多人伺候着，他一臉怒容，也沒人敢同他打岔。劉二爺見這邊平靜來，又去勸許女士，勸得他連哭帶訴，並且兼罵老劉，既然約別人，就不該約我，你是不是想陰我，劉二爺急得賭咒發誓，外面催得又緊，即將出台，也顧不得這一頭了，自去上裝不提，李公子氣憤憤的走了，也沒通知夏公子等人，許女士本來也要走的，因為張經理到後台來大敷衍之下，不好意思不唱，又知道李公子一方面，已有不可挽之勢，必須有個補缺之人，經濟上才不受恐慌，難得遇見張經理這樣有財有勢的角，焉肯錯過，所以祇好唱了。許女士扮像，本不在皇后之下，加以大家風範，舉止不方，恰合公主的身份，再說嗓子，清詭動聽，也非皇后的爬字調門可比，所以這齣戲，唱得十分精神，雖然彩聲甚多，到也名符其實，劉二爺外號本是饕鴻聲，一條嗓子又尖又細，字眼向不講究，倒字貧賤，不一而足，但也有許多人捧他，一直唱到二點多鐘才散戲，夏公子看到完戲，也沒見李公子上樓來，還以為他在後台伺候許女士，因為時間過晚，並未到後台去找李公子，就同夏雪媽回到公寓來，只見桌上有一封信，是小許寫來的，這封厚厚的，不知裝

些甚麼，心裏雖然討厭，由不得拆開一看，登時氣得發戰，原來小許信內，附着一個謄寫的通信社稿件，正是載着夏公子一段情史，他信內說，此事經交涉，暫時可不宣布，惟須兄台略行苞苴，始可消彌，否則該通信社，係中國報界最有勢力之通訊社，一經宣布，全國皆知，殊屬不妥云云，夏公子心想小許這人，貪得無已，只有躲避一個辦法，預備次日去訪李公子，商量對付之法，不料次日一早，李公子電話已經來了，說有要事相商，請夏公子趕緊就去，於是慌慌張張跑到李家，只見李公子臉都氣白了，坐在沙發上，見夏公子進門，也不站起相讓，只把半根香烟，死命的抽着，夏公子自己坐下來問道，什麼事，這大的氣，李公子這才把半根香烟，往痰桶裏一扔道，你看這件事新鮮不新鮮，昨天晚上，我們在後台拌了幾句嘴，他竟敢一夜不回來，意思是想同我決裂了，夏公子對於他們後台鬧的事一概不知，此時不免瞞怨李公子道，你總是這宗脾氣，後台是甚麼地方，要嘔氣也別在後台嘔，有許多人看着，成什麼樣子，難道你們有話回家來說不行嗎，昨天你們這位，真是壓倒一切，奴視一切，放着好戲不看，跑到後台嘔氣

，真犯不上，我還當你在後台照料呢，可也真難爲他，一邊生氣，一邊還真唱得好，可真不容易了，李公子道，你不知道這件事氣人，老張雖是銀行界的闊人，但咱們家是什麼身份，又沒有叫他的條子，幹甚麼自輕自賤，跑到人家包廂裏去，夏公子道，原來爲這個事，這也不算甚麼，如今男女社交公開，你還是這宗陳腐腦筋，想他偶去一次，也不過是請他照應點，場面上好看些，也不見得就有甚麼深意，你在後台當着些底包，就發作起來，未免忒魯莽些，難怪人家生氣不回來，論理你就該到各熟識的地方去找，負荆請罪，還不知道人家這一夜是如何難受呢，女子的眼淚是廣的，據我想來，你們這一位，不消說得，一定哭了一夜，夏公子這一番話，竟會把李公子說得心軟起來，但凡一個人在氣頭上，總是一切不顧，等到回味起來，或是經人點醒，不免就要後悔起來，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對，所以李公子此時，雖然外面還是板着臉，心下早已軟化成了個色厲而內荏之勢，當下只好老着臉向夏公子道，依你怎麼樣呢，夏公子道，依我只有趕緊四處找尋，我們兩個來打個圓場，你還不許再生氣，李公子無可奈何，大有非許女士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之勢，不得不屈服了，於是彼此就開始尋找工作，以北平地方之大，幾乎連旅館公寓朋友家內都找到了，那裏有許女士的蹤跡，從早上尋找起，直到夜深，偵騎四出，毫無朕兆，李公子失望之下，不覺痛哭起來，夏公子及夏雪嬌都搬到他寓所來陪他，夏公子替他出個主意，就是小許在小報界有些勢力，只是人格太低，有些惹不起，必不得已，就找他辦辦這事，多少有點好處給他，或者可以打聽出一些道理來，李公子道，不妥不妥，這路人還是不驚動他的好，並且你的事，也要想個澈底辦法，依我看你在家中，本有分產之權，鬧穿了也不算甚麼，省得再受小許的挾制，你不如先發制人，請一個律師出來，往你老兄那裏去一封信，要求分家，你向來外面總是仁義道德，生怕抓破了臉面，所以人家看透了你的弱點，你爽興說得出做得出，這年頭結婚自由，怪甚麼，夏公子道，話雖如此，你不知道，我們家的家規，但凡有不受家長管束，就要將繼承權取消，所以不能魯莽從事，現在逼到鷄公頸上，無奈何總要說穿，我看只有軟求一法，萬不可鬧僵，這件事請你不要操心，咱們到是六親同運，許女士這一頭，應

當怎麼樣，李公子道，他既然這樣決絕的躲避我，可見他的心已經冷了，我何必還追求呢，只可惜我爲他花的錢，已不在少數，如今落個人財兩空，太不值得，劉二真不是人，鬧出這大的事來，連他的影子都不見了，這一班狐羣狗黨，我真後悔同他交朋友，夏公子沉吟着道，這個幾乎不可，你要打聽出許女士的朕兆，總還在這一班人身上，依我說，咱們明天去找皇后，他對於張經理，意思是狠密切，咱們托他打聽這事，他必定樂於從事，女子天性總是妬忌的，他豈不怕別人和他的靠山要好，他自然也要存心破壞，你要去托他，他落得做個順水人情，自然同我們效力了，李公子道，老夏這個計畫，不能算錯，再說即或打聽不出甚麼，我可以同皇后親近親近，人家既然奪我的愛人，我也可以奪人家的愛人，咱們就這樣辦，決不猶疑，一夜無話，次日一早，李公子早就吩咐來賓定座，並且以熟人資格，務必要皇后到場，好容易挨到上燈時刻，他們也不約別的朋友，三個人到來賓樓來，這來賓樓是一個四合樓房，房間都是奇小，皇后的固定房間，是十號十一號十二號，李公子定的是十號，剛剛坐定，只見皇后之妹翩翩而來，明

眸皓齒，一笑嫣然，更兼身料修短合度，皮膚白皙，舉止大方，簡直不在皇后之下，李公子同他是熟識的，當即一手拉着他的手，問道，你姊姊呢，怎麼還沒來呢，他道，早着呢，今天張經理在銀行公會請客，姊姊同一個甚麼女朋友都在那裏，姊姊聽說您來了，帶話叫您耐心等一會兒，他還有話同您說，千萬別性急，急也沒用，待會事情完了，他自然會來，李公子道，有你在這，他來不來沒有關係，你知道那個女要友是不是姓許，他道，我沒注意這事，不知道，不過聽說是張行長的新相知，長得俊着呢，李公子預料必是許女士，心中如刀刺一般，恨不得去找張經理，和他拚了，不知不覺手越握越緊，握得皇后之妹叫起來，一時李公子才明白過來，慌忙謝罪不遑，大家只好耐着心腸，叫幾樣菜喝酒，好等候皇后駕臨，一個人有了心事之後，萬萬不能喝酒，分別有一兩盞的，不到三杯就醉，醉了就會亂性，通出路子來，李公子幾杯酒下肚之後，不覺氣堵上來，闖然把桌子一拍，拍得震天價響，皇后之妹，正在招待鄰座，聽見聲音，吓得跑進房來，一看李公子臉上漲得像關公一樣，也不知爲了什麼，只好陪着笑臉，上前敷衍

，夏公子道，他有他的心事，不是爲你，你別怪他，李公子借着酒意，發話道，皇后究竟甚麼時候可以來，你可以打個電話催催嗎，皇后之妹道，噯噯我的大爺，先前不是跟您提過嗎，李公子道，我偏要他這就來，皇后之妹道，李大爺，總算您有面子，他還預先關照您，回頭說來還是準來，要是換了別人，說一百個他也不來，李公子道，換了張經理呢，皇后之妹道，李大爺說話總是嘔人，咱們吃這碗飯，總不是靠你們大爺們照應，張經理也是個人，你大爺也是個人，凡事也要分個先來後到，夏公子急忙打圓場道，你別理他，他是這宗脾氣，待我叫他向你賠禮，皇后之妹一笑道，賠禮那不敢，別折了我們的草料，正在說間，外面又喊關先生，他急急忙忙跑了，夏公子道，北京和天津不同，天津稱他們只稱幾號幾號，此地却叫什麼先生，夏雪嬌道，稱先生的多了，本來該尊一聲先生，李公子道，我氣性來了，自己都按不住自己，我看咱們別在這久耗了，不如吩咐一句皇后來了，請他到我寓所去，夏公子道，這到本無不可，不過你方才對他妹妹，發脾氣發得沒有道理，回頭他進來了，你還得好好敷衍他，李公子答應着，皇



后之妹又進來，就不似先前那樣有說有笑了，板着臉，撇着嘴，彷彿生氣樣子，李公子涎着臉道，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寡人不是，方才寡人吃了幾杯寡酒，一時酒興上來，言語衝突於你，請你看在平日的分上，別見怪吧，幾句道白式的賠罪，才把他哄笑了，李公子道，你姊姊事情太忙，這時定不能來，我們老占這個坐兒也不好，我想我們吃完了先走，待你姊姊來時，請他上我那裏去一趟，有要緊話說，可以嗎，皇后之妹道，這却得問他，我不能替他作主，他可不比咱，可以隨便受氣的，他要一個不願意，就是軍長總司令請他，他也不去，再說憲府上他恐怕沒有去過，又在夜間，不好找，那恐怕決計不肯去了，依我勸，您還是耐心等一等也就來了，那邊還有白師長請客，也等着他呢，斷不會不來的，說着，揚長而去，李公子歎口氣道，人當倒霉時候，甚麼事都是不順遂的，夏公子道，你這都是心理作用，人家是又紅又忙，你是又急又氣，所以覺得處處不順，處處都是荊棘，你要把心放寬了，只當平日無事一樣，自然凡事都沒甚麼不順的了，正說着，外面花枝招展一個美人進來，天氣雖暖，却披着白狐領的白綢單斗篷，

顯得臉蛋更是嬌媚，一看正是皇后，笑盈盈的，兩個酒窩，嬌艷動人，臉上薄薄一層酒暈，似乎剛吃了幾杯酒似的，他進門之後，輕輕拉一把椅子坐着，支着頭往桌上一靠，斜着眼向李公子一瞟道，「您怎麼有功夫上咱們這小地方來，您的貴相知哪，怎麼沒同着來，邊說邊笑，露出知道李公子祕密似的，」李公子道，「你別嘔人了，你還不明白嗎，存心來打趣人，」皇后一笑道，「我知什麼，李公子道，你方才在銀行公會同席的那個女客是誰，」皇后道，「一兩次見面，我知道他是誰呢，」李公子道，「好人，我只求你告訴我一點消息，你就算是恩典了，」夏公子也帮着說道，「委實他這幾天可憐得很，你只當行好，有甚消息，告訴他一點吧，」皇后道，「這話我可不能隨便說，」又點頭道，「有些話不能在這裏說，我也很想到府上觀觀光，咱們把這間壁的一頭了清楚了，就同你們去，慢慢說好嗎，」李公子道，「好極了，說着就一躬到地，作一個大揖，皇妹之妹正走進來，不覺嚶的一聲笑了，他又連忙同皇后之妹，作一個揖，連稱對不住，」皇后笑嘻嘻的，把斗綳除下來，掛在牆上，裏面露出娃娃臉，金鑲軟緞旗袍，漂亮非凡，皇妹之妹却送來一件老藍色

的陰丹士林罩袍，皇后拿這件衣服罩在上面，好在只要臉上好，無論怎樣打扮都是美的，皇后這才服務去了，可一直不上這屋來，李公子等都叫飯吃了，淨候鑾駕，直到間壁全散完了以後，皇后又叫手巾隄子洗臉淨手，好一會工夫，兩姊妹說笑了一陣，才上李公子的雅座來，李公子正賞之外，單賞皇后之妹五元鈔票一張，大家紛紛乘車到李公子寓所來，大家進屋坐定，李公子性急，一開口就問皇后道，方才銀行公會的那位女客，是不是那個爛污貨，皇后道，你越說越糊塗了，我知道你說誰呀，夏公子道，你不知他氣急敗壞，於是就把這幾天許女士失蹤的情形說了個詳細，並且請他幫忙指點一切，皇后嘆口氣道，這件事論理我不該管，人家井水不犯河水，不關我的甚麼事，我若出頭管這事，勢必要落不好，不過我也真替你們抱不平，這樣的臭娘們真是世上少有，李大爺待他那樣不好，他忍這樣負心，這宗人讓他得意，也不是天理，但是我祇能暗中幫忙，告訴你們一點消息，你二位要在外邊說是我說的，那我就受不了，你們二位得給我個憑據，保我無事，我才能說，李公子道，你祇管說，包你無事，皇后笑道，你大爺別當

我是小孩子，隨便一說就完了，沒有真實保障，我是不能告訴你們的，得了，我還約會你們坐會吧，登時站起來就想走，夏公子一把把他按住道，這個包在我身上，你別忙，稍微坐一會吧，那裏就有這些事呢，當即吩咐聽差，泡好茶來，一面叫夏雪嫣陪着皇后，一面把李公子一拉，拉到別房，同他說道，我看皇后有三分醋意，很願意說，不過是怕我們鬧出去，說是他說的，斷了張經理那一條路，所以總要有點切實保障，我看有兩個辦法，看你採取不採取，第一你把送許女士的東西，挑一兩樣送給他，女人沒有不貪小的，一見有利，就不計利害了，第二你得在他面前獻些殷勤，再加以賭咒發誓，使他覺得你內心愛他，丟了那頭，還有這頭，又兼賭咒，堅他的信心，他自然肯說了，我最好不去，你一人去，連雪嫣都叫他讓出來，你拿些溫柔手段出來，女人都是面軟的，最怕皮纏，不怕他不說，你快去吧，遍話說過之後，李公子大爲首肯，況兼他本來羨慕皇后，早思報效，祇以許女士在傍虎視眈眈，不容他親近，現在障礙一去，一狠心，將一個值洋二千元的家傳玻璃翠鐲拿了出來，輕輕走到皇后身傍，夏雪嫣聽見李公子叫

他，也就出來了，好一大陣工夫，只聽見皇后的笑聲，連說帶笑告辭去了，李公子雖然笑着送他出門，可是回來已經變成鐵青面孔，別人都不敢同他說話，只有夏公子問道，怎麼回事，李公子氣忿忿的道，我非同老張拚了不可，他胆敢仗着有錢，在太師爺頭上動土，我非得叫他知道我的利害不可，夏公子道，凡要對付一件事，斷乎不可意氣用事，動不動就火在頭裏，明明是有理的事，氣頭上不問清紅皂白，就許鬧成無理，我勸你先平一平氣，是如何情形，你告訴我，大家從長計較，商量一個收拾他們的方法，李公子往沙發上一歪道，真真氣死我也，你猜這個不要臉的臭貨，是如何的不要臉，他頭一天就同人家苟合上了，在甚麼理新飯店，是那個昏蛋長年包的房間，一連窩了這些天，聽說還找律師跟我寫信，昨天就儼然夫婦，出來賠客，客人中還有我的熟人，內中有個吳襄理，就是老爺子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不但不幫着咱們，反說我許多不堪之話，你看這一班東西，該殺不該殺，夏公子道，這到沒有甚麼稀奇，從前我的老人家提拔出來的人物，那一個還認得我，最可恨的，我見了他們還要叫他們一聲老伯，這些老伯，你

要不想找他還好，你一想找他，他立刻直眉瞪眼，跟南陽關的老伯一樣，我看得太多了，早也就看穿了，我勸你不必生這種無謂的氣，咱們還是商量對付方法要緊，我看他們一不做二不休，這一封律師來函，還不過算起頭，難免不預備和你法律相見，你有甚麼朋友懂法律的咱們找他研究研究，先發制人，告他一狀，最好是刑事，不能派代表出庭，咱們可以告他窩藏奸拐的罪名，他們在社會佔地位的人物，最怕人告，又怕報紙上面騰載他的事跡，那時咱們就占勝利了，李公子道，你這話好是好，我從今以後，我還要大捧皇后，將皇后佔有，也氣氣他，夏公子道，這事恐怕不容易，你錢字上面，恐怕拚他不過吧，李公子道，破釜沉舟，也要同他試試的，我決計要與皇后同居，以消胸頭怨氣，當下李公子，出門去找一位大律師，這位律師姓錢，在北平司法界很佔勢力，李公子同他有些瓜葛之親，這位律師因為染上阿芙蓉嗜好，所以晚間不常出門，在烟盤子旁邊，最容易運用他的機謀，官司到總是常常贏，買賣也很興旺，夏公子同他是初見，只見他生得體格到還魁梧，只因吸烟過多的原故，兩眼深陷顴高聳，配上一個鷹鉤鼻子

，格外顯出尖酸刻薄的神情，連笑容都是很可怕的，夏季二人坐定寒暄之後，他就老實不客氣，歪到榻上吸他的烟，李公子祇好往他對面一靠，詳細細細告訴這一當子事，他一邊吸烟。一邊哼哼的答應，等他連吸三大口，才把這一段話聽完，一抬身坐了起來，他拿過茶壺呼了幾口濃茶，當差的連忙送上熱手巾把子，他擦了個臉，當差的又拿香烟裝在烟嘴上送來，他吸着香烟，才慢騰騰的說道，這件事要打官司，第一要有真實憑據，許女士同你結合，當然不會有甚麼契約的，所以他來去自如，絕對有他的自由，你又告他奸拐，他也可以告你姦佔，他一個女人，拚着不要臉，在法庭上痛哭強辭，多少要比你占便宜些，這事到不能不審慎辦之，最好你只要挽出我們律師來，中間一調解，不讓他再告上你一狀，也就得了，李公子道，那怎一口惡氣，教我如何忍受得下呢，錢律師道，老弟，你預備多少錢，打這一場官司，李公子道，這個我到還沒有預算，錢律師道，對方是財閥，你沒有三萬五萬，休想動這個念頭，你有三萬五萬，應當另想報復之法，何必走這條路，我是穀朋友的話，不然我就把你扶上架子，怕你不拿出錢來，那

時你別說我老錢捉弄你了，況且這件事也還沒有完，我已經同你看過相了，這件事恐怕還要破費幾個，李公子道，花錢嘔氣，那就太不值得了，錢律師道，你要花錢，爭一口氣，讓我細想想，有甚麼辦法沒有，於是閉着眼，養了一會子神，才說道，你回去把你們的情書找出來，不問他寫給你的，和你寫給他的，都拿了來讓我作個參考資料，總要在無辦法之中，想出一個辦法，現行的法律，最注重的是證據，總要抓着一點證據才好，李夏二人見無可再談，也就應允而去，却說皇后自與張經理結識以來，差不多有兩個月，月信未行，漸漸疲倦喜睡，胃遜思酸起來，經不起爲了許女士的事件發生，免不了動了肝氣，這天從李公子寓中出來，就覺得腰酸腹墜，食物作嘔起來，第二天一天也未起牀，懨懨似病，要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回 中煤毒佳人遭暗算 戲三昧倩女再離魂

皇后的家庭，本是大家中落下來，現因皇后會掙錢的原故，漸漸恢復舊觀，租一個小小四合院，上房五大間，左邊是老太太佔兩間，右邊兩間，裏間是姊



妹二人的臥室，外間是小會客室，有極乾淨的烟榻，有極玲瓏的麻雀牌，此外尚有一個小寫字台，一個電話分機，佈置極爲精雅，毫無俗氣，兩邊廂房太小，都未作正用，祇隨便陳設些木器，預算欸待資格不彀的朋友們，南房四間，一間是門房，住一個老僕人，三間是通連的一個大客廳，佈置一律洋式，只有一兩個紅木碰和抬子，是中國式的，此外陳列許多大闊人的贈品，金碧輝煌，十分奪目，總之，這種人家，決不像飯館裏的女招待的家庭，一則因他本來出身華貴，二則經濟充足，可以推陳出新，這且不表，單說皇后這一場病，讀者諸君當然明白，不是甚麼真病，可是皇后的老太太，偏說他是害真病，這個消息傳開，一時輦轂近臣，都跑來問安伺候，皇后只挑了幾個必須見見的，或是芳心許可的見見之外，其餘一律遵醫囑不能見客，可把老太太忙壞了，反而替他張羅招待，走了一票，又來一票，皇后自己心裏明白，這病窮本究源，是在張經理身上而起，所以叫人打了幾個電話，請張經理來一次，却不料張經理竟會沒有工夫來，說是上海某銀行總裁到了，應酬太忙，預備明天再來看他，叫人送了三百塊錢來，與他病中

調養及醫藥之費，並說缺甚麼還可以同他去要，皇后正犯着肝氣，拿過來就撕，一連撕了好幾張鈔票，就地一扔，又扔散一地，並且氣得冷笑道，誰沒有見過錢來的，希罕他的臭錢，教他聽差進來，親自拾去，他母親雖然可惜這些錢，因為皇后過於嬌貴，差不多是一家之主，不敢違拗他，只好讓張經理的聽差進來，張經理的聽差能幹而會說話居多數。進來之後，打了一個千，隨即笑嘻嘻的將鈔票一張一張都檢在一起，才和顏悅色的說道，經理已經預備叫把車開到您這來，可是聽見您病了，他還是真着急，皇后岔話道，罷罷，你們還不是替你的主子說話，恐怕沒有那回事罷，聽差道，小的要敢跟您面前有句謊言，立刻就是橫死，出門準碰在電車道上，您待小的可比經理強，那一回不是領您十塊八塊的賞錢，不像咱們經理開口就罵，混蛋王八蛋沒有完，小的寧可欺朦經理，也不敢欺朦您，今天可真是，本預備來着，無巧不巧，上海拍來急電，上海宗總裁到北邊來了，飛機馬上就到南苑，還要咱們經理籌備行轅和歡迎，一時忙得要命，連本城裏的司令，都要去接，銀行界更是都得去，咱們經理一個一個的通知，那裏還能分出

工夫來，只急得沒有辦法，想了半天，才叫小的先送這幾個錢來的。並且請你千萬不要誤會，您要不肯收，就惟我是問，皇后聽了，將信將疑，祇好說道，你去你的，沒有你的事，聽差的道，還得求您成全小的，收下這一筆錢，不然小的回去，就要撒差，家裏還有八十歲的老娘，一家大小十幾口人，都靠小的掙錢養活，皇后不等他說完，點頭道，我也不教你爲難，他的錢我不稀罕，暫存在這裏，你帶個口信給他，教他明天來拿他自己的錢，他要來，我有我的主意，叫老媽子單拿五塊錢賞他，聽差的把送他的錢放在桌上，行個禮道謝去了，這時李公子得知皇后臥病消息，趕緊跑了來，皇后立刻傳見，李公子只同別的朋友，到皇家中來過一次，並未請到臥室相見，這回居然破格請到臥室，還請他坐在床沿上，李公子自從許女士走後，生活極感煩悶，此時又到了溫柔鄉，頓時身心舒暢起來，一看皇后雖然首如飛蓬，可是面泛桃花，格外美麗，比起許女士來，又別有一種風韻，李公子慰問了幾句之後，皇后漸漸與他親近起來，說是胸部不大舒服，請他撫揉幾下，這種美差，是不可多得的，屋子裏只剩了他們兩個人，內中如

何情形，局外人無從推測，從這一天起，李公子是早到晚走，衣不解帶，親嘗湯藥，伺候皇后的病，竟是非常體貼週到，常言說得好，久病床前無孝子，可是沒有說久病床前無情人，所以越是害病，越是情苗栽種的機會，最奇怪的，是張經理第二天並沒有來，足見聽差的所報不實，皇后雖然失意於張經理，難得來了一溫柔多情的李公子，也可以算感情勝無了，但李公子在皇后一方面，雖成了入幕之賓，了却心頭之願，可是許女士的律師信果然到了，要求賠償同居損失五萬元，否則告他騙誘失身，他處在這種環境之下，自然要找錢律師計劃一切，好個足智多謀的錢律師，替他一計劃，還未打官司，已經用去了好幾千塊錢，李公子急了，跑去問他，他道，我不是早勸你別打這個官司嗎，你老兄一定要出這氣，說不得只好把銀錢看輕些了，現在你老兄又急了起來，這打官司的事，不是鬧着玩的，要不審慎的辦，免不了就要落錯，我不是吹的話，我替人家打官司，幾次打輸了的，現在正在搜查證據之時，證據愈齊全，官司愈有贏的希望，你老兄這樣性急可不行，李公子說他不過，祇好暫待些時，大凡一個人在氣頭上，恨不得一

死相拚，看得錢字上頭，更是稀鬆，滿沒有當他一回事，等到耗到相當時期，漸漸氣也消了，火也平了，於是就覺得銀子可愛起來，但求少花錢，早了事，說不得也祇好忍一口氣，李公子的情況，差不多就是如此，兼以夏公子因為避免小許的糾纏，已帶着夏雪媽回家，拚着家庭間嘔一場閒氣，臨去的時候，也勸李公子息事寧人，早一點了的好，所以結果雖然彼此都告了一狀，只要原被告都肯撤銷，法院到不一定非他們打官司不可，到後來仍是由兩造律師調和，李公子花的是面子錢，張經理花的是裏子錢，只便宜了兩個律師，手續費給費這費那費，各有一篇賬，外帶饋送，李公子一個人破費了幾千塊錢，並將已許給女士的物品，清清楚楚點交過去，究竟也沒有出什麼惡氣，好在皇后這一方面，佔有全權，總算風流報復之道，並且皇后的腹都，漸漸澎脹起來，老實不客氣的，找張經理賠償名譽損失，張經理也賠了不少的錢，才算彌蓋過去，皇后硬要李公子認這一筆油瓶賬，願意以下嫁作爲條件，不料張經理一段風流韻事，到成全了李公子的美滿姻緣，新娘子帶着娃娃拜堂，在如今這個時勢，不算稀奇，只奇在張冠李戴，到

成了北平小報界的好新聞，這個新聞，却傳到一個北平有名的女招待耳中，讀者應當還記得上回書中所說的，春光堂的小一號，夏公子慕名拜訪不遇的一回子事，這個女招待，姓賈芳名叫慕秋，歲數不大，抱負却是不凡，總想擇人而事，在一年之中，所擇定的對像，總有三兩位，結果不是對方環境不容，就是對方力量不足，再就是縱有潘安之貌，而無寶玉之心，不知道憐香惜玉，所以他選來選去，仍是毫無成就，她同皇后都是北平鼎鼎大名的人物，彼此傾慕，就訂了手帕交，今見皇后從良，嫁一個貴家公子回顧自身，還是落花無主，焉有不顧影自嘆之慮，他每天到春光堂，總在午後，直到夜午才能休息，所以平日起得狠晚，這日起個大早，就上皇后家中來，一來看望他們新夫婦，二來也想託託皇后，爲了自己的終身大事，李公子與小一號雖然見過幾面，但有皇后在傍監視着，所以從來沒有調笑過，這天小一號來了，儼然以小姨自居，打趣起姊夫來，李公子自然落得同他開起頑笑，說道，外人都說你愛小白臉，這話靠得住嗎，小一號口頭最是不肯饒人，答道，你們都是自命小白臉，成天學女人，塗脂抹粉，打扮得都有幾

分冤氣，希望得到女子的愛，不知道女子的心理，都是純潔的，不懂得甚麼教愛，甚麼教不愛，我們吃這口短命飯，委曲都委曲死了，那裏還有工夫愛甚麼小白臉，怕不像你們男子，到處沾花惹草，老在女人身上轉心思，動不動還說女子濫汗，男子無論如何亂法都行，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皇后接口道，可不是，你再多來幾回，他許又要愛上你了，小一號氣得打了皇后一掌，俏罵道，你們兩個人都欺負我，好好，我也再不上你們這來了，皇后道，姑奶奶你別這們大的氣性，你要好好求我，我定要替你找一個好姑爺，小一號道，你是會找的，如今果然被你找着一個了，我是笨頭笨腦，一輩子也別想找，說到這裏，臉一紅，也就不肯往下說了，李公子道，說正格的，徐家表弟同她真是一對兒，皇后道，罷罷，連大門都不肯出，關在家裏同大姐姐一樣的，見了人臉就先紅了，那天做伴郎，幾個伴姑全都看他，他低着頭不敢看人家，馬家四小姐，最大方不過，自己找上去問他話，他才說了幾句，不是我說，這種人生在世間上，可算枉過一世，李公子道，你不知道他的性情，要是同他熟了，那才是會說話咧，又宛轉，又動人

，我看小姨性情溫柔，正好同他配對，讓我打過電話給他，約他上咱們家來，春光堂他從來沒有去過，並且他還不喜歡女招待，他說女子招待這一行之中，決不會有真正美人，我常同他爭論，說他沒有見過真好的，所以滿嘴胡說，假如你要看見真好的，你必定又要自慚形穢了，那天你姊姊出閣，他跑來道喜，登時理想大變，他又說女招待之中，竟有這樣儀態萬方的美人，直同我作揖打躬，托我給找一個好的，我先想到你姊姊的二妹妹，他說不合他理想中的人物，我說你要怎樣的人物才合式呢，他道最好有些古裝美人的意味，我不禁拍手道，那就妙了，有一位，包你合意，奇巧那幾天，你不舒服，沒有來，不然，你兩個早見面了，小一號道，算了罷，我高攀不上，人家是公子哥兒，那裏要我們這類下賤的人，女招待本來應當叫上等人看不起，都是一個個妖精樣子，生怕人家看不上，甚麼妖形怪狀都做到了，這位少爺不愛女招待，我說也很對，從這一點上，就看出這個人一定很規矩，皇后道，好好，人家還沒有見面，已經兩面都很合式了，我看這倒是天緣，你快去打電話，把他找來吧，李公子道，他在羅京大學讀書，這時



還在學校，可以叫一個電話，請他散了學到這裏來，那是辦得到的，不過得留大妹子在咱們家裏也別走，打個電話春光堂，請一天假好嗎，小一號道，不好不好，我已經前些時請了好多天的病假了，再請病假不大合式，皇后道，怕什麼，我願意你也早一點脫離女招待這個事業，他們不願意活該，你就請一天假好了，小一號的來意，本有標梅之思，所以也不堅決要走，皇后把他一拉，拉到內室，說道，你看我們這些陳設好不好，小一號一看外間房，只見一色七個沙發，都是極其新式，擺設得錯落有致，中間夾着幾個美術小桌，都是弧形花漆，上面陳列些小玩藝，和銀鑲香烟托子，一架玲瓏小坐鐘，一架美國五燈小無線電，壁上還掛着西洋裸體女神和中國名人字畫，再有一張結婚像片，皇后指着一個穿西裝的少年說道，你看這個人美貌不美貌，小一號知道他指的即是方才說過的人，也不由的凝神一看，只見這個人人生的，果是俊秀，眉目停勻，臉蛋光緻，頭髮刷得極亮，衣裝穿得整齊，果然十分人才，芳心中不覺怦然心動，可是口頭上還是撇清，扭過頭假裝不看到，你們總是捉弄人，再鬧我就要走了，皇后道，你還不見情，

假如你們的姻緣成就之後，恐怕比我們還要美滿得多呢，來來，上裏間屋看看。一邊說着，一邊携手進了裏間房，只見一張大銅架子床，床頭也是一個弧形桌，桌上放着小鐘小鏡，香烟碟之類，還有一個小檯燈，房的正中間，有皇后和李公子放大照片，房的周圍，有一架掛衣櫃，一架斗櫃，一架新式穿衣鏡，五斗櫥上擺列許多香水脂粉之類，及許多小照片，大半都是皇后在公園裏照的，各種姿態，很是好玩，李公子本來有照像癖的人，所以還有幾大本照片卡紙簿，皇后也拿出給她看，小一號一張一張的翻着看，只見上面有那人的獨身照片好幾張，風神都很瀟灑，看出這個男子，必是風流蘊藉的人物，至於見女子而羞澀，足見平日一定是個潔身自好的性情，不常與女性接觸，所以有這種情形，小一號心裏這樣想着，外面就露出有些凝神專注之意，皇后已從旁看了出來，冷不防把他的香肩一拍道，這人八成中了你的意了，我告訴你，他還沒有妻室，和愛人，回頭他來了，咱們別說是幹女招待，省得叫他先懷了成見，看不起咱們，我就說你是我的表妹，家道不好，沒有進過學校，好在你穿得很樸素，他決不疑心的，這個人我

放出眼光看過，一定是個愛情專一的人，你不比我，你爲人忠厚老實，難免不上人家的當，你要是嫁了這個人，將來你的幸福就多了，恐怕我將來還不及你們呢，說着，用手往外一指，說道，這一位，你看他待我很不錯吧，可是我覺得未見得靠得住，不過我還有點手段對待他，要是換了你，就差了事了，說不定三天半他就變了心呢，正說之間，李公子皮鞋咯咯，已從外面走來，說道，你們倆說甚麼體己話兒，可以說給我聽嗎，皇后道，我們說的家務話，沒有甚麼聽頭，你的電話打好了沒有，李公子道，電話是打了，小徐下班準來，春光堂也請了假，毫無問題，我想請你們到中央公園吃飯，吃完飯，再到北海去划船，我同你們照幾個好像，五點鐘回來，四個人湊一棹小牌，你說這一天多有意識，皇后道，好到好，只是肚子大了，出去別別溜溜的，給人看見不好，再說腰身難看，照相也沒甚麼意味，李公子道，你實在不願出去，咱們找一個人來，先湊一桌小牌，皇后道，忙甚麼，你的性情老是這樣，勞怨駕，叫他們在附近經濟大菜館叫三客菜來，咱們慢慢吃着，再聽聽無綫電，時候一混就是五點鐘了，咱們就在家裏，清清

靜靜坐一會，李公子答應照着話辦，吩咐僕人去了，小一號道，姊姊，你待我太好了，我老實跟你說，我覺得女招待這個職業真膩味了，我看見你現在很享福，姐夫待你不錯，難得你一番好心，還替我設想，替我想出路，比我的親媽親姊姊強得多了，他們祇想在我身找錢，把我當搖錢樹，恨不得成千成萬掙了錢來，供他們吃烟賭錢，那怕把我糟沓死了，他們也不心疼，說看，竟流下淚來，皇后替他拭淚道，我看你人才出衆，性情高傲，又跟我要好，所以我總想把你救出火坑，你別着急，有你姊姊在這裏，總要想個好法子的，你家無非想幾個錢，所以逼着你幹些無恥的事，好在你身上弄錢，你從今以後，只管撇撇扭扭，不賣力氣，越是教他們覺得你不會弄錢越好，可是千萬別太露痕跡，讓他們瞧出你是有意來，防他們暗中算計你，我這裏你也別常來，應當叫你來的時候，自然會通知你，免得叫他們看出你我的親密情形來，免得防礙咱們的事情，你的家庭不比我，我媽很疼我，我家從前原是好人家的，因為窮得無路可走，才幹女招待這一行，所以但凡有脫離這一行的機會，大家都是願意的，所以自從我出閣之後，我的妹妹也

就不幹了，現在在家補習英文算學，下半年準可以考入學校，我們又從新整頓門庭，母親並不貪財，有這一位每月津貼幾個家用，加我以姊妹兩個積儲的幾個辛苦錢，勉強可以對付着過活，這種家庭，是最好說話了，你方才說的你的環境可與我大不相同，那簡直是準備吃你一個，一個人的精力能耐有多大，經得起他們大家都依賴你嗎，所以這種家庭，沒有甚麼照顧頭，你有辦法的時候，你只顧你自己好了，他們兩個商量半天之後，小一號覺得皇后說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女子的心腸最軟不過，所以說得眼淚都淌出來了，李公子不知就裏，一跑進來就埋怨皇后道，好好的，怎麼把人家說哭了，我請你們出門散心，你不肯，偏偏要窩在家裏，如今好，拿眼淚來解悶，這倒是新鮮遭兒，小一號把頭一撇道，誰哭來着，你總會編派人，不過我覺得我這個姊姊，比親姊姊還強，我說一句不知重輕的話，我想拜個金蘭妹妹，你們允許我嗎，李公子道，那敢情好極了。我早就把你當小姨子待的，小一號掉過頭不理他，皇后道，你沒有一句正經話，人家好心好意，給你一說，就許把人家得罪了，妹妹你有這一個好心，那我是願意極了。

，也別檢日子，今天打發人把我的二妹也接了來，咱們三個人磕頭，不要外人看見，從此我們就是親姊妹了，以後誰也不許忘記誰，誰要是光景好，誰都得招呼誰，天日共鑒，李公子聽見，喜歡得跳起來道，這辦法好極了，你們結義，也別忘了我，你們有甚麼好玩的時候，也捎上我，皇后道，你就這樣小孩子氣，人家來正格的，你夾在裏邊瞎吵瞎鬧的，罰你此刻親自到市場去替我們買點好珠蘭香來，回頭要用，再罰你順便把二妹也給接來，一同吃飯，李公子道，都辦得到，一面說一面披大衣，拿手杖，正待要走，皇后又把他叫回來，替他整整衣領，又不知怎樣親密了一下，才讓他去了，他倆又說了半天心腹話，越說越投機，女子的性情，不比男子的要好就要好到極點，雖至親骨肉不如，尤其是乍出閣未出閣的女子，情感最富，待到生童育女，男婚女嫁之時，那時女子之心理，就專注在兒女身上，對朋友的義氣，就淡薄如同路人一般，大凡能夠維持長久友誼不衰的，還是男子，這不是在下偏袒男子一方面的，實在是男女兩性的個性不同之點，列位不信，可以在女性一方面觀察觀察，便知在下所言不謬了，閑言少叙，一時

李公子果然把皇姊請來，經濟大菜也送到了，他們的飯廳，設在一個廂房之中，佈置很精潔，本是西式設備，所以吃大菜甚屬相宜，當下他們全都入坐之後，李公子道對不住，我要先禱告一番，當即雙手合十念念有詞的說道，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南方牟利佛，北方燃燈古佛，中央釋伽如來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彌勒菩薩，四大金剛，值日護法，各位菩薩在上，弟子李悟圓，今日吃葷一次，伏祈尊神鑒佑，消彌罪業，麼利麼利訶，弟子李悟圓鞠躬，說完，果然站起來，向空際鞠了一個躬，小一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怪現象，忍不着要笑，只見皇姨也是躲着暗笑，皇后看不過，祇好說李公子道，我勸你省一點吧，初次吃飯，你總要先這樣鬧一陣子，李公子道，你們婦道人家，那裏知道，我們一舉一動，都有神佛暗中監視，我受了居士戒之後，本來許願要吃素，因為機緣還未到，祇好勉強吃葷，我的師傅不空長老，傳我這個葷偈，要是吃飯的時候，念上一遍，不獨我的罪業可以消彌，就是連你們幾位的罪業都消彌了，並且連我們所吃的牛排的這個牛，或是這塊雞的鷄子，都得着好處，皇后道，罷了罷了，你一個人

消彌罪業好了，我們不敢高攀，李公子歎口氣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們胆敢這樣不信佛法，我替你們懺悔，說着又低着頭，合着掌喃喃的念起咒來，皇后發急道，你再這樣，我們都不吃了，李公子不覺也笑起來道，好好。吃吧吃吧，吃完了還有八圈麻雀呢，皇后訕笑他道，沒有這樣學佛的，一會子又想賭錢，我看連你那師父都靠不住，那一年大火，燒他那坐大廟，裏面跑出許多摩登婦女來，李公子也急道，別提這些了，已過的事，有甚麼說頭，皇姨恐怕他惱羞變怒，打岔道，真別提了，聽說這件事，也是有人同他們廟不對，謊出來的，咱們不談他也罷，於是這才將話頭打着，大家吃完西餐，又到上房休息，皇后親手削了一盤水果，又沏上極好紅茶，開一筒香烟，大家吸着，老媽子忙着安排，把牌桌搭好，一五一十的分配籌碼，嶄新的麻雀牌，花拉拉往牌桌一倒，愛打牌的人們，自然可以勾出癮來，何況李公子，更有三個漂亮女性陪住，所以更是逸興過係，口裏直嚷快坐吧，別談天了，皇后道，偏你這樣性急，回頭該你一個人輸錢，小一號道，我聽見人說，三個女的一個男的打牌，準是男子輸，李公子道，甚麼，我偏



不信，回頭我偏贏，來吧來吧，皇姨道，你打牌有一個大毛病，我怕你發毛病，不敢跟你打牌，李公子道，這更奇了，我有甚麼毛病，你說出來，也讓我好改過，皇姨直用手帕握着嘴笑，不肯說，李公子急道，姑奶奶，你說話總是半吞半吐的，一邊說，一邊做鬼臉，皇姨橫了他一眼道，甚麼話，你還當是在來賓樓嗎，李公子道，不敢不敢，你就說我有甚麼毛病吧，別給我悶壞了，皇姨道，你打牌的時候，口裏總是唱戲，有一句無一句，實在聽得討厭，算不算毛病，李公子道，就是這個，那算甚麼，回頭說不唱就不唱，皇姨道，要唱了呢，李公子道，要唱了，罰我請你一個人看電影，皇姨道，你又不老實了，當着姊妹，你敢這樣欺負人，背着姊妹，不知又要怎樣荒唐，我們趁早離開你遠一點好，皇后道，本來野馬似的，如今勉強學做正經，時常還是露出野蠻來，你別聽他那一套，他敢把你怎樣，來來，咱們三個人齊心，贏他的錢，李公子道，你們還說我欺負你們，你們現在連成一氣，想抬我呢，怕甚麼，說來就來，於是這才打起牌來，李公子板個東風，皇姨板個南風，恰恰坐在李公子下首，發急道，偏我在他下首，他一

定死命的釘我了，李公子道，你們簡直外行，講究釘下首，就不是好牌，我要一個人戰三家，牌打得靈活非凡，你們看看吧，打一個樣兒教你們見識見識，皇姨笑得拍掌道，你已經犯了毛病，請客請客，李公子急辯道，這不算，這是念白，這又不是唱，皇姨道，就不算，回頭你準犯，再看吧，李公子自己警告自己道，老李老李，你要記準了，別犯毛病，要再犯毛病，我就不帶你出去玩了，他一個人喬張喬致，惹得兩位來賓，笑得前仰後合，皇后道，你們別理他，他是人來瘋，越做越有味，不理他一會就老實了，李公子道，這些女將，真是了得，好吧，老老實實陪你們打牌罷，如時四個人拍打起來，李公子的莊家，被皇姨敲了個兩台，李公子道，你還說我釘你，會釘出個兩台來，皇姨道，還不是我打得好，用勾張把你的尖張給勾下來，一數六十和底子，加上二十和，兩台就是三百二十和，一共贏李公子六元四角多錢，拿起錢碼向李公子面前一迎道，還要你請看電影，我自己去看，連汽車錢都有了，李公子道，別忙，剛贏一付，就得意，回頭還有最後五分鐘，大家重新砌牌再打，皇姨又是一付東風圈風兩台大牌，奇巧又是

李公子放的張子，皇后就不免瞞怨他道，怎麼回事，先把東風死留不打，等人家聽了牌就打下來，簡直太無用，皇姨笑迷迷道，您不知道，他有最後五分鐘利害，李公子不覺斜釘了皇姨一眼，一聲不響，低下頭來打牌，這次果然使出精神來，一味死釘，不肯放鬆半點，連當碰都不碰，拆了對子來釘他，果然把莊給釘下來了，說道，如何，讓你知道一點，別說着嘴響，下付就輪到皇后的莊了，李公子一起手就是滿手筒子，只有兩張閒牌，幾轉之後，面前只碰了一碰九筒，手裏面摸得甚好，還有一暗克八筒一暗克三筒，一對一筒，一張五筒，一張六筒，四七筒的等張，一摸又來個元寶，一共是四大台，皇后是一副斷么平和，還差一進，須要吃進一張三筒龜張，才能聽牌，皇姨在皇后上家，奇巧打了一張三筒，皇后正待要吃，不料李公子叫碰，拿來一克三筒來開槓，皇后發急道，人家剛要吃一張，你偏碰，李公子聽見，連忙把手縮回來，連道不碰不碰了，皇后又不好意思吃，偏催他碰，支吾了一會，還是吃了，却是兩個人都沒和，倒叫小一號和了個平牌，李公子揭開槓頭一看，正是一張四筒，氣得把牌一扔，皇姨一看他牌，

拍手笑道：自作自受，誰教你不開槓，好嗎，你竟打起連手牌來，李公子道：讓你們又不好，皇姨道：這是讓嗎，恕我們不能領情，好好一槓牌，爲甚麼不開槓，李公子急道：開了槓不是清一色都鬧明白了嗎，姑奶奶別挑眼了，橫着是我自己倒霉，皇姨笑了笑也不說了，於是打倒最後幾圈，李公子看看是輸定了，小一號在他上家得着風頭，贏的最多，皇后道：今天你可輸定了，皇姨打趣他道：還有最後五分鐘呢，李公子道：你們不知道，打牌不怕凶，祇怕上家太旺，好張子下不來，好在我輸是應當的，心裏想我原是送你們幾個錢，這樣小牌滿不在乎，輸了就輸了，外面也是不在乎的態度，自然要表示起來，不知不覺，就犯了哼戲的老毛病，把他們幾個，笑得前仰後合，一場牌看看將要打完，院子裏已是皮鞋聲音，正是徐公子駕到，小一號本想偷眼看的，反而低着頭不敢看，李公子看他有羞澀態度，心想這個人雖然做個女招待，氣質畢竟還是不錯，卽此一點觀察，也應當予以援救，他同皇后約好，先不說穿，於是就站起介紹道：來來，我跟你介紹一個朋友，這位是我的義妹妹，密絲賈，這位是徐先生，見見，小一號只好

站了起來相見，徐公子的儀表，早在相片中端詳了一個穀，此時更是見面勝是聞名，徐公子一看小一號，圓圓的臉兒，柳葉眉，端鳳眼，通關鼻梁，小嘴唇，容貌端正而流利，身材不大，瘦生生，恰合了他心目中想像的古代之美人，加以皮膚極其白嫩，只穿一件陰丹士林藍色旗袍，格外顯得淡雅宜人，徐公子向來抱着尊重女性心理，見他這種打扮，和打牌的穩重態度，絕想不到是幹女招待的，却也不像女學生，心裏是這樣想着，只見皇后說道，徐少爺，您勞駕，替我打幾圈玩玩，徐公子道，慫自己打好了，我打牌是正格的外行，連和都算不清楚，皇后道，那怕甚麼，我可以做你的參贊，徐公子道，那又何必呢，慫還不如自己打來得省事些，皇后道，不然啊，要是把你教出來，將來可以贏你的錢，你怕我們贏你嗎，徐公子道，怎麼不怕，所以我還是不會好，可以藏藏拙，表哥不是被你們殺敗了嗎，說罷哈哈大笑，皇后有心要他與小一號混熟，說道，今天找你替工，還有一點作用的，因為這位賈小姐，在這裏大贏特贏，把我的牌，簡直壓下去了，所以需要你這個生力軍，來換一換手氣，你肯幫我的忙嗎，徐公子道，幫忙我

是可以的，只怕人家贏錢的主不願意，小一號不覺微笑道，打着玩，輸贏都不算甚麼，您只管請打罷，皇后道，你看人家本主都不說甚麼，快來吧，別推三阻四的，於是不容分說，硬把徐公子讓上牌桌，他却也不走，拉一把椅子在桌子角坐好，他這却具有苦衷，因為有他在這裏，好讓他兩個人好搭話，他若走開，恐怕又僵着了，做媒人就有這些委曲心理，可惜被撮合的人，體會不到這些，所以有一句俗話，新人上了牀，媒人摔過牆，就是說媒人沒有什麼做頭，做得好不與你媒人相干，做得不好，兩方面都恨媒人，永遠記着你，閒言少叙，且說他們打牌，又加了四圈，把徐公子加入做夢，輪流的又打了幾圈牌，果然兩方面都廝熟了，當天可算盡歡而散，過了兩天，學校放假，徐公子跑到李公子家來，皇后特意問他道，你看前天那賈小姐人品好不好，徐公子不知就裏，答道，好極了，又溫柔，又恬靜，沒有一點學生習氣，想必學問一定是不錯，李公子道，你們到是兩心相印呢，皇后橫了李公子一眼，才說道，人家規規矩矩，你老說這些玩話，我告訴你吧，這個人學問到不見得好，到是人品第一，你願意同他交朋友嗎，徐公

子道，那我怎敢高攀呢，皇后道，你別說客氣話，他的事我是可以代作主張的，到了下禮拜這天，您上我這來，我們提早一點到公園游玩去，我倆推說有事先走，你們兩個找個清靜地方談談去，我看你們倒是天生一對兒，李公子道，這教作前生註定的事，莫錯過姻緣，徐公子道，不瞞你二位說，我最怕交女朋友，在學校裏偏有些女性找我，他們越是找我，我越是避之若不及，一來我不善於敷衍女性，二來，我也怕荒廢我的學業，再說一個女性不止交一個男朋友，一個男性不止交一個女朋友，弄到後來，不是失戀，就是自殺，演出種種慘淡的故事來，譬如遂明膝爽，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其實學校中類似他二人的事故，不啻千萬萬，觸目皆是，毫不稀奇，所以我從積極上說，就是不交女朋友，省却無窮煩惱，從消極上說，最低限度，我也不纏女學生，這並不是看不起女學生，因為女學生知識太高，不受約束，不能只交往一個朋友，假如這個賈小姐不是女學生的話，我倒樂於結交，只恐怕人家又是頑固家庭，環境上不容許，我們結交，那就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皇后道，不想倒惹出你這一篇大道理來，我且問你，你嫌不

嫌人家的窮，徐公子道，這甚麼話，我自己就不富，怎麼會嫌人窮，況且也不能腦筋這樣卑鄙，只在貧富上說，您這又太小看我了，皇后道，這是我過於小心，不能不問明白，你們當少爺的，既然沒有階級思想很好，不過我還得問你，你爲甚麼看不起女招待，徐公子笑道，這個我到沒有說怎樣的不愛女招待，社會上女子能夠謀職業，這是教我們男子佩服的，不過職業是職業，不是變相的賣淫，賣淫就不教職業，只是出售靈魂，人類間最可憐的一件事，我們只應當可憐他，不應當幸災樂禍的去作踐她，所以我也不敢與女招待接近，却說不上看不起，您這個話多言重了，皇后道，譬如賈小姐是個女招待，你同他來往不同他來往呢，徐公子不信道，您別盡跟我開玩笑，賈小姐那個樣子，又幽嫻，又恬靜，別說女招待沒有那樣氣派，連女學生都沒有那樣的風度，李公子聽到這裏，有些忍不住笑，皇后連忙橫他一眼，接着說道，既然你覺得他這樣好法，你又爲甚麼不大樂意同他交朋友呢，徐公子道，我生平的志願，不願意糟踏人家的女兒，沒有情人的女子，如同一泓清泉一樣，杜工部說得好，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交了男友



的女子，心地上因為斟情酌義，漸漸就不乾淨了，再要是因情之所鍾，被男子糟踏了清白身子，那不獨不能算泉水，就連江水河水也比上，只能算臭溝一樣，試問一個如同清泉的女子，被男子作殘成了臭溝，那個罪過就太大了，所以我寧可不交女友，像賈小姐這個人，我祇是敬重她，愛她，却不願意害她，皇后道，罷罷，你又是一篇大道理，你們讀書的人，我說不過，不過你既有這一番好心，假如賈小姐需要你這個人交朋友，好援救他困苦的環境，你還是交不交呢，徐公子道，一個小姐，決不至要我來援救，即或真要我援救，那我只是盡我的義務，不知其他，李公子在傍聽噤了，說道，老弟，你的人格，我們早知道，就是因為你人格好，所以想替你物色極好一個對像，現在你也不必推托，到了那一天，你就虛應故事，務必來一同游園，方才那一段話，那是假的，惟有緣分是真的，果真你們二人有緣的話，說甚麼也是白費，假如沒有緣的話，自然不投機，星期那一天，你還是來好了，我們內人大着肚子陪你遊園，是難得的事，倒不可湮滅她的好意，當下徐公子應諾而去，自然李公子夫婦，又忙着支應小一號這一頭，李公

子是重金禮聘皇后爲后，北平城內誰不聞名，尤其是幹飯館生意的，見了他如同財神爺一般。說甚麼是甚麼，不敢不答應，當天下午，他一個人奉了皇后之命，踱到春光堂來，一進門的時候，掌櫃的早就看見他，連忙跑出來招呼，掌櫃的是個山東人，原是跑堂的出身，最會恭維人，說話透着和氣，當下您老您老的直叫，把他讓上樓，並且把電鈴死勁按了兩下，就有個女招待跑了過來，一看並不是小一號，乃是二號，臉擦得奇白，嘴點得極紅，頸上胭脂塗足，身材大小到還合式，只是透着一身俗氣，教人見了不起好感，見李公子上樓，倒是殷勤招呼，您來拉，請裏邊坐，讓到後邊一個小雅座裏，手把門帘子扯下來，妖聲妖氣的問道，您上那來，李公子懶得同他搭話，就說道，小一號呢，怎麼不見，這個二號，才知道不是他的主顧，嘴一撇，竟自去了，祇聽他咕嚕道，小鬼真走運，都是找他的，可是口裏雖是這樣咕嚕着，却也不能不叫小一號過來招呼，一會小一號來了，見是李公子，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李公子道，你覺得我來得奇怪吧，我今天特爲瞞着你姊姊，找你出去玩玩，小一號道，我不信，你敢有這大的胆子，李公子

逗她道，你不信好辦，你此刻請了假，同我走試一天看，小一號道，我只是不信，我只打一個電話給姊姊，看你敢讓我打不，李公子道，請打請打，她也管不了我的事，小一號不理他道，你竟說瞎話，再不同你說了，說着，掉頭就走，李公子喊着她道，回來回來，好人難做，我好心來找你說話，是爲的那個，難道爲我自己嗎，小一號知道話中有話，只好停着一步，回眸一笑，才說道，誰叫你說話含糊糊呢，你坐坐吧，我拿一杯橘子茶來，笑盈盈的走出去了，李公子覺得小一號的少女輕盈之態，實在是令人生愛，比如皇后雖然美麗，只是腹部漸漸隆起，未免失掉窈窕態度，正在一人涉想之際，突聽見間壁雅座中格格的笑聲，頗似二號的聲音，只聽她說道，別鬧，李公子不禁動了好奇之念，往壁縫中一覷，只見一個穿中山裝的人，擁着二號，不知鬧些甚麼，只見二號用手直往這邊指，彷彿是說這邊有人似的，那個人道，怕甚麼，他也是花錢，咱也是花錢，二號氣得輕輕拍了他一下，惹得他更是興起，正待如何如何，李公子看得大爲出神，冷不防小一號又來了，站在身後，就是一掌，也剛剛拍在肩上，李公子吓了一跳，回

頭笑道，真缺德，小一號道，缺什麼德，你們老爺們才缺德呢，李公子道，敢情你們這還是真方便，小一號道，方便也看甚麼人，說着，頭一仰，表示自己是最高的，李公子也不再打趣了，低聲說道，我來不爲別事，是爲了你的大事，星期日一早在家候着你，今天我替你做個面子，掌櫃那裏，我替你請假，也不多坐了，小一號點頭答應謝他的盛意，這才告辭出來，一杯橘子茶，賞了五元小賬，出手不爲不闊，掌櫃的竟是露出感激零涕的神情來，李公子告訴他，想約小一號星期日出去走走，他道，我們這的規矩，星期日不許請假，爲了這一天，生意忙一點，假如小一號走了，更是沒有辦法，慫老的面子，又不能拂回，可不可以改一天，都好商量，總要求你老人家，照應小號裏的，大凡做買賣本是規矩的事業，但是有了女招待的買賣，老板不免就有些龜鶻氣息，所以掌櫃的透著一臉奸笑，同李公子辦交涉，李公子知道是非錢不行，爽與慷慨一點，說道，星期我只同你商量半天，六點以後，準讓他回來，貼你櫃上十元錢，行不行，掌櫃的道，那好收慫的錢，既然一定要她去，半天就是半天，只要慫老念着小號裏買賣小，多照

應，咱不敢向您領賞，李公子也不管他，拿出一張嶄新十元鈔票放在桌上，揚長去了，掌櫃點頭磕腦送出來，直不見李公子的影子，才收了笑嘻嘻的臉譜走了進去，他到不是高興收這十幾塊錢小賬，他誤會李公子已入迷戀之境，怕不是可以想法弄他個整數出來，所以一路盤算，怎樣可以弄他一筆錢，到了晚上十二點半鐘，將要散活之時，特意在附近五柳居叫了一碟五香薰魚，一碟糟鷄，一碟鹵肺肝，自己櫃上現成的冷食湊上兩味，熬了一鍋小米粥，炸了兩盤春捲，蒸了點饅頭，請小一號吃夜宵，還開了一瓶葡萄酒，說是夜裏回去冷，吃兩口酒身上暖和，特叫內掌櫃的陪着，自己也在桌上打橫小一號從來沒有經過掌櫃的如此待遇，簡直受寵若驚，不知他是什麼用意，又不能不領，自己想同着二號三號都吃點東西再走，偏是掌櫃的並不願意他們在此，冷言冷語的把他們都支走了，正不知掌櫃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死拉活扯偏要他一個人吃，酒過一巡之後，只聽掌櫃的說道，賈先生，您知道咱們櫃上就要關門了嗎，咱們相處的不錯，所以今天留你吃夜宵，也是借此咱們叙叙交情，論你待我們春光堂，真不能算錯，因為你的原

故，招徠的買主實在不少，小賬也掙得多，只可惜這年頭不對，像李大爺這號闊客，簡直千不逢一，給的錢極其爽快，坐不到五分鐘就走了，這夠多們漂亮，所以皇后她嫁他，來賓樓也發了財，我們這店裏，幾曾看見他這號客，不過花幾毛錢膩上一整天，就是吹毛求疵，這不對那不好的，那裏有這樣痛快的闊客，我可惜我們店裏，開張半年，門面熱鬧，都是虛的，捐稅又重，十幾種名目，又是衛生，又是慈善，簡直鬧不清，我們商家，不衛生還可以活，越衛生越活不了，眼見得虧空越鬧越大，小店簡直非關門不可，總算皇天有眼，把這位四海聞名的李大爺給支了來，並且他還看上了您，星期日還要約您出去，我們星期日稍微買賣好點，還得仗您給撐門面，他偏把您約走了，我那敢拂過他的意，況且也不敢干預您的事，所以滿口應允，您星期日只管請便，不過我有一點小事托您，您要是看着小號可憐的話，請您同李大爺提上一提，他們大人大事，滿不在乎，我們小號要是沾他點恩惠，那力量就大了，咱不敢同他要什麼，咱只想同他借幾個，擔過這一節就成，小號的虧空，全仗您一言九鼎、甚麼利錢都可以說，限期由他老

人家自己定，您向來是冲着咱店來的，這回事，在您不算回事，並且準成，他決不會不給您的面子的，小一號聽了這樣一大段話，不覺失笑起來，並且掌櫃的絮絮叨叨的再也沒有個完，只好洗耳恭聽，待到葉落歸根，是要他同李公子開口，敲他一筆錢，心裏想這個老東西，竟想拿我來換錢用，本當一口回絕，又恐怕這個老東西，心有不甘，會想出甚麼報復之計，那時要破壞自己前程，反爲不好，不如跟他虛與委蛇，仗着皇后是個智多星，明天抽空去看皇后，教她代出個主意，想到這裏，也就狠自然的答道，掌櫃的在我們面前，總是說虧本，究竟是怎麼會鬧成虧本，只有你老人家肚裏明白，大約開買賣是不容易的事，既然這樣說，我總盡我的心去做，至於做得到做不到，那是人家的事，我也作不了這個主意，您說是不是，掌櫃的道，你這話是通極了，咱們買賣做得好不好，是大家的事，你也別見外，明天咱跟您來一份紅股，年節下特別多提一份兒，咱們不是不知道好歹，有一分心，盡一分心，您多給幫忙，咱不敢忘您的好處，小一號道，這那裏說得到呢，您要是這樣說，我到不好管這件事了，掌櫃的道，這算我夫婦的





的來了一下，只打得徒弟滿眼金星直冒，登時起了個大氣包，想要哭，又不敢，滿眼包着眼淚，手捂着頭，還在掃地，掌櫃聽見內掌櫃方才所罵，全是指着自己，正想同他分辯，或是告訴他請客的作用，兀奈內掌櫃向來是不說理的，就是有理也同他說不清，況且兩個人分辯起來，勢必鬧得一店的伙計都知道，只有訕笑他們的，所以只好裝聾，任他一個人去說，今見徒弟摔碎酒杯，覺得這正是他贖罪的機會，不由得也裝着大怒，更是不由分說，徒然抄起一根門鬥，也是照定徒弟身上就打，徒弟這回可受不了了，只往桌子裏鑽，並且大號起來，掌櫃假氣變成真氣，說道，好呀，你敢大聲哭，我這回非打死你不可，死了算甚麼，一個大錢不值的人命，正在說到興頭上，冷不防臉上吃了一巴掌，打得又清又脆，只聽見內掌櫃的罵道，老殺才，你想上天橋嗎，吓得掌櫃的不敢說什麼了，一宵易過，且說次日一早，小一號有心事的人，格外醒得早，一翻身爬了起來，也不知是甚麼時候，家中人也有起來的，也有未起的，她母親同她哥哥，都在芙蓉城中，夢遊之時，睡得最爲酣適，不過她父親向來起得甚早，一個人拿鳥籠，正預備出

門，看她睡得太晚，又起得太早，覺得有些起居失常，不覺問他道，幹麼不多睡一會呢，怪早的，一個人在家有甚麼意思，小一號道，您只管出門吧，我睡也睡不着，乾瞪着眼難受，您出去之後，我稍坐一會，只要再有人起來，我也想出去買點東西兒，他父親知道早半天她出去，無非買點物事，向無越軌行動，所以也就不說甚麼，先自去了，他又搯水洗面漱口，好一會子，他嫂子才起來，一見她先起來了，才道，呦，姑奶奶，您怎麼起這大早，您們有福氣的人，還不多睡一會兒，小一號道，嫂嫂，你總說這種話，到底是誰有福氣，憑着我們不要臉，在外邊掙些遮羞的錢，你們在家裏過着，等吃現成的，還說我有福氣，好好，從此我也別出去混，嫂子你老人家有功夫，出去走走，弄點飯來大家吃，他嫂嫂道，姑奶奶，別生氣呀，我說着玩的，我看得你比我們尊貴似的，說你有福氣，是將來的福氣大，說不定配個好姑爺，難道你掙飯給我們吃，我還說那樣不知輕重的話嗎，你請息息怒吧，我憑那一樣也比不上您，讓我出去混，誰理我呢，小一號道，誰教你拿話傷我呢，我不說幾句，你的話更多了，現在我還要出門，上市場

買點東西，可以嗎，他嫂子道，噯，誰還敢說不行嗎，您只管請便吧，回來吃飯不吃飯呢，小一號道，那也說不定，你們別候着我，他嫂子答應一聲，自往廚下而去，小一號正安置出門，猛然想起時候太早，李公子夫婦未必起牀，早早驚動人家，不像話，又顯自己太急做似的，但是已經起來，坐在家中，舉目都是乏味的事，未免無聊，還不如到中央公園走走，芍藥正在開放，早上更有趣，也可以遣遣心胸，主意想定，略微收拾一下，一個人走了出來，雇輛車到了中央公園，那時天氣還早，園門車輛不多，可是遛遛不絕很有些遊客往來，大概這班人都是能殼起早的，小一號一個人進園之後，珊珊步入花畦，只見紅一片，白一片，如同錦簇一樣，四圍都是朱絲藥欄，配着碧綠的葉子，和鮮艷的花朵，格外教人眼光一新，花朵一個個都是菜盤大小，芬芳撲鼻，來往的遊人，也有在那裏低頭循行，細加賞玩的，也有遠遠坐在排椅之上，隨意溜覽的，更有兩三個浮薄少年，帶着照相匣子，名爲照花，實係照人，遇見人家宅眷，冷不防就被他們照了去，有些密絲們，知道這個毛病，都是加以提防，也有携着愛人來拍照的，形

色色，不一而足，小一號看了一會，想找個清靜地方坐坐，一看許多排椅，都是有人，除非沒有花的地方，或者才有空椅子，信步行來，不覺到了水榭，許多茶座，竟沒一個人，小一號也走乏了，順便坐了下來。就走過來一個茶房，問道，您吃香片，還是吃龍井，小一號道，隨便沏一壺得了，茶房又問吃甚麼點心，小一號道，你們這有甚麼呢，他道，三絲裹面，餛飩，湯面餃，包子，燒賣，蛋糕，一概俱全，小一號道，來幾個包子吧，茶房答應而去，順手送來一碗茶，小一號慢慢吃著，不料腹中漸漸覺餓起來，誰知這包子再也送不來了，小一號催他，他說得現蒸，待了好久好久，才將包子送來了，可又是冷的，小一號生氣道，我方才問你包子，你說得現蒸，既然是現蒸的包子，怎麼會又冷了，茶房也不回話，抱着膊路往牆上一靠，小一號氣更大了，說得像話嗎，問你你還不言語，他祇好道，您將就一點吧，咱們這沒有預備，給您上長美軒去叫來的，路一遠，自然就冷了，怎麼不是現蒸的呢，一號道，既然沒有，何必說有，勸人吃，拿來又是冷東西，咱們不能拿着錢買氣嘔，你拿走罷，殼多少錢，算一算，我就走，那

茶房也不答話，拿起來東一算西一算，計共大洋五角，比長美軒春明館等處，貴上一倍，小一號歎了一口氣，照付了錢，慢騰騰的走了出來，剛走過短橋，忽聽山石傍邊有一個人叫道，密絲賈，您怎麼也上這來了，小一號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心中所仰慕的徐公子，穿着一色極潔淨的西裝，連帽子都沒有戴，刷着神光極黑的頭，手中拿一根又細又俊的文明杖，微笑的鞠了一個躬，小一號此時胸中說不出是甚麼況味，彷彿心房受着刺激，卜通卜通似的，平日在館子裏，一天到晚，不知道要遇見多少男人，虛與委蛇的也不在少數，不知何以見了徐公子，格外感覺不同，也祇好報以一笑，隨即問好，兩個人不知不覺并行起來，徐公子問道，這兩天上李家去了沒有，小一號隨便答道，事情忙，沒有去，徐公子道，您有甚麼貴幹，是担任着教育事項嗎，小一號不覺連耳根子都紅起來，一時回答不出，徐公子誤會自己說話冒昧，搪突了他，連忙遮掩道，論理我實是冒昧，不該問的，小一號這才微笑道，那不算甚麼，我又不是甚麼教育家，不過私事忙一點罷了，徐公子見他笑了，才恢復自在狀態，一路行來，不覺又到花畦，徐公

老道，這花一年一度，有盛有衰，今年牡丹就不好，芍藥還可看看，可是金帶圍老沒有看見，不知是怎樣樣子，小一號道，芍藥的金帶圍，我也沒見過，只是牡丹的金帶圍，前兩年開了三朵，花兒不大，藕紅色的，中間圍上，一道白腰，真美極了，徐公子道，既然是白腰，應該叫銀帶圍，怎麼叫金帶圍呢，小一號道，花朵未開之時，原是一帶黃色圍腰的，並且有金光，徐公子道，那就是了，我看見宋人筆記，說是韓魏公請三位翰林學士吃飯賞花，剛巧有三朵金帶圍，韓魏公說是吉兆，折下來，每人贈送一朶，後來果然三人都是拜相，因為宋朝的宰相，是金帶圍腰，雖然近於迷信，可算得翰苑佳話，小一號聽了，雖然不懂，可是畢竟聰明，也就含含混混的說道，戲詞上的人言洛陽花似錦，別人都說牡丹是洛陽花，這個故事是出在洛陽嗎，徐公子道，對了，那時大老退居，都在洛陽，很有幾處名園，韓魏公請客，在自己花園之中，自然也在洛陽了，不過現在的洛陽雖然沒有大花園，種花的風氣，還是很好的，我那年從洛陽經過，看見許多牡丹，都種在麥田裏，問他們幹甚麼種這些花，他們說賣給藥行，每年都有藥行人來收買

，現在藥舖裏出賣的牡丹皮，都是從洛陽來的，從那宗地方經過，遠近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五色牡丹，所以說花似錦了，現在此處的芍藥，在北平可謂雖盛，但是要比起洛陽的牡丹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小一號道，聽說豐台的芍藥也是種在地裏，極多極盛，徐公子道，那我也去看過，簡直毫無意味，他們因為離城市太近，都預先摘了骨朵，送到城裏來賣，一朵開的花也沒有，凡是占到他們鄉下人，就一點雅氣也沒有了，只知道弄錢，小一號不覺笑道，你們當少爺的人，那裏知道人家窮人的苦處，他們連飯鬧都沒有，那裏還有甚麼雅不雅呢，正說到這裏，猛然聽見傍邊有人叫道，蜜絲脫徐，你怎麼也在這裏，徐公子抬頭一看，正是同學的小田，這人生的雖是還算漂亮，可是爲人極其奸滑，向來最會稽查女性，尤其是喜歡奪人所好，今見徐公子同着小一號在公園閒步，不覺動了歆羨之念，假意同徐公子要好，以便探悉小一號的底蘊，於是也并排走着，隨意搭話，問長問短，假意殷勤，徐公子雖然心中不喜歡他，外面也難拒絕，只好虛與委蛇，到是小一號閱人多矣，他看小田油頭粉面，知道不是好人，處處都躲避着，不

大肯同他搭話，誰知這號人臉皮最老，你越不理他，他越覺得新鮮，看小一號外表，只知道決不是女學生，想必一定是個深居簡出的閨秀，斷想不到是女招待一流人物，很想打探底蘊，豈肯輕意放過，當下裝着一臉諂笑，定要請他們在來今雨軒吃早茶，徐公子却情不過，只好答應同去，但要自己作樂，小一號心中雖是不願，但也因為徐公子的關係，不便就走，三個人三條心，可是已到了來今雨軒，茶房上前來招呼，却是一個認得小一號的，只當客人帶着女招待出來玩玩，也是常事，所以並不理會，偏巧這時各人腹中都已餓了，都很隨便吃了起來，小田問徐公子道，今天早上格那瑪這一堂，你是不願意上嗎，徐公子道，我對於宗教，不感覺甚麼意味，小田拍手道，那巧極了，你竟是先得我心，我最厭惡這叫迷信話，甚麼死了的人會活了，麻瘋病的人會一摸就好，如今科學昌明，偏還有人信這些話，最可笑一班新學生，進了三天羅京大學，滿口裏的贊美歌祈禱歌，走到那裏，唱到那裏，表示他是貴族大學的學生，也不管別人齒冷，所以我最提倡拖屍，懲辦這些無知無識的小孩子，談次，哈哈大笑，表示自己在學校中的勢力



，徐公子也微笑道，拖屍這件事，我也不敢贊成，分明是外國人的一種惡習慣，咱們偏偏要學了來，外國人的好處多得很，沒見咱們中國人學會那一樣，偏是這種下流風氣，就同黃金樣的檢了來，好在都是同學，爲甚麼要分新舊界線，欺負人家，跟那養的鷄樣，一個生鷄進籠，你一口我一口，總要啄一百口，方才罷休，結果都不過是俎上之肉，都不免要受人宰割的，還是同黨相殘，還有狗也是這樣，一個胡同裏，總有一羣狗把着，只要別處走來一隻生狗，這班狗總要羣起而攻擊牠，忘記了牠們是同類，據我看拖屍這個玩藝，不見得比鷄狗高，小田道，得了得了，你罵得夠瞧的了，我向來最佩服你的爲人，狠有些尖頭鰻的態度，言論的高妙，更不用提了，你要早同我說拖屍不好，那我早已改過，決不同這班人胡鬧，從今天起，我就脫離拖屍團，徐公子道，那到也不必過於激急，你只慢慢不同他們鬧，他們自然不會特意來找你，譬如我呢，他們先前想要我加入，我並不拒絕，後來我只淡淡的，自然就沒有我的事，你大可以我爲法，徐公子這人，究竟是公子哥兒，喜歡當面折服人，你要同他爭執，他卽或同你不錯，也要鬧個

面紅耳赤，你要順着他，假說佩服他，他爲人最仗爽不過，立刻就引爲知己，卽如此次他本來知道小田不是好人經不起小田，會看風色，處處順着他，他忽然覺得小田這人不錯，想來外面油滑，內裏還算忠厚，居然還肯服善，似乎這種人還有可以救藥的地方，到不可不盡一分朋友之責，於是登時就有親近他的意識，那知小田這人，別有用心，外面裝着從善如流，佩服徐公子到一百二十四分，一口一個是，果然把徐公子騙得心滿意足，立刻引爲知己，一時早茶吃完，徐公子要搶着會賬，他那裏肯依，露出一臉慷慨誠懇之色，意思想打動小一號，誰知小一號到是閱世較深，知道他是一付假面具，祇因與徐公子交情不深，未便多說，一看手表已指十點半鐘，知道此時李公子夫婦必已起牀，連忙告辭要走，徐公子也不留，同走出園來，送小一號登車，自同小田到羅京大學去了，小一號一個人到李家來，幸喜李公子已有公幹出門，皇后剛剛起身還在梳洗，一見小一號進門，高興道，我一個人互是悶坐無聊，難得你來了，你今天早上到是清閒得很呀，小一號道，有一件事特爲找你商量，於是把掌櫃的一番意思說了，並且說道，李大

爺一番盛意，幫我的忙，偏他們會誤會到這一層，你說好笑不好笑，不過這個老東西，心胸非常卑鄙，要是一口回絕，他必定會設計陷害，要是真個應酬他，那我也心有不甘，我想祇有拖宕一個辦法，所以請你代我出個主意，只要宕過一時，將來就是同他決裂，我也不怕，皇后沉吟道，別說了，讓我想個兩全之法，你人太老實，跟我不同，我從前對付來賓樓，是有一班混蛋，代我搪債，所以他們很滿意，你爲人眼界太高，不大敷衍人，不願意的人，你總沒有好顏色，他們那裏肯來塞空子，這也是各人的性情不同，也不能勉強你，你方才說延宕，那不是辦法，他時時囉唆，也討厭極了，我自自替你解圍之道，你今天還是照常去上班，到明天一早我親自上春光堂去一次，只作爲風聲不密，被我偵悉一般，掌櫃自然多方掩飾，晚上我再派人去說，李公子星期日也不約你了，他自然決不疑心，你星期日只推身上不舒服，遲一點去，先到公園走走，他們也無可奈何你，你還是可以同他見面，豈不是兩全，小一號道，告訴你，方才我已同他見面了，於是把公園中情形都告訴了皇后，皇后道，那好極了，星期之局，可以作罷，我自自然

有教你們再會之法，於是他二人一商量，果然天衣無縫，把這事遮掩過去，掌櫃的那知就裏，只好自認晦氣，再作良圖，到讓內掌櫃的大大譏笑一陣，却說那天小田同徐公子到羅京公園，一路在公共汽車之上，有一搭無一搭的談話，假裝有意無意的，探聽小一號的消息，由徐公子口中，雖然得不到甚麼要領，可也就知道徐公子與小一號沒有很深的關係，覺得大有機會可乘，世間專有一種人，以割人的靴子爲樂事，那怕是遊戲場中，總不免做這種缺德之事，小田這人的路數，也是如此，以爲要下小一號的手，必須先同徐公子十分要好，弄成形影不離，出入必跟，第二次徐公子與小一號相會，是皇后調度的，在北海公園，送他倆一上小船，李公子同皇后都借詞走了，這天小田早就在徐公子口中，探問出上北海公園的消息，他私自也掉了一個小舟，假說釣魚，先盪到蘆葦深處，暗中等候，果然見徐公子同小一號到來，他喜之不盡，站起來招呼，小一號雖然討厭他，但也無可奈何，幸喜在未遇他之先，兩之早已互吐衷曲，彼此心心相印了，此時即或有他攪亂，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對他表示冷淡，問到臉上，都懶於回答，徐公子

祇好自己來敷衍他，同小田說些閑話，這天。公子借地還情，請小田吃了一頓御膳，也就散了，小田見所謀不遂，愈有求之不得寤寐思復之意，暗中想些算計之法，這日合當有事，春光堂的地點，恰是到羅京大學的一個汽車站，小田有一天等汽車不來，腹中略略飢餓，順便踱到春光堂來，他一見小一號，竟是大大詫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是個女招待的，偏會裝正經不理我，這到要破費點功夫，問個水落石出，他就跑到客座一座，小一號瞥見他，早就躲到裏邊，偏是他有經驗，別人來招呼他都不理，指名要小一號出來，小一號知道躲不過，也就挺身而出，可是一臉透着冷如冰霜，不可輕犯的態度，小田也不敢就認爲他是賈小姐，祇好問道，貴姓呀，小一號答道，沒有姓，說完，把頭一揚，表示不願接受，小田向來皮臉，低聲道，您不是蜜絲賈嗎，小一號道，是便是，您問幹麼，他道，那麼咱們原是熟人，您幹麼不理我呢，小一號道，買賣是買賣，朋友是朋友，買賣的事，您來照應我們的小號，我們都應當好好招待您，要論交朋友的話，那得雙方同意，您今天要什麼吃的，就請你吩咐一聲，別的話，

恕我不能答復，請您莫怪，大概一個人，只要多與上流社會周旋，性情受了薰染，眼光就要抬高了，小一號從前，不論生張熟魏，差不多總還有幾分顏色，自從與李徐公子相識之後，對於普通客人，簡直視同糞土，性情本來高傲，現在簡直成了傲慢，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客人，主顧都懶於上門，掌櫃的簡直恨得咬牙，今見待小田如此，更是恨上加恨，小田也沒想到他會對答得斬釘截鐵，氣得一抖身站起來，說道，好好買賣是這樣做的嗎，咱以後別再上門找氣啦，明天見報好了，氣憤憤正要出門，掌櫃湊上前道歉道，您多包含，這人也不知犯了甚麼病，敢說話得罪您，小田道，你們這是大店，不屑於做小買賣，誰不知我田大爺，掌櫃的道，田大爺，您假如有什麼意見，你只管吩咐，準能辦到，包在我身上，小田用眼往掌櫃身上一瞅，說道，你都辦得到嗎，掌櫃的露出一臉奸笑，用手指樓上，似乎代表小一號，低聲說道，他的事還是非找我不行，小田聽得話中有話，連忙問道，你能代表他嗎，掌櫃的道咱說話向來不假，只要您真有意思，小田道，咱們借一步談話，掌櫃就把他讓到內室，兩個人嘍咕了半天，小田歡欣鼓舞而去，

當天晚上，掌櫃的又備了夜宵，再請小一號吃夜宵，小一號吓了一跳，以為又有甚麼意外要求，誰知掌櫃的竟是異常客氣，自始至終，並沒有一句話小一號方在納罕，猛不覺一陣頭暈，竟自暈到，依稀彷彿覺得自己身不由主，被人輕薄擺弄，後後漸漸暈去，人事不知，也不知經過若干時間，忽然清醒過來，仍在店中，覺得口中穢惡難忍，一陣嘔心，嘔吐出來，只聽掌櫃喊道，好了好了，醒過來了，快扶上馬車吧，接着就看見自己的娘和哥哥，把自己攙起來，也不問話，一直扶到車裏，小一號有氣無力的問道，怎麼回事，他娘道，我的兒，你中煤毒了，掌櫃的他們救了一夜，今日一早，就把我抓了來，真把我吓壞了，小一號初甦醒的人，頭腦尚不清楚，昨夜所經之事，此時完全不記，只好點點頭，由他們扶回家中，吐了又吐，吐完幾次之後，不知不覺漸漸入夢，睡了不少時候，才慢慢清醒過來，一想昨夜之事，分明是受人暗算，而且身體也發生變化，腫痛異常，一陣心酸，不覺大哭起來，恨不得掙扎起來，與這班壞人拚個死活，無奈身體竟軟成棉花一樣，那裏能動得分毫，本想告訴母親，心想也是無用，只好待將養能起

床之時，找皇后去商量，小女子心腸又窄，越哭越痛，他母親雖然安慰他，那裏能解心中的冤苦，於是足足又傷心了一夜，好容易到了第三天，覺得身上微有氣力，勉強掙扎起身，雇輛洋車，直到皇后家中來，皇后一見他花容不整，知道有了事故，誰知他一見皇后，竟比見了親娘還要傷心，拉着手痛哭個不歇，皇后先是勸他，後來急了，說道，小姑太，你有甚麼委屈，說了出來，讓我想辦法，你哭我把我們都悶死了，小一號這才抽抽咽咽的說道，我被他們暗算了，你非給我報仇不可，於是把經過一切都細細的述說一遍，皇后這人，對於貞節方面，觀念狠淺，可是因爲小一號完全是吃虧，不覺也是憤恨非常，立刻叫人找李公子，商量應付之法，誰知李公子不知上那裏去了，再也找不回來，皇姨到是駕臨，皇姨最近因爲要上學校，狠灌輸了些新知識，極力勸小一號出面告狀，三人商量的結果，除了找律師研究，更無別法，因爲中國的法律，總講幾百幾十條，外行一弄就錯，成了律師法官的專門玩藝，非得請教他們不行，好容易等到夜漏三刻，才見李公子吃得酒醉醱酩的走了回來，皇后狠命的推了幾下，他才圓睜眼，問什



麼事，及之聽到小一號受人暗算一段，他氣得直跳起來，說道拿我的手槍來，我去找那些渾蛋，皇后道，你一來就是胡鬧，找他們幹麼，想打死人嗎，不知跑到那裏，吃得酒醉薰天，跑回家發酒瘋，他也氣道，既然不讓我打他們，那我不管了，皇后道，沒有王法的嗎，咱不會告他一狀嗎，李公子道，罷罷，提起告狀來，我真頭痛，前些時因爲小許的事，糟踏我一大筆錢，結果只挑了兩造律師，一點結果也沒有，現在還挑他們發財，犯不上，說着，又倒下頭去睡了，皇后直急得無法，只好安慰小一號，請他先回去，明天待李公子酒醒，自然必有滿意解決之法，總之，必要替他出氣，小一號只好含着一包眼淚走了，次日李公子酒醒，問他前事，一概不知，正在納悶，忽然徐公子差人送了一信來，寫道，弟爲賢伉儷所愚，竟欲以極卑劣執賤業之女子，儕弟於朋友之列，不知賢伉儷是何居心，弟爲保全名譽計，謹與賢伉儷暫絕交往，俗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有以也，以兄之爲人行逕，與弟本不相侔，勉強交往，絕無好結果，不如早作良圖，書不盡意，這樣一封信，只把個李公子氣個半死，說這種人本來靠不住，都是

愛管閑事，落得這些氣惱，皇后無可分辯，也氣得哭了，外面又報小一號到來，一見他們賢伉儷情形如此，更墜五里霧中，以爲他們夫妻又生氣了，反怔在一傍，不敢說話，李公子看他神情可憐，急勸皇后道，你還哭些甚麼，人家來了半天，應當大家商量個辦法，才是正理，皇后道，商量甚麼，你不教出頭打官司，那一點辦法沒有了，誰教咱們都是女人，李公子道，這是從那裏說起，我恐怕打官司沒有把握，現在說不得也祇好走這一條路，我有個同學，他現在天津當律師，等我打個電話問問他，說着就叫僕人要了個天津電話，向來打天津電話，起碼要等三個鐘頭，於是留小一號在家用飯，這一頓飯，因爲小一號受了侮辱，又兼徐公子絕交，所以大家都不很高興，吃得甚爲冷清，好容易等到天津電話接來，恰好這位同學顧律師，還未出門公幹。李公子簡單的告訴了一遍，顧律師道，這事當然可以告的，不過搜查證據很難，第二要檢驗當事人是否受污，其次就要證人，這宗證人，當事人的親屬都不能做證人，勢必要問店中的同事，頭緒愈多，解決愈難，結果卽或勝利，不過被告方面，判點徒刑的罪，於當事人毫無補益，反

而報紙謄載，大爲丟人，依我看來，還不如私了的好，只作爲風雨滿樓之勢，教他害怕，然後逼他賠償點損失，我看這辦法強的多，李公子道，這事，我也作不了主，等我商量商量再回復你，顧律師又與李公子談了幾句閑話，一看時針已指午後兩點二刻，正是法院開庭之時，他就匆匆忙忙到法院來，原來顧律師在天津雖是新做，却是一個幫辦律師地位，因爲他所幫的這個律師，是個紅角，所以他的事由也是極忙，這天他辦理的案件，也是與女招待有關的，乃是趙總長的少爺，不知怎樣一來，要與前回書中所說的柳沁芳結婚，誰知結了不久，又賦脫離，不免鬧到法院裏來，這種官司，原被告俱不到堂，都由律師代表，雖有辯論，如同例行，顧律師是代表他的飯東方律師，方律師是代表男當事人趙小田，還有個胡律師，代表女當事人柳沁芳，顧律師一到法院，有個律師休息室，裏面的律師，不下二三十位，擾擾攘攘，熱鬧非凡，顧律師把提來的大皮包往桌上一放，就有個茶房過來沏一杯茶，並且說道，胡律師等慫半天了，此刻往民庭特別候審室去了，請您一直就上那裏去，顧律師一邊點點頭，一邊問道，還有什麼事沒有，

茶房道，還有方大律師電話，請您明天代表他上刑一庭，史樵女士行刺的案件，沈府催得很緊，明天提前開庭，教您務必早到，有當事人候着，還有兩位幫忙的張律師謝律師，大家都得接頭，今天這一堂過後，您得早點到方律師家去，顧律師也不及回答，勉強呷了一口茶，匆匆到民庭候審室來，一見胡律師被幾位鄉下財主圍住，在那裏寫呈子，一見他來，拉到傍邊低聲說道，您真夠忙，怎麼這時候才來，快上堂了，顧律師往他傍面一望，也不回言，祇拿根香烟抽住，徐的說道，總還不是那一套，不過犯不上替這宗爛污貨出力，胡律師把舌頭一伸道，你們都是閹律師，說風涼話，我要沒有爛污貨找我，那真要喝西北風了，正在說着，茶房拿了件顧律師上堂的法衣來，顧律師知道要過庭了，急忙的穿上法衣而去，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五回 開球房巧人遭橫禍 張艷幟改行結全書

且說柳沁芳自上回書中，做了秋芳招待首席，被選爲金花第一名之後，他的艷跡，久與讀者隔絕，作者一枝禿筆，寫不了兩邊的事，現在忽然說他與趙總長

的大少爺，結婚離婚，未免突兀之至，讀者應還記得，前回書中有個程鵬運，這人性情奸狡異常，他與柳沁芳並無特殊關係，不過在倦游別館結婚一擋子事，把柳沁芳太給陰苦了，柳沁芳焉能不懷恨在心，自從結交牛小星以後，知道牛小星的父親是個民族英雄，手下打英雄的腳色，一定不少，所以抽空就同牛小星說了，想一個報復程鵬運之道，牛小星爲取悅美人起見，就答應只要有地方找程鵬運，定可以打他個半死，替柳沁芳出氣，女招待到處都是通氣的，程鵬運的踪跡，獨有柳沁芳最是明白，讀者必定以爲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程鵬運不是替花如蘭花如蓮姊妹找了個球房招待做嗎，這花如蘭姊妹，本是柳沁芳舊日同事，上次競選，又在一榜上站了地位，所以聲氣常通，女招待的口，此無線電還快，例如這邊有了一件極平常的小事，那邊馬上知曉，那邊有了笑聞，這邊馬上騰載，這天津地面，也不算小了，偏是他們消息格外靈通，所以花如蘭等在球房中的情形，柳沁芳幾乎是一本賬，清清楚楚，他早知道這家球房，是幾個公子哥們組織，大股東是程鵬運，名爲大股東，實在不名一文，小股東是幾位大少爺，名爲小

股東，却都十足拿出本錢來，第一位就是黃其唐先生，其次就是盧二爺張三老李四爺等等，還有趙總長的少老，這些大爺公子們，並不短錢花，也不貪小利，怎麼會幹起球房來，祇因有一次黃其唐和盧二爺到大亞球房打球，嫌大亞球房的台子不好，實在這個台子，是真正西洋大理石所做，價值一千有餘，怎麼會不好，皆因二人球技太劣，明明直線打成曲線，曲線打成直線，厨子不正怪竈歪，一邊打，一邊口裏祇是罵老板買不起好球台，奇巧那一天正然老板有點小應酬，吃得醉薰薰的，聽他們罵得難受，不覺動了三分酒氣，也在一傍自言自語道，有錢何必不自己買個球台玩玩，跑出來打幾毛錢一盤的球，還嫌咱的台子不好，哼，開過眼嗎，黃其唐向來脾氣暴烈，那裏受得了這一套，當時把球棍一扔，破口罵道，看不起大爺，大爺不照應你了，買不得，大爺單買一個你看看，盧二爺本來也是有火性的，不過因為從前在上海捧角，吃那最有名的坐山虎金貴生，打了兩個嘴巴，鬧了一場極大風波，火氣兀自消去一半，此時反上來勸架道，何必同這宗東西生甚麼真氣，咱們要氣氣他，豈獨賣一個球台玩玩，咱們簡直開一家球房玩

玩，並且還要在他對面開張，才算出了氣，在盧二爺說出這話，無非想吓退這個老板，低頭伏氣，大賠其理，他們兩個好借此下台，若在平時，這位老板，自然會見風收蓬，兀奈這時他正在酒醉之中，凶神附體，竟敢得罪主顧，反而也狂笑道，好好，你們要開球房氣我，那好極了，咱在天津衛玩了這些年，誰人不知咱是個硬漢，誰說了大話，要辦不到，那才是裝孫子呢，黃其唐向來是惹禍大王，凡事到他手裏，他總是鬧完再說，這時那顧得利害，恨不得一提球棍，就要賞這位老板幾下，幸虧盧二爺手快，一把扯住了，接着許多茶房女招待來解圍，才算把一場大架勸開，盧二爺拉着黃其唐，氣忿忿地回到家中，黃其唐還怪他扯自己，不能好好教訓這小子幾下，盧二爺道，我的爺，租界上打架是不問誰有理，都得歸捕房，咱們是體面人，難道賠着他出醜，同去打官司嗎，況且那小子是喝醉了的人，咱們都沒醉，更打不出甚麼道理來，黃其唐的脾氣，越是大氣，越可以受，越是小氣，越不能受，所以這一回沒有打成架，氣可是大了，簡直大放厥辭，如同國內軍閥們打出來的電報上說的一樣，甚麼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哪，甚麼赴

湯蹈火，在所不辭呵，甚麼抵抗到底，一死相拚哪，總而言之，這口氣非出不可，亂七八糟，說了不少氣話，奇巧幾位大政客，都是敵愾同仇，異口同聲，幫着黃其唐大罵特罵，包偉是個禿頭，氣得把帽子往桌上一扔，露出禿頂來，鬧着要出去同球房老板拚個死活，卜白石是個大近視眼，氣得把眼鏡除下來，在房中直打盤旋，思量破敵之計，不覺一下撞在包偉身上，兩人都是一個跟頭，彷彿對外一樣，先自對內起來，你罵我瞎眼，我罵你混蛋、房中一場烏亂起來，黃其唐自己也看不過了，只把盧二爺一拉，拉到內室，直到那個小書房中來吸烟，徐徐計較開店之事，這幾個人也後面跟着，空氣略為沉靜，程鵬運性情向來冷靜，此次祇在一傍測機觀變，自始至終，並未發言，這時忽然聽說要開球房，知道又是絕好機會，不覺也湊到烟盤傍邊，先聽個究竟，後來也插嘴道，到底是盧二爺智謀高，這計劃比甚麼出氣法子都高，準把那小子氣死，咱們是不打算做生意，咱們要做起買賣來，腦筋比他們商人清楚得多，不是我誇口的話，我是沒有本錢，要是沒有本錢，早就做買賣了，方才盧二爺說，在那小子對面開一家球房，這辦法太



好了，我們稍用心思，準要把那小子生意全都奪過來，不到一年，教他賠死，死而無怨，黃其唐也不覺高興道，妙極了，快辦快辦，明天就去看房子，程鵬運連忙湊趣道，房子多着呢，現在市面不景氣，到處都是空房，那不成問題，就是資本問題，得研究一下，黃其唐道，我們要好弟兄，只要我開口，無有不應允的，那也不成問題，盧二爺是發起人，當然要享優先權，也算上一股，盧一鳴爲人最是乖覺，雖然有錢，但總是佔人便宜，口頭上還非常慷慨，口頭上自然也答應，兩個聰明眼睛烏溜一轉，就有了計較，他與黃其唐訂交，目的就是因爲黃其唐的錢，與朋友不分彼此，盧二爺看清這一點，所以外面也裝着不分彼此，只要花小錢的地方，他總搶着去，等到花大錢的時候，自然就歸黃其唐代墊雙份，這回他答應也出一股，他有方法說得黃其唐自甘情願替他代墊，不在話下，正在說話之間，家人報趙二爺駕到，正是趙總長的二少爺，乃是黃其唐的新交，都是年輕有錢義氣相投，所以雖是新交，已同宿契，趙二爺跟着通報，已經走了進來，只見年齡祇在二十左右，生得像貌一表堂堂，可惜在十里紅塵薰陶久了，不免有些市

井之氣，一見黃其唐盧一鳴，就喊了聲哈嚕，一邊脫帽，除了外衣，一面忙着與他拉手，程鵬運見了闊人，最會恭維，親自上前接手杖，替他掛衣服，簡直說不出的殷勤，只有包偉巴傑等人，泥彫木塑，老遠的恭恭敬敬站住，如同舊式官場站班一樣，趙二爺也不理他們，只略與程鵬運點頭招呼一下，甫經坐定，外面又聽見細碎脚步之聲，原來是冰冰女士，打扮得花枝招展，正要出門，先到黃其唐處點一點卯，一見趙二爺盧二爺，連忙笑道，二位幾時來的，怎麼我簡直不知道，盧二爺向來開玩笑慣了的，調笑他道，大嫂子，今天這樣搗赤，出去跳舞嗎，冰冰女士道，你還說呢，那回你請我跳舞，碰見英二奶奶，你連忙巴結人家，一會功夫，江小姐也到了，更好了，你簡直應酬他們二位都來不及，讓一人坐在壁角裏，氣得我也不同你告別就走了，第二天你又上這來，假裝小心，大嫂子長，大嫂子短，歪纏胡纏，誰聽你這一套，盧二爺道，不是在大哥面前，我要說句懂規矩的話，誰教你是嫂子呢，冰冰女士走上去就是一把，在盧二爺肩膀上似打非打的來一下，說道，嫂子怎麼樣你說，盧二爺笑嘻嘻的回答不出來，黃其唐見

他二人調笑，司空見慣，兀自抽他的烟，此刻一口烟剛剛抽足，坐了起來，才說道，冰，鬧甚麼，上那去，冰冰女士道，今天有人約看電影，有個新鮮片子，叫作淫心，實在好不過，女主角騷在骨絲，作風是好極了，加以男主角獸性絲，也是表情最熱烈不過的，這個片子演過以後，要半年以後，才能到天津來，所以不能不早去看，你高興去不，黃其唐道，那有那們回事，完全廣告騙人，什麼十六歲小孩子不能夠看哪，全是電影院老板，想出來冤人的法子，你要去你去罷，趙二爺對冰冰，本有幾分愛慕，祇因與黃其唐尙是初交，未敢造次，今見盧二爺隨口開頑笑，毫無顧忌，黃其唐也是半開放主義，並不嫉妬，覺得這正是入門的機會，時不可失，也就順口說道，大嫂子，盧二爺的女朋友太多，你別和他一塊走，我趙二最是老實不過，一個女朋友也沒有，改日我來做個小東，專誠請你跳舞，不約一個人，但恐怕你不賞臉，冰冰還未答言，黃其唐早替他答道，那還有不去的，跟小孩子一樣，聽說有玩的，就樂得不知所以，跳舞更是高興，不論冷熱早晚，總鬧着要去，我實在奉陪不了，你趙二爺不過口頭一說，他可要借以爲真

，凡着沒有完，悠悠着吧，冰冰對於趙二，只在有意無意之間，難得黃其唐，抱着利益均等主義，他又何必裝着玩，於是斜飄了趙二一眼，也答道，你幾時請我，黃其唐笑道，來了吧，冰七氣得打了黃其唐一下，回過頭就走，口裏還說，不跟你們說了，一邊說，一邊高底咯蹬咯蹬就走了，趙二爺看他的後影，簡直出神，幸喜無人覺察，黃其唐突的說道，二爺，我們現在商量做一筆買賣，你入股不入股，趙二此時正在極拉攏黃其唐之時，焉肯不答應，於是問了個大概，就慨然認了兩股，程鵬運實在不愧碎吹之才，此時早伏在案頭，擬定球房招股章程草案，頭頭是道，條條有理，彷彿這家球房不開則已，開起來簡直操必勝之權，準能生財有大道，不上一年，就收回成本，二年就大擴充，三年就掙個對本對利，四年就打倒一切球房買賣，說得天花亂墜，錦上添花，彷彿入股的，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子孫帝王，萬世不易之業一般，黃其唐書雖未讀通，對於這淺近的文法，還能了解，顛頭幌腦看了一遍，又傳給盧二爺看，盧二爺剛抽一口烟，一邊喝着茶，一邊道好，趙二爺自己湊上來看的，兀自點頭，說道，甚妥甚妥，可以不

必再修改，我們三個股東，都可以同意通過，包偉巴傑等人，待大家都不看了，才敢圍攏來，各有各的希望，想弄個職務做做，自然異口同聲，足捧一氣，本來天下事只要有錢，萬無不成之理，果然不到一月，球房居然轟轟烈烈的開了張，幾位大少爺都分任招待，發出一千多份請帖，歡迎各界參觀，茶點款待，果然紅男綠女，來了不少，冰七女士打扮得極其漂亮，還有盧二爺的膩友英二奶奶江小姐，都在場點綴，十分熱鬧，女招待除了花氏姊妹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叫柳蕙明，是個關外人，圓圓的臉，晶亮的眼睛，小小的口，一切規模都好，可惜歲數太小，因為身量發育較早的原故，勉強可以湊數，一個叫顧青娘，是人家一個下堂妾，眉眼甚為風騷，可是嘴生得不好，牙齒有些流露，態度上格外透着輕挑，也算中等人物，這四個人，說不上如何出奇，但都看得過去，沒有濫竽充數，教人看見嘔心，即此一端，已見出程鵬運辦事的才力來，再如幾個台子，都是極新式，極華美，程鵬運名利雙收，買的時候價目奇昂，到手不少回扣，程鵬運的股本，更是高妙，乃是借了黃其唐一半，自己說籌一半，其實都是添枝畫葉，無

中報有，居然是個大股東而兼經理之職，包偉與程鵬運感情較好，程鵬運荐他做了賬房，巴傑卜白石都乾望着，插不進去，又因程鵬運正在走紅，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祇背後恨得牙癢癢的，這且不表，祇說這幾位股東之中，惟有趙二爺年紀最輕，似乎更有些少不更事，程鵬運看在眼中，以爲此人身上大有可圖，因此常常獻些小殷勤，極力的拉攏，果然把趙二爺弄成水乳交融，幾乎非程鵬運不歡，程鵬運看出趙二爺的弱點，喜歡普遍的沽辱女性，無論何人，他都是愛的，非想弄上手不可，但手腕上又欠靈活，幸虧有程鵬運贊預機密，替他出些巧妙主意，居然往往達到目的，所以不到半年功夫，四個女招待，都爲趙二爺染指，在這個時期，忽然一樁禍事出來，有一天，來了兩位關外口音的彪形大漢，來打彈子，故意假裝失手，將球台戳破，旁邊招呼的人，是花如蘭，急得說道，叻，先生，這不是糟了嗎，得賠好幾十塊錢，那一位客人道，什麼，幾十塊錢，媽的巴子，這一位接口道，咱們走，打甚麼鳥，花如蘭急道，先生，咱們這不比別處，只織補一下就完，講究要換全換，整個都得換，所以錢少了還不成，您看這牆上有

的是章程，咱不是欺騙您老，那兩位客人，只顧穿衣，並不回言，意思簡直想開步走，花如蘭這一下真急了，只好跑過去找一個男茶房來，攔着去路，與那兩個客人爭論起來，那客人道，賠錢不算回事，你快叫你的經理來，我當面賠給他，茶房巴不得有這一句，他們好卸責，一面穩着客人，一面打電話找程鵬運，程鵬運一聽見這事，先就頭痛，知道不大好，但也不能不來，看事行事，一見兩個彪形大漢，明是粗人，那裏知道打甚麼球，先自明白一半，知道這必定是來尋事的，恐怕是對面球房老板，運動出來的人，想必不好對付，他爲人甚是機警，早囑咐旁邊的茶房，去尋兩個幫閒人來，以壯聲威，當下那客人問道，你是經理嗎，程鵬運道，是的，兩位偶爾失手，原不算回事，他們不會說話，挺撞了您，請您莫怪，您還在乎這幾個錢嗎，那人道，您說的倒像人話，請問您貴姓哪，程鵬運那知就裏，以爲說出真姓名，也沒甚麼事，於是含笑點頭道，賤姓程，是這兒經理，一句話沒說完，那人憑空用腿一掃，程鵬運站立不着，一個跟頭栽在地下，目裏嚷道，快來人呀，這還了得，咱們得歸局子，祇見這兩個人，更是預備好的

步驟，不慌不忙，由一個撈出手槍來，往門上一擋，不許人出進，一個騎在程鵬運脖子上迎頭痛擊，雖然球房中有不少的人，因為怕手槍，竟無人敢上前勸解，程鵬運先是亂罵，後來直討饒，到最後祇有哼哼的勁兒，那人知道打到九成，再打就有十成的危險，大可以交差了，從從容容站了起來，呼哨一聲，同那個把門的人一同逃走，只見門前停一輛汽車，兩人跳上就開，他們這才鳴警追趕，那有蹤跡，程鵬運打成奄奄一息，受了重傷，一時黃其唐也到了，暴哮如雷，要拿手槍同對面老板拚命，程鵬運雖然受傷很重，心內還算明白，扯着黃其唐低聲道，這事決不這樣簡單，做買賣嫉妬是有的，決不會下這重的毒手，生意人最怕官司，我看不像他們所為，你祇送我到醫院好了，我有一班官中朋友，細細托他們打聽，沒有問不出來的，快送我上醫院吧，我痛得有些麻木了，黃其唐祇好遵囑，叫自己汽車，把他送到西歐醫院，好在都是皮傷，尚無大礙，經醫生一番治療，祇睡了一個多星期，也就出院，他却用心打聽這次挨打的線索，他有一班特務朋友，居然探出眉目，知道這兩個，原是牛慕星的護衛，都有極高強的武藝，能



夠雙手放鎗，百發百中，十分了得，不過本事雖好，脾氣却壞，時時在外惹事生非，這次打程鵬運，乃是受少爺牛小星之囑，至於爲什麼尋隙，有什麼仇恨，他們却不明白，程鵬運與牛小星並不相識，井水不犯河水，實在想不出有甚麼嫌隙，不過牛小星同柳沁芳要好或者是柳沁芳記着前仇，使出來的亦未可知想來想去，只有趙二爺最合格，一來趙二爺貌美多金，必能得着柳沁芳的青睞，二來趙二爺生性好色而濫交，必定樂於從事，三則自己同趙二爺交情不錯，可以叫他代自己出力，探聽秘密，四則趙二爺本是闊大爺，無須籌畫經費問題，有這幾層原故，所以攬掇趙二爺去做柳沁芳，但他作事總是用反筆，明明是差趙二爺替他辦事，表面上總要露出他是替趙二爺獻殷勤，物色佳麗，到後來弄假成真，趙二爺真個看中了柳沁芳，又鬧結婚，而又離婚的奇談，這都是程鵬運惹出來的事，有一天程鵬運看見趙二爺一個人到球房裏來，他趁四下無人，同他說道，現在有一人你知道不知道，趙二爺道，什麼人，程鵬運道，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柳沁芳，趙二爺道，我怎麼不知道，你同黃大爺鬧的新鮮玩意兒，程鵬運道，你還聽呢，黃大

爺要不是我提醒他，他恐怕至今還迷着他呢，趙二爺道，我不信他有這大魔力，程鵬運道，你那裏知道，他這個人內才甚美，最能迷戀人，趙二爺道，什麼內才，難道是大同的玩意兒，程鵬運道，他的內才，雖不母大同渾源，可是也是個人妖，真有特別之趣，趙二爺道，怪不人家說，眼水汪汪的女子，總有特點，柳沁芳那一對水眼作怪，所以他有內才，這樣說我們想試試新了，程鵬運道，你要試試新，我告訴你個好法，單刀直入，毫不費事，你要不照我的話辦，包你三年也摸不着頭，趙二爺向來最信任程鵬運，尤其是對於女色，種種誘騙方法，更是佩服他的方法巧妙，聽他這樣說法，當然要問計於他，他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個錦囊妙計，並且託他訪問牛小星爲什麼要打他，趙二爺依計而行，當那秋芳演電影的時候，一個人打扮得玉樹臨風一般，到秋芳來看電影，買一張特別廂票，一個獨據最盡頭的一個包廂之中，這第一步就是表示我是個闊大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自然有許多女招待上來兜賣茶水，趙二爺說叫一號，別人一概不要，柳沁芳還有不來之理，趙二爺道，原道原大爺來嗎，柳沁芳道，這一陣子老沒來

趙二爺有此一問，就是表示同原通是朋友，原通對於柳沁芳，是盡義務而不享權利的人，這路人玩得最爲高尚，最教人看得起，趙二爺一開口舉出原通，必定可以引起柳沁芳的好感，果然柳沁芳嫣然一笑，反向趙二爺道，您二位是朋友嗎，趙二爺道，豈獨朋友，並且是原大爺叫我來的呢，柳沁芳道，哦，原大爺怎麼自己不來呀，趙二爺道，你不知道，他現在極忙，升了官呢，柳沁芳當然對於原通，一定也是關心的，不能不問他升甚麼官，趙二借此機會，就談論入港起來，把一個最有松香架子的柳沁芳，一會功夫，就弄得極熟，世間上的女子，無論他身份如何高貴，祇要你同他一熟，有一搭無一搭的閒談，就可以漸漸親近他，決不會碰釘子的，何況柳沁芳並不是真正有身份的女子，祇不過是個步紅運的女招待而已，所以他的架子，是可拿則拿，不可拿則卸，趙二爺這宗派頭，賞錢一項，少則五元，多則十元，可以預料，落得獻獻殷勤，略假辭色，誰知趙二爺更是機警，雖然談笑投契，卻不起膩皮癢，當天付了相當茶資，揚長而去，第二天電影並未更換片子，趙二爺又來了，足見其志，不在電影片子，所以祇同柳沁芳說上幾

句話，並不待電影終場，就付了茶資而去，兩天共賞二十元之譜，手面固然極其闊綽，舉動又極其漂亮，加以年紀又輕，像貌又好，不由得不動了柳沁芳的心坎，到第二次趙二爺就請柳沁芳吃飯，果蒙俞允，趙二爺單獨一人在飯莊恭候，柳沁芳踐約而至，如是互吐傾慕之忱，當天就得成好事，便中探問牛小星同他的關係，柳沁芳毫無猶疑的告訴他同牛小星的交情，趙二爺順着話說道，這位牛小帥，我是沒見過，不過有一件事，他做得太好，簡直算是替我出了一口怨氣，於是摻油摻水的，說自己同程鵬運頗有私仇，難得這位牛小帥，派兩名打手，打得那小子半死，總算是替我出了氣了，但是這件事，我至今還納悶，牛小帥從關外回來不久，何以這小子會得罪他，也許是爲你受了他的欺負吧，我聽見原通原大爺說，你上次在倦遊別館受他的氣也受大了，這小子目中無人，他以你是一個女子，好欺負，偏偏有個牛小帥來打這個抱不平，不愧爲民族英雄之子了，大凡一個人在得意頭上，總不免要露出話柄的，柳沁芳對於打程鵬運之事，本是最得意的一件事，他想即或教人知道，是他指使，也沒有甚麼了不得，所以在他高興

之中，就將他叫牛小星派人打程鵬運的話說了出來，趙二爺得着口風，就報告給程鵬運，程鵬運官面上很有熟人，暗中透個信息與牛幕星的對頭方面，依程鵬運的意思，是想連柳沁芳都牽連在內，好報他挑唆之仇，誰知趙二爺竟因此看中了柳沁芳，却意存袒護，只要辦了牛小星，柳沁芳就成了囊中之物了，果然牛小星，竟因跳舞而捉將官裏去，惹出殺身之禍，可見女色一項，真是殺人的利器了，柳沁芳經過一番驚嚇，又失掉了財東，萬分失望之中，難得有個趙二爺來補空缺，自然賣盡風流，大施手腕，趙二爺漸漸迷戀起來，柳沁芳這次可與上次要嫁黃其唐的時候，大不相同，歷練既深，做事自然老練，他自從與趙二爺開房間之時，就狠狠的給趙二爺一點甜頭，但從此一會之後，再也休想有機會，趙二爺以為打倒牛小星之後，定可一人佔有，但柳沁芳心中雖然願意，外面可更是端了起來，趙二爺若稍有見難而退之意，他又施出狐媚手段，教趙二爺吃既不可，吐又不能，弄成垂涎欲滴之勢，他慢慢探明趙二爺身家，知道此人不可錯過，漸漸露出要嫁趙二爺的意思，只要他允許，情願無條件的嫁他，而且地位不尊，名份不

間，只要在外面租過小房子，二人秘密結婚，一切儀式都不在乎，露出擇人而事的意思，彷彿也看中了趙二爺，世界上的男子，都沒有趙二爺好似的，趙二爺一時爲美色所蔽，又覺得毫無破費，而能得着天津衛出名的美人，祇顧踏着便宜，忘却利害關頭，柳沁芳十分老辣，囑咐他還要極端秘密，不許告訴程鵬運，以免破壞，他一一照辦，不敢聲張，柳沁芳做出種種體貼態度，兩人同到一家洋行去置辦傢俱，柳沁芳都是挑選極廉賤的貨色，趙二爺過意不去，要同他打首飾，製衣服，都遭拒絕，說是同你真心要好，決不在這些虛榮方面，爲的是要嫁你這樣人，以爲終身之托，趙二爺相與的女子，沒有一個不是敲趙二爺多花幾個的，從沒有反替趙二爺打算，生怕他多花一個錢，像柳沁芳這樣的好人，趙二爺那時以爲天地之大，論起知己來，只能算柳沁芳一個人了，是這樣迷戀着，短時期就組織成立一個小家庭，柳沁芳當然謝絕女招待生涯，而大做起人家人，趙二爺也是成天窩在小房子裏，彼此厮守着，於是就有半年，說不盡的風光旖旎，情致纏綿，柳沁芳先是將他的體己二千多塊錢，交趙二爺存着，慢慢的趙二爺的錢，也歸

柳沁芳掌管，趙二爺要動用一文半文，都得稟明用途，趙二爺雖然是家世顯赫，祇因老頭子尚在，並不能如何活動，他手裏盡量揮霍，祇是他母親私房中積蓄的錢，至多也不過兩三萬之數，他用一種巧妙方法，在他母親手裏驅出來，不料轉移之間，竟被柳沁芳給騙了去，雖是他自己的錢，他運用不能自由，就未免漸漸感覺不快起來，起初柳沁芳一味狐媚，取悅於他之處，無所不用其極，他覺得別的女子，決無這宗滋味，到也十分佩服，由他擺佈，後來筋疲力竭，焉有不厭之理，一存了厭煩之心，就是一個大大的裂痕，所以又想收回財政大權，誰知柳沁芳更是姦黠，防護得緊緊的，休想再弄回去，他的存摺支票印章，無一不在柳沁芳之處，他以為每次都是他親筆簽字，才能取錢，所以到沒有甚麼疑慮，誰知自從趙二爺想收回財政權的意思流露出來之後，柳沁芳竟會摹仿趙二爺的字跡，把款子全數給過了戶，這句話列位或者不信一個弱女子，何以具此神通，不知錢太多了，自當有異外特別的情形，柳沁芳自始至終，不惜大大的犧牲色相，當然是有後台人物，指揮若定，做成圈套，專待趙二爺落網，可憐一個無知的趙二爺，

受人算計，兀自不知，還以為柳沁芳真心愛他，不過女子心眼小，愛惜錢財而已，那裏柳沁芳將款子提空之後，知道再也沒有想頭，就給他一個不別而行，反找律師轟轟烈烈給他一封信，說是趙二爺以有婦之夫，騙娶了他，沾污了他的名節，犯了新刑法九百一十四條之規定，有婦之夫，與其未婚之女子結婚，應科以重婚罪，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之徒刑，並負賠償當事人相當之損失責任，又適用舊刑法六百零六條，用欺騙方法誘奸未婚女子，被告除負賠償責任外，並須担任該女子之生活，至該女子另嫁為止，所以敝律師應當事事請求，決定依法起訴，關於刑民部份起訴各節，理合通知查照，趙二爺接到這封信，正是發現柳沁芳捲逃之時，並且發覺銀行存款，被提一空，氣得暴哮如雷，趙二爺玩女人玩慣了，對於柳沁芳個人，已毫無留戀之意，只是可惜這一筆錢，弄成人財兩空，其勢不能干休，所以接到這一封信，並不畏懼，因為自己不懂法律，也要找個律師辦理，那時的律師界，方律師最紅，因為方律師的出身，與普通律師大不相同，是個大法官出身，與這許多現在任法官叙起班輩來，要高上好幾輩，所以在法界資望極



深，說話極有力量，遇見官司到他手裏，他勿須自己出庭，祇教手下幫辦律師上堂應景，他只在後台說一句話，好比有千鈞的力量，包你到了判決那一天，會有意外的收穫，所以方律師門庭如市，應接不暇，趙二爺覺得來函太過利害，拿刑事單住他，更是非有方律師的力量，不能挽回這事，那時趙二爺手中，已無現存款項，辦理這樣大事，幸而他們趙府，又有一個通例，可以私下向賬房借錢，只要寫一張字據，複利計算，待老太爺賓天，再行算還，無論多少，賬房均可照借，趙二爺弟兄輩都有這種借款，趙二爺未騙出老太太的體己之時，已經借用了不少，現在說不得，祇好再借下去，方律師名頭既大，手續費當然也大，經趙二爺竭力報效，飽共慾壑以後，他便不慌不忙，叫人打了一個電話，把原告的胡律師找來，先彼此商量了個具體辦法，然後再由方律師出名，叫副手顧律師寫了一封信，答復胡律師，把胡律師的理由，駁掉三分之二，凡是關於刑事部份，叫他自行撤消不能成立，關於民事部份，願物見於法庭之上，這封信又拉上法律幾百幾十條，居然頭頭是道，理由充足，總算是對於當事人，已經交了一半差，那邊的

胡律師回信，來得更妙，對於方律師所駁各條，並不加以論對，祇說一句活動話，說是暫時將刑事部份終了，再見當事人意思如何再定，這總算兩方面律師，都同意打民事，於是自然兩方面都搖旗吶喊，打起民事官司來，及至到了過庭之時，原被告都不到堂，僅由雙方律師到堂，彼此各據理由，辯論一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登在報上，原被告一看見，都極滿意，彷彿官司已操必勝之着，但是你如果真想官司打贏，這個時間，正是打官司最緊張的時間，如同押寶的人，打了許多大注子，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路，但是你要等揭開寶盒子一看，才能明白，是否輸贏，所以打官司宣判最要緊，原被告都等宣判，分別勝負，以前所具各種理由，無非說說而已，誰知官司尚未宣判，柳沁芳忽然得病，住到醫院去了，聽說得病情由，甚為複雜，柳沁芳有一個真正情人，行動極其詭秘，雖然相交甚久，外人知道的很少很少，這個人姓花名少魁，生得面如冠玉，一表堂堂，少年得意，在一個機關裏做着科長，他看中了柳沁芳，還在牛小星之前，這人的脾氣，是專做裏子，不做面子，秋芳電影院，他也不常去，偶而去一下，總是不

待電影映完就走，電影已開映才來，決不會有熟人看見他，他來了之後，與柳沁芳三極兩語，要言不煩，訂了約會，毫不流連就走，一來人物生得漂亮，適合了姐兒愛俏心理，二來他的玩法，算是最中肯要，不出手就不出手，看準應當花錢之時，一出手就是幾百，這種人最合柳沁芳的脾胃，所以相交最深，漸漸成了柳沁芳真真的情人，並且這位花少魁，還有一樁特別好處，他是善於規避，譬如小星要同柳沁芳跳舞，他決不打攪他們的清興，總是躲得遠遠的，不得柳沁芳的同意，他決不勉強要求，知情識趣，過人一等，及至柳沁芳需要他的時候，他可以拚出十二分本領，賣足了氣力，來取媚於柳沁芳，所以柳沁芳不獨喜歡他，並且一切都不瞞他，因為他向來從沒有吃乾醋的習慣，大凡一個女人，最喜歡是相與的男子不吃醋，猶如男子喜歡妻妾之間和睦一般，男子難得女子的真愛情，就是酸素作用爲害，使女子的心腸，變成曲曲折折，瞞東瞞西，沒有一句實話，到後來全成了假情假義，無論多久，都不會生出真愛來的，但是男子若是看破一個醋字，處處存個體貼女子之心，處處不教女子爲難，自然可以生出女子的感情來

，凡是老於嫖界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個道理的，所以俗語說久嫖成龜，花少魁就得這個龜字之訣。柳沁芳既然一切秘密都不瞞他，自然反而還要時時問計於他，他因此得參預機密，替他出些主意，都是大大生財之道，柳沁芳用他的方法，往往得着極大的收穫，於是感激他的心，竟到了十二分，更不肯輕易教他花錢，好個花少魁，他設計巨騙人家不心痛的钱，來做他獻媚美人之地，弄到後來，他可以以不花一文，而成了最高權威的佔有人，柳沁芳整個的心都歸他了，所以要嫁趙二爺種種計劃，以及以後種種設計，騙錢離婚，幾乎全是花少魁主裁，柳沁芳第一天出來，就跟花少魁同居了，誰知樂不可極，應當守的戒律，他竟忘了守戒，加以天氣過熱，柳沁芳洗了一個澡，就得了病，小肚子痛得了不得，花少魁向來相信西醫的，西醫不知甚麼叫夾陰傷寒，便說是盲腸炎，要跟他開刀，也是他命不該絕，醫院中的定例，逢着開刀等事，總要找親屬簽字，開得好就好，開死了罪不在醫院，而在親屬，立下了這種格殺勿論的字據，他們才好操刀而割。柳沁芳的惟一親屬，就是他的傻母親，誰知傻人到有一種傻主意，他聽說要開刀，抵

死不肯答應，任憑花少魁解說百端，他一口咬定不肯，醫院沒法，祇好恐嚇他，要是一兩天之內不開刀，立有性命之虞，這句話到是有力量，他有些怕了，不過他還要最後決定一下，出去問問他的鄉親，他鄉親粗具醫藥知識，在一家藥舖站櫃台，已有十餘年之久，差不多的窮人，害了病並不請教醫生，只跑到藥櫃上一問，先生咱肚子痛吃甚麼藥，櫃上先生答應他，來點順氣丸吧，五個大子一付，拿回家一吃，碰巧也真好，柳沁芳的娘，就有這宗經驗，所以要問問他心中所佩服的鄉親，如何再定，於是一個人跑出來，走到他鄉親的櫃上，告訴他得病情由，他鄉親毫不猶疑的問道，是大肚子痛，小肚子痛，頭一天有人同房沒有，第二天招涼沒有，他爲了女兒的性命，顧不得隱瞞，只好一五一十的說了，他鄉親笑了起来，說道，別不是夾陰傷寒吧，得了，櫃上有的是附子理中丸，你拿兩九子去，姜湯送下，包你馬上就好，別動刀子哪，那可不是好玩的哪，他母親一想，幸而我的傻主意不錯，管他娘，吃兩顆丸藥，總比雪白的刀子好受些，一氣跑回醫院，也不告給衆人，私下把丸藥化開，咕嚕咕嚕給柳沁芳喝了，說也奇怪，吃

下去之後，不到半個鐘頭，肚子裏亂響起來，吓得柳沁芳的娘直打寒戰，柳沁芳覺得有一股熱氣，滿肚子裏亂竄，忽然往下一沉，奪門而出，如同機關炮一樣，連珠樣放起來，花少魁正同一個女看護，在外間房坐着，幾乎疑心開火，好容易發覺這聲音發在柳沁芳臀上，於是都慌慌張張走進來，看護正待報告醫生，柳沁芳直同他攔手，說道，舒服極了，快別去說，我肚子一點也不痛了，立刻我就要出院，看護那裏肯聽他的話，跑去把醫生給找了來，醫生拿出聽筒，柳沁芳忙攔着道，謝謝吧，我已經好了，你容我出院罷，醫生被他這樣一來，到楞住了，說不得，祇好由他，於是他們高高興興的結束了醫院賬，花少魁自怨自艾的反說了自己一頓，又恭維了柳沁芳的娘一陣，說他有見識，柳沁芳只好敷衍他道，誰不是想我好呢，快別這樣吧，咱們回家再說，花少魁正待上汽車同行，忽然一個看護，過來說道，花先生，有你的電話，胡律師打來的，原來胡律師過了堂之後，不見柳沁芳找他，一連多少天，離判決期已很近了，他才忍着來找柳沁芳，才知道柳沁芳住到醫院裏了，所以先打個電話來，這事原是花少魁經手，所以直接

找他說話，柳沁芳一行人已上汽車待發，花少魁慌慌張張的，聽見胡律師說可以辦到五數，他們原定計劃是十萬之數，現在說是五數，不要提必是五萬了，花少魁聽得甚為滿意，不過不能不徵求柳沁芳的同意，祇好又跑到汽車傍告訴他，柳沁芳這時正當匆忙之際，無暇細問，也就答應了，花少魁又去回信，忙亂的趕回了話，就同柳沁芳共載而去，誰知這位胡律師，外號胡塗蛋，柳沁芳要的是十萬，他祇辦到五千，既然祇有五千，就應該爽爽快快告訴人家，偏他五數五數的含含混混不說明白，花少魁又當忙亂之中未細問，以致鑲成大錯，及至判決出來，直把一個柳沁芳氣得半死，柳沁芳本是信任花少魁的，所以委託他一手辦理，花少魁愛惜小費，因為胡律師手續費輕些，所以就找了他，判決之後，木已成舟，後悔也來不及，又在柳沁芳面前，頗受嫌疑，從此生了裂痕，男女愛情之事，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破綻，女子的心腸轉變起來極快，花少魁本是柳沁芳惟一的情人，但是經此錯誤之後，柳沁芳越想越氣，先是恨他致病之由，幾乎送了性命，後又恨他含混答應五數，錯過發財機會，加以聰明女子，必定多疑，他疑心花少

魁得了好處，賣掉自己，所以越想越錯，越想越疑，情人一變而為恨人，簡直恨得牙齦疼的，起初尙不免口角，後來簡直下了逐客之令，驅逐花少魁出門，花少魁這人，玩得向來精明異常，不料也有這次失敗，柳沁芳的性情，如同梟雄一樣，決不受人牢籠的，在花少魁一方面，以為柳沁芳完全被他嫖學征服了，所以幫着他出些主意，坑人陷人，不知道柳沁芳更有一種心胸，與那越王勾踐，不謀暗合，大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意，一個女招待，竟有這大的見解，花少魁被擯，就含着有這種意味，從此結成歡喜冤家，不免又生許多枝節，這是後話，暫且不表，柳沁芳幹女招待漸漸有些膩了，忽然想操神女生涯，那時有名的紅姑娘，都不在班子裏掛牌，只挑一個大旅館，租上兩間頭等房間，暗做起來，一班大老先生們，就專喜歡招呼這種姑娘，盤子是五元起碼，一場牌的頭錢，就是一百多，比班子裏靠單洋客人捧場，不可以道里計，柳沁芳看自己的聰明和美貌，加認識場面上的人物，平日垂青，未成事實之輩，實在不在少數，假如一經懸牌，勢必門庭如市，所以跟他娘一商量，他娘聽說可以弄錢，無不竭誠獻



迎，本來租旅館是容易事，更無須上捐，說做就做，於是就在交際大館社看定了兩間大房，本來是雙套間，柳沁芳對於房內的陳設，不甚滿意，獨出心裁，從新佈置一番，果然十分雅潔，可以教人耳目一新，駿業宏發的頭幾天，知道人還不多，却有一大班名士前來捧場，名士雖然是闊少窮多，却有一樁好處，宣傳力量極大，因有名士既然大多數拿不出甚麼錢，可是酸文酸詩是現成的，他們得着美人一顰一笑，都不肯輕易錯過，必定形之篇章，播之管律，做上幾首詩詞，形容美人的好處，用些風花雪月一種的香艷字句，加以纏綿悱惻的才情，說得活靈活現，有極大的號召力，他們再登在報上，大事宣傳，一來賣弄自己學問，二來報答美人待他的好處，一舉兩得，還有那會繪畫的，再來上一張兩張輕囑圖淺笑圖，着實捧一陣子，報紙上傳為藝林韻事，一紙風行，譽滿三津，由這些極雅的人一捧，慢慢就引起極俗的人注意，要知道雅人捧是虛的，俗人捧是實的，雅人是口惠而實不至，俗人到是名副其實，幾位洋行大班，銀行經理，票號大老板，商號大掌櫃，湊上一桌牌，頭錢一項，就夠中人之產，所以世界上的俗人，最教人

敬重，就是這個原故，當然柳沁芳不能例外，起先祇好利用一班書騃子，略假辭色，施以小小好處，這班書騃子，經不起柳沁芳這樣看得起，那裏知道他是計，所以就趨之若驚，盡力的捧，那是譽滿三津的女侍魁首柳沁芳，忽然變了蘇小小柳如是之流，竟成了一個最出名的詩妓了，祇是一樁，本書專記女招待的，他既成了紅妓女，就不涉女招待範圍之內，只好就此藏拙，暫與讀者告別，不免認詞一首，調寄西江月，市井蝸居誰願，春天又到冬天，無聊文字寫千言，教人看了生厭，兒女癡情宿債，離合不像姻緣，顛三倒四幾多年，堪笑當鐘一豔。

長篇  
小說 情海斷魂記

陳慎言著

寫言情小說不易，描寫情海中至性天真語尤難，陳慎言先生，近在庸報所撰「情海斷魂記」聳動一時，能使讀者無老無少，對此一篇，日夕懸懸，關心情海斷魂人之結局，即以篇中主角，俱是至性中人，所吐露者均是肺腑天眞之情緒，所經歷者，均爲進退兩難兼顧之苦境，既無背舊禮教之行爲，又合乎新潮流之思想，其中對倫理家庭各問題，含有極堪研究之價值，至篇中詩詞清麗，文字流利，凡讀陳先生作品，早有定評，無須贅述，本書將次完篇，經著者整理後，分爲十六回，情節更見緊湊，現由本局刊印單行本，分裝上下兩集，定價一元六角。

長篇  
小說 慘 洵

楊枝創作

本書以新奇筆法描寫青年僧尼的戀愛故事，又以佛教制度，官僚家庭及學校生活等作廣汎的穿插爲背景，原文在民強報登載時，曾引起多數讀者的興趣，現又經作者加以增刪修改，枯燥年餘的新文壇上，有此一書，總可作愛好文藝者的安慰了！（不日出版）

靈 飛 集

張次溪編

賽金花小字靈飛，其一生事蹟飽傳人口，尤以光緒庚子一役，功在市民，顧其隗境奇窮卒以貧死。東莞張次溪先生，嘗拯之於生前。及其歿也。復爲之營喪於身後，近又彙集海內名流（如楊云史，趙幼梅，金息候，金松岑諸文壇）紀念賽氏文字爲一帙，題曰靈飛集，着重在史實，不僅供茶餘酒後之談資也。（卽出）

武俠  
小說  
說劍譚奇錄

趙煥亭道作

此書以清初孝子曾天保尋師學藝。志復父仇爲經。以當時江湖諸俠爲緯。而曾之仇人黃興權，亦大俠也。乃至曾黃之本師，擗樵豁然和尚者。亦係明末之遺民。刎項之交，抱亡國之痛。各隱跡於方外江湖間。最後。曾黃乃以仇人變爲婚姻。其間情節變幻，出奇無窮。一脫尋常蹊徑。而細按之。則忠孝義俠。係本乎至情至性。決非但言推理意氣武俠作品可比。至於趙煥亭先生。久以北派武俠小說家，馳名海內。其文筆之廉悍細膩。風趣橫生。純以忠漢之精神出之。此尤其慘淡經營之作。（即出）

武俠  
長篇

四  
平  
劍

趙煥亭傑作

此書叙乾隆間一孝義大俠。號雲中顎者。生平之軼事。奇情層出。節目翻新。其間有大盜之臬司。奇艷極悍之盜女，又有奇淫之兇僧。不測之叢林，而尤以踣路偵盜。尋獲寶珠，獨探天堂山，最爲精彩。至於關目則步步之緊湊。結構則變化無窮。而趙煥亭先生，雷霆精銳之筆，更立以傳神阿堵，奇情奇筆，允稱變絕。不日出版。先此預告。

# 新書預告

## 中國戲劇史料類編

張次溪編

東莞張次溪先生。治民俗學有盛名。三年前嘗編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凡三十八種爲第一集。期年又刊行「續編」。論者謂其功在民俗學史上不可磨滅。頃次溪先生又將歷年所搜得戲劇史料。分別類纂。成此宏著。約二十餘萬言。計分六十門。曰考索。曰辨證。曰故事。曰舊章。曰宴會。曰賞賜。曰禁格。曰彈刻。曰教授。曰製造。曰忠愛。曰孝思。曰端方。曰卑污。曰美烈。曰情義。曰超脫。曰忌諱。曰詞曲。曰畫圖。曰勸誡。曰嗜好。曰才華。曰技藝。曰傳述。曰徵引。曰離別。曰題贈。曰談諧。曰嫉妬。曰佳話。曰吉期。曰愆尤。曰侮辱。曰鬪毆。曰判斷。曰仕宦。曰商賈。曰哀悼。曰笑謔。曰選拔。曰釋放。曰遊戲。曰感溺。曰壽考。曰凶亡。曰灾禍。曰背叛。曰徵調。曰捐輸。曰鬼神。曰妖孽。曰部署。曰記載。曰議論。曰對偶。曰楹聯。曰燈謎。曰雜錄。曰餘談。其取材則於歷代史書。及名家筆記中。皆經註明出處。可供史學家民俗學家及戲劇學家之參考。可爲仕女茶餘酒後之談資。全書分訂二冊。不日出版。

### 京津風土叢書

第一種

張次溪編

實價二元

# 新書預告

## 良人的貞操

吉屋信子原著  
問心 譯

吉屋信子女史，是日本現代女性作家，惟一的健將。日本的現代小說家，兼文藝家，菊池寬，對吉屋信子的評論，說：「她能捉住女性心理的機微，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結構，來寫很多長篇小說。這種手腕，對於男性作家，可以說是一種威脅。」又說：「吉屋信子的小說，牠的趣向，和事情，不但是很豐富絢爛，并且能把男性作家，所不能窺知的，女性世界，專有秘密，給顯露出來。所以能常得着多數讀者的讚歎，每一篇，全都博得極好的批評。這是當然應有的道理」，她的小說，現已有全集十二冊，（新潮社版）行世，最著名的創作，是「暴風雨的薔薇」，「女人的友情」，及「良人的貞操」等長篇。猶以「良人的貞操」，為最近得意作品，初連載於東京某大新聞，頗為人所愛讀，及出單行本，（昭和十二年）竟風靡一時。在去年已搬上銀幕，每一開映，觀衆如狂，其受人歡迎之深，已不待言矣。現由問心君，將其譯成國語，不久出版，想諸君亦以先睹為快也。

中華民國廿八年一月初版

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當 鑪 艷 乘



有 著 者 不 權 許 翻 印

著 者

夏 冰

發 行 者

天 津 法 租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天 津 書 局 印 刷 部

總 發 行 所

天 津 法 租 界 二 十 六 號 路

天 津 書 局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纏足史料 采菲錄 靈犀編  
 初集一元五角  
 續集一元五角  
 三集一元五角  
 四集一元五角

香艷小說 瑤光秘記 靈犀著 實價八角

香艷小說 未刻品叢傳 靈犀校 實價五角

長篇小說 稚瑩 梟公作 實價七角

短篇小說 殘羽 梟公作 實價四角

武俠小說 十二金錢鏢 白羽作 實價六角

兵 術 毛駿民著 實價四角

家庭日記 (一九三九年份新的日記) 實價九角

天津半月刊合訂本 梟公合編 靈犀 實價二元

### 新書預告

長篇小說 情海斷魂記 陳慎言著 定價一元六角(即出)

武俠小說 說劍奇錄 趙煥亭著 (不日出版)

靈飛集 又名賽金花紀念集 (即出)

天津風土記 張次溪編 (不日出版)

瓶外扈言 姚靈犀著 (不日出版)

春在人間 孟畫如著 (不日出版)

慘澗 楊枝創作 (不日出版)

良人的貞操 問心譯 (不日出版)

武俠小說 四平劍 趙煥亭著 (不日出版)

朱門酒肉 陳慎言著 (不日出版)

中國戲劇類編 張次溪編 (不日出版)